泉會俠蹤

【上 冊】

東方玉

東方玉武俠大系 8

泉會俠蹤

【上冊】

東方玉著

東方玉武俠大系 8

泉會俠蹤（上）

東方玉　著

皇佳出版社

東方玉武俠大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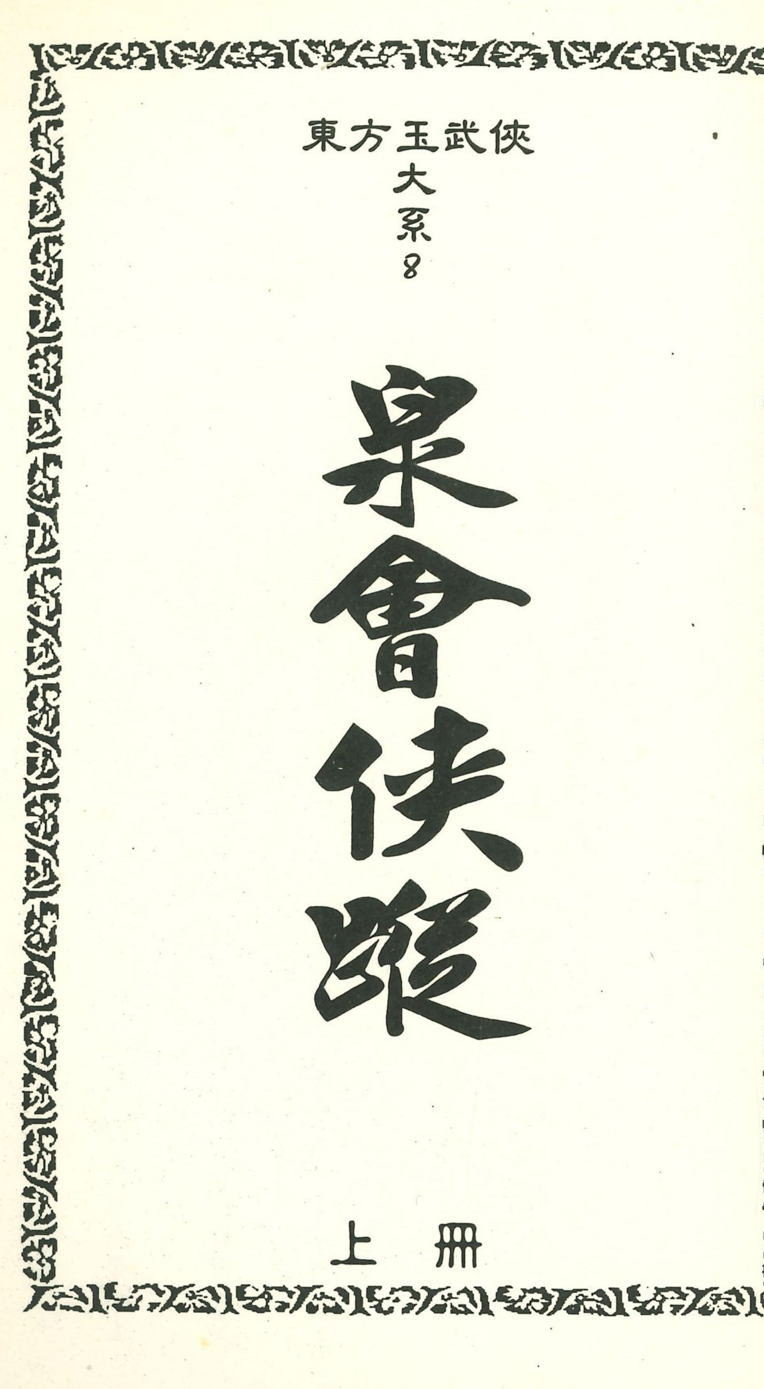

ISBN 957-541-496-9
9789575414962





清

青玉荷花鮭魚



東方玉武俠大系 8

泉會俠蹤

上冊

泉會簡介

河南輝縣的百泉鎮，是很著名的風景區。太行山到了這裡，名爲蘇門山，峰連萬餘，森森然排列如劍。

蘇門山有孫公和的嘯台和土窟弦琴處。（孫公和晉人、隱蘇門山土窟中，阮藉過訪，與談不答，乃去，至半嶺，聞嘯聲如鳳凰，土窟在半山間，削石崖爲室，狹僅容床）。

山下，就是百泉湖，泉水百道，隨地湧出，波澄如鏡，當地人甃石爲塘，護以欄杆，沿岸還築了亭子，供遊人坐息，景色極佳，有「小西湖」之稱。

百泉鎭不但風景優美，還有一年一次的大集會，叫做「泉會」。

「泉會」是一年一度全國藥材的大集會，舉凡川、廣、雲、貴各地藥材，堆積陳列，各省的大藥材商無不趕來參加，從每年三月十五日起，會期常達一個月。

因爲有各省的人趕來集會，自然十分熱鬧，因此在「泉會」上，除了藥材的零躉批發之外，又加上日常用品和驢騾牛馬的市場。

也因爲這是一個大集會，於是也就有了算命看相，走江湖賣藝的場子，也自然還要加上娛樂性的說書和大鼓。

這一來「泉會」會期中，可說是萬商雲集，百藝雜陳，三教九流，色色俱全，自然更免不了趁機會來淘金的古之撈女。

這一月中間湧來的旅客，也並不全是藥材商人和來買賣貨物的，既有這麼大的集會，自然熱鬧非凡，許多遊客，就是湊熱鬧、看熱鬧來的了。

一個月會期中，最熱鬧的高潮，要算競賽煙花了。煙火是在百泉湖上舉行，謂之「水上煙火」。一連幾天，由各地的大藥材商出資施放。因爲是競賽，每一大藥材商就不惜耗資鉅萬，各聘名手，製作精巧煙花，巧奪天工，各自在會前準備就緒，每天一家，按名次施放。

在這項節目中，各傾全力，爭奇鬥勝，一家比一家精彩，今年你佔了優勝，明年我就務必要勝過你。（此項競賽活動，入民國以後，各省都有了商會，就由商會統籌辦理，那就不算競賽了）

競賽煙花，那眞是熱鬧極了，百泉湖四周，和蘇門山麓，當眞是人山人海，無一處不是扶老攜幼，擁擠得水洩不通，盛況空前。

本文名爲「泉會俠蹤」，就是描述一位青年俠士在「泉會」期中遇上的離奇故事。

撲朔迷離

從三月初頭開始，百泉鎭上可說家家戶戶都在忙碌起來了。

一條五六里長的南北大街，現在也正在趕搭棚帳。每一家人家，也全已大掃除一番，家裡有多少房間，儘其可能把房間都騰了出來。

因爲百泉鎭上，一共只有兩家客店，一年之中，除了少數遊客，只有「泉會」期間一個月生意，客店自然不會多，但「泉會」一到，各省的客商大量湧到，客棧供不應求，人滿爲患，於是鎭上民家，都成了臨時客店。

但雖是「臨時客棧」，鎭上許多大戶人家，或是較大的行號，都有固定的老客戶，不會租給臨時來的旅客，那些臨時來的旅客，在鎭上也休想找得到落腳之處，只好到附近的農家去住宿了。

這是三月初十傍晚時光，天色還沒黑！

雖然離會期還有四天時間，大街上早已行人如織。這時人叢間，正有一位身穿天藍長衫的少年，由南而北，隨著人群，瀟洒的行來。

這少年不過二十來歲，生得修眉星目，唇紅齒白，不但一表人才，而且舉止斯文，但你別看他文質彬彬的樣子，腰間卻掛著一柄白穗，鑲嵌精緻的長劍。

這年頭書生佩劍可著實時興，不論你會不會武，佩劍都成了男人的裝飾之一。不信，你總聽說過讀書人口裡不是經常掛著：「讀書不成學劍」麼，連孔老夫子身邊也掛著劍哩！

這位藍衫少年走著走著，終於在一家藥舖門口停下步來。

這是一間門面的小藥舖，上面橫匾上寫著「達生堂記藥號」，大門敞開著。

藍衫少年目光是盯在大門右首牆上貼著一張紅紙上：「內有雅房」四個字上。

他已經在大街上差不多問過十幾家了，既然「內有雅房」，就舉足跨了進去。

大門裡面是一個小天井，行過天井，迎面就是店堂，一張長形木櫃裡面，站著一個三十多歲，臉色黝黑的漢子，看到藍衫少年走入，立即陪笑道：「客官要抓藥？」

這人一開口，就有些楞頭楞腦！

」

藍衫少年含笑拱拱手道：「掌櫃的請了，在下看到寶號外面貼著紅紙，有雅房出租。」

「沒有，沒有。」那楞頭漢子連連搖手道：「咱們幾間房，早就租出去，沒有……」

他話聲未落，只聽裡面屋中響起一個尖脆的婦人聲音問道：「豬頭，你在和誰說話呀？

敢情這漢子叫做豬頭，名字好怪！

那漢子回頭道：「有位公子要租房，我告訴他沒有。」

「是一位公子？」

那尖脆婦人聲音埋怨著道：「我早就告訴過你，有人租房，你要叫我一聲，由我來回答，你怎麼忘了？」

隨著話聲，就三腳兩步走了出來。

藍衫少年剛說聲：「打擾了。」轉身朝外行去。

只聽那尖脆婦人聲音叫道：「公子請留步。」

藍衫少年回過身來，只見店堂中走出一個身材妖嬈，年約二十四五的婦人，笑盈盈的望著自己，這就抱抱拳道：「大嫂有何見教？」

那婦人含笑道：「公子幸勿介意，我們豬頭不會說話，小店正有一間雅房出租，這幾天

已有不少人來問過，但人不對我們是不租的，公子雅人，我們歡迎還來不及呢！」

她說話時，眼波流動，有意無意的瞟了他腰間白穗長劍一眼。

藍衫少年頗感意外，拱拱手道：「如此眞是多謝了。」

那婦人媚笑道：「公子不用客氣，請隨奴家來。」

一面回頭朝漢子道：「豬頭，還不快去燒水，好給公子洗臉沏茶。」

藍衫少年忙道：「掌櫃不忙。」

那婦人道：「公子別管他，閒著也是閒著，再說公子遠來，洗把臉，沏壺茶，也是應該的了，讓他去好了。」

她口中說著，就輕俏的轉過身去，扭著屁股走在前頭領路。

從店堂進去，是一個小天井，一排三間正屋，左右兩廂攔著木柵，天井上，還放著幾盆蘭花，挺幽靜。

走上石階，迎面中間一間，是堂屋，中間放一張八仙桌　兩邊各有椅几。

那婦人伸手推開左首一間房門，側身道：「這是特地給公子準備的房間，公子看看，還缺少什麼，只管吩咐好了。」

藍衫少年聽得微微一怔，「特給自己準備的」，這話怎麼說呢？但繼而一想，這不過是

人家有意討好而已！

跨進房門，房中果然收拾得十分乾淨，裡首是一張木床，布帳洗得潔白，被褥枕頭看去還是新的。靠窗放一張書桌，一把木椅，邊上是洗臉架，還有一個掛衣架，準備得很周到，不覺回身道：「多謝大嫂，太好了。」

那婦人吃吃笑道：「只要公子滿意就好，外面一間堂屋，也是給公子專用的。」

藍衫少年伸手取出一錠十兩銀子，隨手遞過，說道：「在下是慕名遊玩來的，這是一個月的房租，不知夠不夠？」

那婦人連連搖手道：「公子這是見外了，公子住到我們這裡來，就是瞧得起我們，這個奴家萬萬不能收。」

藍衫少年又是一怔，租房間那得不收銀子？忙道：「大嫂那是嫌我少了，租房那有不收租金的道理？大嫂這是非收不可。」

那婦人遲疑的望望他，終於伸手接過，才道：「公子賞的，奴家那就拜領了，公子還沒用餐吧，奴家這就做飯去。」

藍衫少年忙道：「大嫂不用忙，在下等一會到外面去吃，順便也好去逛逛街。」

那婦人道：「公子初來，自該去四處走走，今年可熱鬧呢，聽說懷幫的老爺子已經來了

，去年他們競賽煙花輸了，今年非扳回來不可……」

正說之間，那漢子送著洗臉水進來，說道：「公子請洗臉吧！」

藍衫少年道：「在下還沒請教掌櫃貴姓？」

那漢子陪著傻笑道：「小的叫成天生，這裡街坊都叫小的豬頭，公子也叫我豬頭好了。」

藍衫少年含笑道：「掌櫃的好福氣，大嫂子眞是能幹得很。」

成天生道：「我渾家姓姚，她就是一張嘴巴能幹，大家都叫她姚姐兒的。」

那婦人瞪了他一眼，尖聲叫道：「豬頭，你少在公子面前嚼舌根子，茶呢？水還沒開麼？」

成天生道：「快開了。」

那婦人道：「我去沖吧！店堂裡沒人，你還不快去？」

成天生連連應「是」，那婦人也跟了出去。

藍衫少年洗了把臉，那婦人已沏了一杯茶進來，含笑道：「公子請用茶，待會公子是不是要去龍興茶樓？」

藍衫少年愕然道：「龍興茶樓在那裡？」

那婦人道：「就在前面拐彎角上，公子來了，總得先去看看呀！」

□ □ □

龍興茶樓很氣派，一排三間門面，就在大街和一條橫街的轉角上。

樓下是普通座，客人也都是些販夫走卒，樓上雅座，茶資加倍，茶客也就高尚得多了。

這時華燈初上，你別看百泉鎮是個偏僻的小地方，這幾天茶樓生意，可已經漸入旺季。

藍衫少年在街上用過晚餐，就上得茶樓而來，找了一個臨窗的座頭，茶博士過來問要什麼茶，就行退去。

藍衫少年心裡總覺得有些嘀咕，看那桃姐兒的口氣神情，和對自己的那股巴結勁兒，莫非是認錯了人？她要自己到龍興茶樓來看看，到底有什麼事呢？

他目掄四顧，樓上偌大一座茶廳，此刻差不多已有七成座頭，茶客中有的三兩個人在高談闊論，有的兩個人在靜靜的下棋，看不出有何異處？

正在打量之際，茶博士已經沏了一壺茶送上。

這時瞥見從樓梯口走上一個一身青衣，手抱琵琶的少女來。

這少女看去不過十七八歲，雖是布衣荆釵，卻生得柳眉、杏眼、桃腮、櫻唇，額前覆著劉海，背後梳一條黑油油的辮子，身材苗條，十分動人。

她俏生生走到幾張桌子中間站停下來，就一手叮叮咚咚彈了幾下琵琶，檀口輕啓，曼聲唱道：「堪賞波平似掌，聽深處繚繞歌聲隱隱齊唱，秀面羅裙認不出，那綠葉紅花一樣空想，藕斷難聯，珠圓卻碎，無端新刺故牽裳，惟願取雙雙繾綣，長學鴛鴦……」

歌聲甜美嬌脆，配著琵琶叮咚之聲，眞有繞樑三日之感！

滿堂茶客，不由得齊聲鼓起掌來。

那青年少女粉臉微酡，低低的說了聲：「謝謝！」

突聽相距四五張桌子，有人叫道：「喂，小姑娘，妳過來，咱們點一個曲子妳唱。」

藍衫少年回頭看去，只見那張桌子，坐著三個漢子，大約都是三十出頭的人。

青衣少女聽到有人點唱，就斜抱琵琶，俏生生走了過去，一面欠身道：「大爺要點什麼曲子？」

坐在中間的漢子一手剝著鹼花生，一臉色迷迷的望著青衣少女，抖著二郎腿，朝他左右兩人笑道：「這粉頭長得挺標緻，咱們該點個什麼曲子？」

他左邊一個輕笑道：「點唱總要點個有興頭的，文縐縐的詞兒，聽來也不過癮，叫她唱十八摸可好？」

「好！」坐在中間的漢子一拍巴掌，怪笑道：「好極了，小姑娘妳就唱『十八摸』好了。」

青衣少女一下脹紅了臉，羞怯的道：「小女子不會唱，大爺另外點一個曲吧！」

左邊漢子道：「那怎麼成？咱們大師兄不是已經點了麼？」

青衣少女道：「小女子眞的不會唱。」

右邊漢子道：「妳是賣唱，那有不會唱十八摸的？」

中間漢子道：「難得大爺高興，妳唱了，喏，大爺銀子加倍。」

青衫少女怯生生的道：「小女子不會唱，大爺銀子再多，小女子也沒法子……」

中間漢子臉色一沉，哼道：「大爺說出來了，妳不會唱，也得唱。」

左邊漢子起鬨道：「大師兄，她不會唱，你不會教她唱麼？」

青衫少女抱著琵琶，後退道：「對……對不起……」

右邊漢子看她想走，起身攔道：「小姑娘，妳不能走。」

中間漢子跟著站起，淫笑道：「來，我教妳……」

他左手一伸，綠山之爪迅快朝青衣少女胸前摸去，口中邪聲道：「第一把摸來，摸不到小妹……」

青衣少女要想後退，卻被左邊漢子攔到身後，她退無可退，幾乎羞得要哭，左手琵琶朝

胸口一擋，右手抬處，「拍」得一聲，摑在中間漢子的臉上。

「好哇！小丫頭，妳敢對大爺動手？」

中間漢子雙目射出兇光，獰笑道：「大爺就教妳識得厲害。」

青衣少女要想從三人中間閃出，但左邊漢子和右邊漢子可比她還快，兩人不約而同一探手就架住了她兩條臂膀，使她動彈不得。

青衣少女又羞又急，掙扎著尖聲道：「放開我！」

右足飛起一腿，朝中間漢子小腹踢去。

中間漢子早就防她有此一著，左手一抄，一把抓住她踢來的腳踝，淫笑道：「瞧不出妳還有一腿，嘿嘿！這若是踢壞了，今晚還有妳的樂子？」

藍衫少年眼看滿堂茶客，眼睜睜看著那三個漢子調戲青衣少女，竟然沒有一個挺身出去解圍，不覺虎的站起身來，朗喝一聲道：「放開她。」

中間漢子回頭望了藍衫少年一眼，哼道：「朋友，招子放亮點，咱們析城三英的事兒，你最好少管。」

藍衫少年已經走了過去，冷聲道：「我不管什麼析城三陰四陰，我叫你放開她，你就得放開她，三個大男人，在大庭廣眾之中，欺凌一個弱女子，這裡還有王法麼？」

中間漢子一個轉身，目光朝藍衫少年投來，哼道：「小子，酒樓茶館，本是找樂子的地方，你少在大爺面前嚕嗦！」

突然欺身而上，揮手一拳，當胸擊來。

藍衫少年連看也沒看，右手只一探，就抓住了對方手腕，隨手一抖，把中間漢子摔出一丈多遠，砰然一聲，跌了個四腳朝天，背脊骨落在樓板上，卻也不輕，一時竟然爬不起來。

他兩個師弟一看大師兄吃了虧，立即一鬆手放開了青衣少女，不約而同「刷」的一聲，掣出兩柄鐵尺，朝藍衫少年撲來，一聲不作，舉尺就砸。

那中間漢子也在此時，一躍而起，從腰間抽出一柄鐵尺，朝藍衫少年身後撲到，一記「仙人指路」，襲向後腦。

藍衫少年冷冷一笑道：「你們這樣行徑，還是析城三英麼？」

雙手一分，不知他如何一來，雙手在兩人手腕輕輕一推，就把兩人推得踉蹌撞出，然後再一個旋身，右手隨勢抓出，又輕而易舉的抓住了中間漢子手腕，冷笑道：「析城派出了你這樣好色無能的門人，眞是丟盡了析城派的臉。」

就在此時，從樓梯口走上一個身穿灰布大褂、頭盤花白辮子的老者，他目光一掠，看到藍衫少年雙手一分，就推開了兩個門人，再一個旋身，就一下扣住了自己大弟子的脈腕，還

出言不遜，心頭不禁大怒，正待開口，這一瞥之下，發現藍衫少年劍上白穗，不覺爲之一怔，立刻拱拱手，接口道：「公子教訓得極是，小徒該死，按敝派門規，該當挖出左目，以儆效尤，請公子放手。」

藍衫少年聽這穿灰衣大褂老者的口氣，他好像是三人的師父了，這就五指一鬆，放開中間漢子的手腕。

那三個漢子急忙跪倒地上，叩見師父。

灰衣老者喝道：「孽徒，你膽敢如此無法無天，欺凌女子，觸犯本派門規，爲師只好按門規處置了。」

話聲甫落，右手一探，伸出兩個手指頭，已把中間漢子一顆左眼珠血淋淋的挖到手中。

三個漢子早已嚇得跪了下去，大師兄雖被挖出一顆眼珠，血流滿面，卻連哼也不敢哼一聲。

灰衣老者怒嘿一聲：「你們還不給我快滾？」

三個漢子立即如奉綸音，從地上爬起，急急如喪家之犬，朝樓下奔去。

灰衣老者呵呵一笑，朝藍衫少年抱抱拳道：「多謝公子手下留情，老朽告辭。」

說完，也匆匆下樓而去。

那青衣少女此時走上前來，朝藍衫少年福了福，感激的道：「小女子多蒙公子仗義相救，大恩大德，小女子感戴不盡。」

藍衫少年連忙還禮道：「姑娘不可多禮，在下只是看不慣此輩如此膽大妄爲而已。」

青衣少女沒有說話，只是霞飛雙頰，一雙秋水般眼神，盈盈的朝他瞥了一眼，不，她注目看的是他劍上白穗，才低垂粉頸，朝樓下行去。

藍衫少年回到座上，舉起茶盅，剛喝了口茶，就見一名青衣漢子上得樓來，行到近前，就抱抱拳，神色恭敬的道：「公子請了，敝幫單老爺子聽說公子俠駕也遠莅百泉，大爲高興，特命小的前來請安，並訂明日中午，務請公子移玉大通藥行一敘。」

口中說著，從懷裡掏出一張大紅名帖，雙手送上。

藍衫少年聽得一怔，自己和他們單老爺子並不認識，怎麼會派人前來邀請的呢？心中想著，伸手接過名帖，只見中間印著「單曉初」三個木刻大字，但前面卻寫了兩行工整的楷書，那是：「謹訂明（十一）日中午，敬具菲酌，恭請　光臨。在「單曉初」三字之下，又寫了一個「拜」字。

「單曉初」外號搖頭獅子，是懷幫（河南懷慶府的人，爲藥材商中巨擘，最具實力，號稱懷幫）中的領袖，在江湖上也是盛名久著的人物，藍衫少年自然聽人說過，只是自己和他

素昧平生，他怎會具柬前來相邀呢？

那青衣漢子眼看他拿著名帖沉吟，不覺陪笑道：「單老爺子久慕公子英名，本待親自趕來，因今晚有事無法分身，才要小的前來面稟公子，明日中午，務請公子賞光。」

藍衫少年暗道：「單曉初會不會認錯人呢？但人家既然如此說了，且去看看再說。」

這就含笑道：「單老爺子望重一方，在下有緣瞻荊，已是十分榮幸，那就煩請管事覆上老爺子，在下明日準時趨謁。」

那青衣漢子欣然應「是」，抱抱拳道：「小的那就告退了。」

說完，便自轉身退去。

他剛剛走下樓梯，那茶樓掌櫃卻聳著雙肩，顛著腳跟，走了過來，臉上堆起了諂笑，連連拱手，說道：「小老兒是這裡的掌櫃李希春，見過公子。」

藍衫少年頷首道：「李掌櫃請坐。」

「不敢，不敢。」掌櫃躬著身道：「在公子面前，那有小老兒的坐位？」

藍衫少年道：「李掌櫃有事？」

「沒什麼事。」掌櫃的道：「小老兒只是來跟公子報一個訊的。」

「哦！」藍衫少年哦一聲，問道：「不知李掌櫃跟在下報什麼訊？」

掌櫃的彎著腰，湊近了些，低聲道：「公子今晚二更務必到『高山仰止』去一趟。」

藍衫少年道：「在下到高山仰止去做什麼？」

掌櫃的目光四顧，低低的道：「因爲那裡有一個洞！」說完，拱拱手，回身就走。

藍衫少年覺得奇怪，要待再問，掌櫃的已經下樓而去，不禁搖了搖頭，心中暗忖道：「今晚遇上的事情，果眞透著蹊蹺，是不是他們都認錯了人呢？」

「哦！還有，析城三英的師父（灰衣老者）挖了他大弟子（中間漢子）一隻左眼，還再三道謝，說是自己手下留情，看來他們當眞是把自己認作了某一個人。」

「對，這麼說來，打從傍晚時分，自己找上達生掌去借宿時開始，豬頭成天生的渾家姚姐兒也認錯人了！」

□ □ □

從蘇門山石階上去，夾道上有一座振衣亭，再從振衣亭往西，有一座石坊，叫做「子在川上」，再從坊下往西，有一道門，上面題的就是「高山仰止」四個字。

這段話，藍衫少年是從豬頭成天生的渾家姚姐兒那裡打聽來的。

他因止不住心頭好奇，要去看看「高山仰止」那個洞裡，究竟有什麼事？因此一更方過，就獨自來到蘇門山，依著姚姐兒說的路徑，一路尋到孔聖廟，果見夜色中矗立的一座石坊

上，鐫「子在川上」四字。

他從坊下向西，走沒多遠，果然有一道門，匾上寫著「高山仰止」，現在只要找到洞窟就好了。

藍衫少年一路凝目注視，約莫走了幾十步路，崖壁間果然有一個黑越越的石窟，走近洞口，凝目看去，似極深邃。

藍衫少年藝高膽大，略為遲疑，就舉步俯身而入。

這洞窟外口極低，要矮著身子才能進去，走了幾步，漸漸已可站直身子，只是裡面沒有天光，到了裡面，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

藍衫少年走了十幾步，但覺這座石窟相當寬敞，從裡面吹出來的冷風，森寒澈骨，使人毛骨悚然。

就在此時，只聽一個蒼老而嘶啞的聲音說道：「公子來了麼？怎不進來呢？」

這人聲音極為低沉，聽不出他是男是女？

藍衫少年心中暗道：「洞裡面果然有人！」

一面抬目問道：「你是什麼人？」

那蒼老嘶啞的聲音笑道：「公子來了就好，何用問我是誰？」

藍衫少年道：「是你約我來的？」

那蒼老聲音沒有直接回答他，只問：「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藍衫少年道：「快二更了。」

「好！」那蒼老聲音說好，接著道：「公子可向右走上九步，包袱就放在壁下，但公子務必記住，路上不可打開來瞧，好了，公子取到包袱，就可以回去了。」

藍衫少年依言向右走了九步，就已走到盡頭，迎面果然是一堵石壁，他用腳試著朝壁下撥動，但覺腳尖觸到一個軟綿綿的包袱，當下就俯身取起，用手一摸，裡面像是衣物，忍不住回頭問道：「老丈，這包袱裡面不知是什麼東西呢？」

蒼老聲音恍如未聞，並未作聲。

藍衫少年搖搖頭，心想：「你既然不肯作答，我帶回去打開來一看自知，何用問你？」

當下就提著包袱，又向左走了九步，回到原處。

現在他身子向著洞外，雖然洞外還是一片黝黑，卻可以看到些許天光，很快就走出石窟，一路往山下行去。

快近振衣亭，突然背後疾風颯然，一道人影，宛如鷹隼攫食一般，朝當頭撲下，十縷尖銳指風，幾乎籠罩了背後十處大穴。

藍衫少年身形一晃，移形換位，迅速的向右側閃開數步，回頭喝道：「什麼人偷襲在下？」

右手同時使了一記「龍尾揮風」，朝那撲來的人揮去，身形也同時轉了過去。

那人身手卻也十分高明，藍衫少年身形才動，他已人影一晃，隨著又閃到了藍衫少年身後，五指如鉤，朝右胛骨抓來，左手一探來奪他包袱。

藍衫少年右手突化「擒龍手」，使了一記「金龍繞柱」，身隨爪轉，神速已極，五指一探，已快要抓上那人手腕。

那人急忙縮手之間，化抓爲拂，朝藍衫少年脈腕抓來。

藍衫少年左手立即使了一招「推龍入海」，迎著對方當胸拍去。

這一掌出手之際，隱挾濤聲，一道掌風，席捲而出。

那人被他一抓一掌，逼住了身形，不覺後退一步，口中怒嘿一聲，右手抬處，同樣推出一掌，雙方潛力激蕩，渦旋如風，居然勢均力敵，不分勝負。

但經這一掌硬拚，藍衫少年終於看到了對方面貌，那是一個長髮駝背的老頭，他似乎不願和藍衫少年照面，雙掌接實之後，就雙腳一頓，一個人宛如灰鶴凌空，橫飛出去，落到七八丈外，再一點足，便在山林間隱沒不見。

藍衫少年不知對方是什麼人？何故要向自己偷襲？但他無暇發問，目送他身形遠去，也就奔行下山。

剛奔近山麓，就看到有三個人影，倒臥路上，藍衫少年覺得奇怪，住足看去，這三人正是昨晚上在龍興茶樓遇上的析城三英，他們怎麼會睡在山麓間的呢？

走近幾步，再定睛看去，這三人原來早已氣絕多時，但看不出傷在那裡？

心中不禁暗暗納罕：「這會是什麼人下的手呢？」

抬頭之際，忽見面前不遠，站著一個頭盤花白小辮，身穿灰布大褂的老者，滿臉俱是激憤之色，目光炯炯如刀望著自己，這人正是析城三英的師父。

藍衫少年暗暗吃了一驚，此人欺近到身前數尺，自己居然一無所覺，光是這份輕功，就已十分可觀了，一面朝他拱拱手道：「老丈……」

灰衣老者尖笑一聲道：「閒人公子，果然好毒辣的心計，好惡毒的手段！」

藍衫少年一怔，望著他道：「老丈這話，好像誤會三位令高足是死在在下手裡的了？」

「難道不是麼？」灰衣老者嘿然尖笑道：「劣徒不肖，在茶樓上欺負一個弱女子，老朽已經看在公子的份上，依敝派門規處置，應可以平息公子心頭之怒了，卻沒想到公子依然不肯放過他們，必欲趕盡殺絕而後快，此地除了你閒人公子，別無第二個人，這誤會二字，又

從何來？」

「聞人公子」這四個字，聽得藍衫少年不禁又是一怔，但此時和他說明自己並非「聞人公子」，已是多餘之事，只是拱拱手道：「老丈確是誤會了，這三位令高足，不是在下殺的。」

「哈哈！」灰衣老者仰首尖笑一聲道：「大丈夫敢做敢當，聞人公子不怕辱沒了毒君竹名頭麼。」

藍衫少年怔然道：「在下和毒君毫無干係，在下並非……」

「好！」灰衣老者不待他說下去，截著道：「你是毒公子也好，不是毒公子也好，老朽今晚若不給我三個劣徒報仇，傳出江湖，還當我戴崑山怕了毒君的名頭，今後析城派還用再在江湖上行走麼？好了，聞人俊，你願意束手隨我去見你老子，還是要和我動手比劃？」

藍衫少年搖手道：「老丈眞的誤會了，在下既非聞人俊，也沒殺害三位令高足，在下剛從山上下來，看到路上躺臥著三人，住足察看，才認出是老丈三位門下，而且全身看不出傷痕，正在疑慮之際，老丈趕到了，事實如此，在下何用抵賴？」

戴崑山嘿然道：「身上無傷，豈不正是你家傳的無形奇毒麼？聞人俊，多言無益，老朽要出手了。」

喝聲出口，右拳一招「直搗黃龍」，當胸直擊過來，拳勢出手，潛力激盪，剛勁的拳風劃空生嘯，急若奔電般襲到。

藍衫少年只是左掌直豎，向外推出，用以化解對方拳勢，一面說道：「在下從不用毒，老丈怎好硬說……」

話未說完，雙方內力甫一相交，藍衫少年立時覺出不對，對方這一記拳勢竟然十分沉重，自己輕輕一格，無法化解得開，再待運功抗拒，已是遲了一步，被對方拳風震得腳下浮動，身不由己的後退了兩步。

戴崑山也感到大出意外，只覺對方隨手一格之中，拂出來的內勁居然極爲柔韌，似乎含蘊未盡，藍衫少年固然被他震退了兩步，但他也不自覺的後退了一步。

一時不禁望著藍衫少年，給怔住了，因爲他這一拳上，已經用了八成功力，有心一舉要把對方擊傷拳下，想不到一個年未弱冠的少年，竟然會有這等深厚的功力，口中嘿了一聲道：「看來果然你已得毒毒君眞傳，難怪輕輕年紀，就目空四海了！」

左手一探，改拳爲爪，一式「金龍露爪」，猛向藍衫少年右肩抓去。

藍衫少年早已留神戒備，身子微轉，右路手五指半屈，疾朝對方手腕扣去。

戴崑山右手一撤，身形往左閃出，左手疾發，斜向藍衫少年右腰拍到。

藍衫少年急忙隨著右轉，右手隨勢往右揮出。

戴崑山大喝一聲，左掌右拳，連環劈擊而出，這回他施展出析城「風掌雷拳」，掌風如濤，拳影如山，瞬息之間，連續劈擊出一十二記拳掌。

這一輪急攻，眞個非同小可，記記快如閃電，著著都是絕招，眞所謂高手過招，舉手投足之間，俱足以制人於死地。

藍衫少年對敵經驗不足，被他這一陣風狂雨驟的急攻，迫得有些手忙腳亂，他正在考慮是否該出手反擊，一面連封帶架，連退了四五步。

突覺一道強猛無比的勁風，從斜刺裡衝出，硬把戴崑山的攻勢截住，掌風之後，緊隨著衝上來一條人影，藍衫少年連來人是誰還沒看清，這人已經雙掌飛舞，一言不發和戴崑山打了起來。

藍衫少年定睛瞧去，才看清這和戴崑山揮拳猛攻的赫然是方才和自己動手的長髮駝背老頭。

他衝上去就雙拳齊發，勢如驚濤駭浪，兇猛無比，把戴崑山逼得連退了兩步，含憤喝道：「住手，你是什麼人？」

長髮駝背老頭望望戴崑山，一言不發，左拳一晃，直奔戴崑山面前，右掌更快，一下襲

到脅下「章門穴」。

戴崑山氣怒交迸，目光如炬，右掌貫注眞力，護胸橫封，右掌疾出，硬向長髮駝背老頭襲來的掌上切去，口中沉笑道：「閣下就是不說，戴某也猜得出來，你是毒君手下，保護你們公子來的了。」

長髮駝背老頭直到此時才吐聲道：「不是。」

兩人口中說話，手上卻絲毫沒停，轉眼之間，已經拚鬥了七八個回合。

藍衫少年但見兩人拳來掌往，異常猛烈，戴崑山使的是析城派「風掌雷拳」，講求出手迅捷，拳掌如風，行動如風，長髮駝背老頭則以陽剛之力見長，發拳出掌，記記有裂石碎碑的威猛，雙拳開闔，記記如巨鎚撞岩，勁氣逼人。

這一場拚搏，彼此都知道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勁敵，誰也不敢稍存輕敵之念，是以每一攻拒，都各出奇招，力求破敵。

藍衫少年反而成了局外人，只是屏息凝神，注目而觀。

只聽耳邊響起長髮駝背老頭的聲音說道：「年輕人，這有什麼好看的，你只管走就是了。」

藍衫少年眞弄不清敵我二字作何解釋？方才還和自己打了一架的長髮駝背老頭，忽然會

幫起自己來，而且又摧自己走，既然他這麼說了，看來自己留此無益，依言轉身就走。

回轉達生堂，原待越牆而入，但看到店門口只是虛掩著，店堂中還有燈火，這就推門而入。

只見姚姐兒獨自支頤坐在櫃上，看到藍衫少年回來，急忙站起身，含笑道：「公子回來了，快到裡面休息，奴家給公子去端臉水。」

藍衫少年忙道：「多謝大嫂，不用了，掌櫃呢，已經睡了麼？」

姚姐兒媚笑道：「他是豬頭咯，白天都會打盹，夜晚倒頭便睡，更像一隻死豬。」

藍衫少年不好答腔，自顧往後進行去。

姚姐兒一手掌著燈，跟在他身後，一直送他入房，然後放下燈盞，回到房去，就端了一盆熱水進來，說道：「公子快洗把熱水臉吧！」

藍衫少年看她那副殷勤模樣，只得說了聲：「多謝。」

姚姐兒又回身出去，雙手端著一杯茶走入，說道：「公子請用茶。」

藍衫少年忙道：「如此勞動大嫂，在下如何敢當？」

姚姐兒道：「公子是我們客人，這是應該的了，時間不早，公子請安歇吧！」

說完，轉身走出，隨手替他帶上了房門。

藍衫少年實在有些受寵若驚，看她走了，不覺長長吁了口氣，過去門上房門，轉身取出包袱，打了開來，裡面是一件長可拖地的黑布長衫，和一頂只露了兩個眼孔的黑布頭罩（不是帽）。底下還有一封信，上面寫著：「明晚初更拆開，不到時間，切不可先期拆著」。

藍衫少年看得暗暗攢了一下眉心，心想：「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　□□　□□

大通藥行，是百泉鎮上最大的一家藥材行，全國各省的藥材舖，所有的藥材，莫不是向大通藥行批發的。就是三月裡這連綿長達一個月的泉會，集中到百泉鎮的川、廣、雲貴各省道地藥材，除了少數由來參加的各地藥商購去之外，大部份也全是由大通藥行所收購。

因爲大通藥行是懷幫開設的。懷幫，不但在全國藥商中名聞遐邇，提起懷幫的搖頭獅子單老爺子，也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大通藥行坐落在大街南首的第一家，一排十幾間門面，氣派甚大，前面兩扇大黑門，裡面是一個大天井。這是正門，平日很少開啓。

正門右首，是一條橫街，長長的走廊，十幾間店面排門板開啓，是十幾個長櫃，每一個長櫃裡面，都有一個帳房和十幾個伙計，那是在「泉會」時期，專門收購藥材的，最後面還有一排幾十間大倉庫，堆積藥材之用。

中午時分，大通藥行正門口來了一位風度翩翩的藍衫少年，他剛走進門口，從大門內已經迎出一個身穿青布長衫的漢子，拱拱手道：「公子光臨，在下周振邦，奉家師之命，在此恭候俠駕。」

藍衫少年拱手道：「在下奉召趨謁，周兄請先。」

周振邦領著他進入大門，折而向西，進入另一道門，但見一條長廊，圍以雕欄，左首是一面狹長的花圃，長廊盡頭則是一個月洞門，門內花木扶疏，假山玲瓏。

周振邦領著藍衫少年傍花拂柳，來至一幢精雅的樓宇前面，才腳下一停，抬手道：「公子請進。」

藍衫少年跨上石階，便見一個兩鬢花白，臉色紅潤的高大老者從門內搶步迎出，連連抱拳，呵呵笑道：「公子遠蒞，請恕老朽失迎之罪。」

周振邦在旁道：「公子，家師出來了。」

藍衫少年聽說迎出來的就是搖頭獅子單曉初，趨前一步，長揖道：「晚生久仰前輩風儀，無緣瞻荆，辱荷寵召，晚生深感榮幸……」

單曉初沒待他說完，呵呵一笑道：「公子好說，快請裡面坐。」

裡面，是三楹打通的長方形寬廣書齋。

如今已有四、五個人坐在那裡閒談，看到搖頭獅子陪同藍衫少年走入，一齊站了起來。

能坐在搖頭獅子書房裡的客人，自然都是有來歷的人了。

搖頭獅子含笑道：「來，來，兄弟給大家引見……」

他第一個介紹的是五十出頭的灰衲老僧，是少林寺藥王殿長老清源大師。第二個是身材瘦小的老者，身穿一件藍布大褂，兩隻袖肘還打著補釘，乃是天下第一大幫丐幫司藥長老宋志高。

第三、四兩人，不過二十出頭，是一雙兄妹，雲南藍家的少莊主藍文蔚和妹子藍文蘭，男的紫臉濃眉，英氣勃勃，女的也著男裝，看去丰神秀逸，但柳眉杏目，粉臉生霞，掩不住脂粉氣息。

第五個同字臉，穿著緞袍黑褂的，則是地主身分的大通藥行掌櫃吳福礎。

最後主人指著藍衫少年含笑說道：「這位就是名動江湖的毒公子聞人公子……」

藍衫少年沒待他說完，連忙抱拳道：「在下雲中岳，並非毒公子聞人俊。」

藍衫少年竟然當著這多賓客，否認自己是毒公子聞人俊，但搖頭獅子單曉初領袖懷幫數十年，乃是老於世故的人，聞言不覺呵呵一笑，趕忙點著頭抱拳道：「原來是雲公子，兄弟糊塗，哈哈，雲公子難得到百泉鎮來，快快請坐。」

他在說話之時，有意無意的看了雲中岳（藍衫少年）腰間白穗長劍一眼，可見心裡卻依然把他當作毒公子聞人俊。

清源大師等人也一齊拱手說著「久仰」的話，大家分賓主落座。

藍文蘭美目流盼，含笑道：「小妹聽說雲公子昨天在龍興茶樓，仗義救美，懲治了析城三兇，先前還以為雲公子是一位赳赳武夫，今日一見，雲公子卻是文質彬彬的少年書生呢！」

這藍文蔚兄妹，原是苗人，因此說話之時，絲毫沒有漢人女子忸怩之態，何況她又是一身男子裝束，更覺落落大方，但語聲卻是嬌媚之極。

雲中岳已知她是女扮男裝的姑娘家，反而俊臉一熱，說道：「藍姑娘誇獎了，在下不敢當。」

藍文蘭甜甜一笑道：「雲兄才客氣呢，聽說析城三兇身子並不含糊，但在雲兄面前，一招之間，就把三人給制住了，這總不假吧？」

丐幫宋志高道：「戴崑山一向護短，昨天能當著雲公子以門規處置他大弟子，實在是十分難得之事。」

大通藥行掌櫃吳福礎道：「兄弟據說析城三兇昨晚在蘇門山南麓遭人殺害，而且只有胸

口發現一點極細的血跡，好像是傷在一種極細小的暗器之下，此事發生在泉會之前，卻是一件麻煩之事。」

宋志高道：「吳掌櫃可知是什麼人殺的麼？」

吳福礎道：「目前還不清楚，但聽說昨晚戴崑山也在場，曾和人動了手，很可能還吃了虧……」

搖頭獅子一面摸著垂胸長髯，沉吟道：「戴崑山一手『風拳雷掌』，已有數十年火候，這擊敗他的人，會是誰呢？」

「這就不知道了。」

吳福礎道：「不過他絕不會就此善罷甘休，林慮、王屋、析城，號稱三派一家，戴崑山一定會把其餘兩派引出來，今年泉會還沒開始，就出了這場子事，只怕泉會期間，會爆出更大的漏子來。」

搖頭獅子點著頭道：「太行三派，江湖上一向被人目為亦正亦邪的門派，因為他們異派同源，形如一家，因此也沒人惹得起他們，這場亂子出在泉會之前，倒確是有些棘手。」

藍文蘭回頭看了雲中岳一眼，嬌笑道：「雲兄，戴崑山說不定會懷疑上你呢！」

雲中岳道：「藍姑娘說得極是，昨晚他就硬說析城三英是在下害死的，還和在下動了手

……」

藍文蘭「哦」了一聲道：「原來昨晚和他動手的就是雲兄了？」

「不是在下。」雲中岳就推說自己初到百泉，入夜之後，信步逛上山麓，發現析城三英倒臥地上，和後來半路衝出一個駝背老人，要自己只管走，大略說了一遍。

搖頭獅子聽得很仔細，忽然朝丐幫宋志高問道：「宋兄對江湖上的人物，最是熟悉不過，依你看這長髮駝背老者會是誰呢？」

宋志高道：「江湖上武功高的駝背老者不少，除了敝幫有一個人稱駝老化子的屈不伸屈長老，還有一位則是泰山鼉龍姜大俠，此外雖然還有幾個，但要和戴崑山的『風拳雷掌』相較，就未必能勝了。」

剛說到這裡，只見兩名青衣使女款步走入，躬身道：「啓稟掌櫃，酒席已經擺好，請貴賓入席了。」

吳福礎點點頭，就欠身道：「老爺子請大家入席了。」

搖頭獅子站起身，抬手道：「大師、雲公子、藍公子、藍姑娘、宋長老請吧！」

兩名青衣使女立即走在前面推開右首壁間兩扇朱漆木門，裡面是一間寬敞的飯廳，正中間一張圓桌上，早已陸海俱陳，擺滿了佳餚。

大家自有一番遜讓，還是由清源大師坐了首席，因爲上首另備了六色素齋，和一杯清茶，用以代酒，然後是雲中岳和藍文蔚兄妹、宋志高、搖頭獅子和地主吳福礎作陪。

兩名使女依次斟上了酒，大家自有一番酬酢，不必細表。

席間丐幫長老宋志高問道：「單老，今年煙花賽聽說貴幫已有周詳準備，定可奪得鰲頭了？兄弟先敬單老一杯，預祝成功。」

搖頭獅子大笑道：「煙花競賽，只是百泉會的餘興節目，給大家助助興而已，勝固可喜，敗亦何妨？倒是廣幫去年奪得魁首，據說今年大事張羅，大有非奪魁不可的雄心，還把敝幫視作了唯一的對手，若是如此下去，不僅勞民傷財，而且雙方的人，也漸漸形成水火不相容，此風絕不可長，所以今年兄弟特地親自趕來，希望和區古柏作一次懇談，煙花照常舉行，但取消『競賽』二字，大家各自展出，最好是從此不論名次，當作餘興來辦，也希望在座的諸位，能從中斡旋，庶可使一年一度的泉會，和氣生祥，就不至導致水火不相容的後果了。」

清源大師合十道：「善哉，善哉，單老施主有此高見，使一年一度的泉會皆大歡喜，盡興而散，貧衲自當遵命，向區老爺子進言。」

宋志高也道：「兄弟來時，敝幫主也因風聞區幫主今年也要親自趕來赴會，怕和貴幫引

起衝突，再三囑咐兄弟，務必勸阻雙方，不可稍存意氣之爭，既然單老已有此意，那是最好之事，兄弟敢不效勞？」

藍文蔚道：「晚輩兄妹來時，家父也風聞廣幫業已拉攏了貴州幫助勢，因此敝幫（雲南幫）今年決定不再參加煙火競賽，也希望貴幫和廣幫不可因此傷了和氣，現在聽了單老爺子這番話，正是最好不過，如果只有廣、黔二幫，想必也不會滋生事端了。」

搖頭獅子道：「這很難說，川幫的動向，至今還沒有明朗……」

剛說到這裡，只見大弟子周振邦匆匆走入，雙手遞上一封書信，說道：「老爺子，這是廣幫送來的信，請老爺子過目。」

搖頭獅子接過書信，撕開封口，抽出一張信箋，只看了兩行，臉上神色不禁大變！

□ □ □

初更時分，雲中岳依時打開信封，抽出一張信箋，只見上面寫著：「二更更衣，去關公廟，由殿東小門入，北首爲祝融殿，可直入其中，雲南藥販如出展都拉草，該草別稱黑梔子，不可提都拉二字，不拘何價，務必全數購入，信封中另附銀票一紙，可攜去。」

下面也沒有具名，不知是什麼人寫的，再伸指朝信封中一探，裡面果然有一張銀票，打開一看，赫然是紋銀十萬兩。

雲中岳不由吃了一驚，購買都拉草，要偌大的款子，他也根本不知都拉草是什麼？只知道別稱黑梔子。（都拉草產雲南迤西，能解諸藥性，誤入藥室，諸藥均失效，其形類梔子而黑）當下就把銀票收入懷中，然後從包袱裡面取出黑衣，當外衣般穿到身上，取起那頂連頭臉面罩，縱身躍登圍牆，一路朝北首蘇門山奔去。

這一路上，他並未戴上頭罩，爲的是怕在路上遇到行人，豈非驚世駭俗？但身上穿了寬大而曳的黑衣，行路之時，必須雙手提著下擺，卻也甚是不便。

差幸此時夜色漸深，一路上都沒遇上人。這條山徑，他昨晚來過，自然極熟，從聖廟向西是周程朱三夫子祠，再向西就是關公廟了。

關公廟廟堂宏偉，衝門矗立著一方一人高的石牌，大書「乾坤正氣」四字，令人有肅然起敬之感。

雲中岳走近廟門，黑暗之中，但見廟門洞開，裡面一片黝黑，不見燈光，也不聞人聲，當下就拿起黑布面罩，從頭頂戴下，直垂衣領，現在只有兩個眼孔可以視物，他自不覺的伸手摸了摸藏在衣內的長劍，然後昂首直入。

越過天井，跨上石階，大殿上雖然沒有燈光，但也可以看到端坐神龕中赤臉美髯的關公神像，雲中岳虔敬的朝殿中行了一禮，然後循著走廊，跨出東首一扇腰門。

這是另一個天井，南北各有數楹，北首一座殿宇，即是祝融殿了。

雲中岳藝高膽大，跨出腰門，就昂首朝殿上行去，但見階前站著兩個頭蒙黑布，身穿黑衣的人，看到雲中岳一身裝束，並沒阻攔，任由他登階入殿。

祝融殿地方相當寬敞，殿中也沒有點燈，神龕前面放一張方形茶几，几上放一盞油燈，但並沒有點燃，左右兩邊都放著兩排二十張木椅，此刻已有不少人坐在那裡。

這些人也和自己一樣，頭戴黑布袋，身穿寬大曳地的黑布長衫，誰也沒和誰交談，好似互不相識一般，只是靜悄悄的坐著。

這也難怪，這樣的裝束，只留了兩個眼孔，當然誰也認不出誰來？

這番情景，當眞使人有神秘之感，而且也越發使人心頭產生今晚此會，必然有著極神秘而重要之事。

雲中岳跨進大殿，朝左右迅快的一瞥，就昂然走到神龕左首第三把椅上坐了下來，心中暗暗道：「這些人不知是何路數？自己待會又該怎麼辦呢？」

這眞是一個離奇的集會！

頭戴黑布面罩、身穿黑布長袍的人，越來越多，大家誰也沒有說話，只有找個空位就自顧自的坐下，不到二更，神龕前面左右兩排二十幾張椅子上，幾乎坐滿了人，而且陸續還有

人走入。後來的人，就只有委屈著站到後面去了。

雲中岳抬目望去，這一瞬工夫，估計站到後面的人，少說也有二三十個之多。

很準時，剛交二更，就有一個黑衣人緩步走到中間那張方几後面，擦的一聲，打亮火摺子，點起了油盞中的燈芯。

殿上總算有了光亮，但一支燈芯熒熒之火，能有多亮？是以偌大一座殿宇，還是暗沉沉的。

燈光才一點起，另有一個黑衣人就走過去掩上了兩扇厚重的木門，而且又加上了一根又粗又長的橫門。

這一個神秘的集會，敢情每年都是如此，因此大家都覺得應該如此，見怪不怪。

站在方几後面的那個黑衣人，沒有作聲，只是目光一掠衆人，舉手輕輕擊了三掌。

雲中岳心中暗道：「此人大概就是今晚此一神秘集會的主持人了，只不知他這連擊三掌是什麼意思？」

但這一疑問，立即有了答案，敢情這是告訴大家，現在可以開始了。

過沒多久，只見從右首（雲中岳對面）後面站著的人叢中，擠出一個黑衣人來，一直走到方几前面，從身上那件寬大的黑衣中取出一個長形紙包，在几上打開，裡面是一束束枯乾

的茅草，連同攤開的紙包，一齊放到几上，然後一直退到殿門，背門站定。

他那十來束茅草，似是供人展覽一般，但上面卻附了一張紅紙小簽條，寫有字跡。

站在几後的黑衣人直到此時才開口道：「梧山不死草，一共十束，每束底價紋銀一千兩。」

不死草，產廣西梧山，其狀如茅，食之可以長壽，入藥有起死回生之功，暑日置盤中，蠅蚋遠去，是不可多得的神奇草藥。

雲中岳暗暗哦了一聲忖道：「原來今晚此會，是拍賣藥材了！」

他聽那黑衣人說話的口音，似乎熟悉極了，雖然此人故意改變了聲音，但後音還是有些像女子的語氣。

於是人叢中有人出價了：「一千一百兩。」

接著又有人加了一百兩，再加一百，這樣一直加到了一千五百兩，就沒有人再加了。

中間黑衣人輕輕擊了一掌，算是最後的價錢，然後問道：「不死草共有十束，每一束一千五百兩，有那幾位要？」

只見有幾個人起身走出，有的要一束，有的要兩束，各自取出銀票，交給了站在背門而立的黑衣人，然後去方几前面，各自取走自己付了款的一份，又各自回座。

接著又有一個黑衣人走上去，取出一個紙包，打開來放到几上，則是兩包白色的雞骨，上面也有紅紙簽條，那人放下之後，也退到門口，面向方几站定。

黑衣主持人又道：「鎮南州仙人骨，共為兩包，每包底價二千兩。」

仙人骨，產雲南鎮南州之西有平岡，云為仙蛻所遺，色白類雞骨，食之可癒百病，當地人要童子去拾取，有時可以盈把，看去好像已經收拾完了，不轉瞬，又露出地面！但如有心去拾取，卻往往一無所見，傳說很神秘。

接著就有人互相出價，最後坐在雲中岳下首的黑衣人喊出了：「五千兩。」

黑衣主持人等了一會，眼看沒人再出高價，就又擊下了掌，說道：「仙人骨共有兩包，每包五千兩，還有那一位要？」

另一個黑衣人也舉了手，當下由兩人付了款，上去各自取了一包，退回原處。

雲中岳朝坐在下首的黑衣人看了一眼，心中暗道：「原來他是少林清源大師。」

拍賣的藥材愈來愈奇，有成形首烏、有千年續斷、也有合和草（出雲南，生必對，為淫藥）、凱里鉛、黃蓮蛇、脆蛇，也有從西域來的迷迭香（據說此草是魏文帝從西域移植，香氣芳芬，迷人欲醉，毒性甚烈），也有煉製成的藥末如四川唐門的「綠雲散」、嶺南溫家的「迷神散」，形形色色，各有他的買主。

雲中岳漸漸明白今晚此一拍賣藥材，這些人中，包括了黑白兩道人物，無怪來人都要蒙住頭臉，不讓人家看出他是誰來了，這樣就可免去許多糾紛。

這時，又一個黑衣人走了上去，從身邊取出一張字條，放到几上，然後就一直退到門口站定。

大家看他並沒取出藥物來，只有一張紅色簽條，所有目光，不禁都集中朝那黑衣主持人望去。

黑衣主持人伸手取起字條，看了一眼，就道：「黑梔子十斤，底價三千兩。」

雲中岳聽到「黑梔子」三字，心頭立時一動，暗道：「『黑梔子』三字，豈非就是都拉草了？那人在密柬上附了十萬兩銀子的一張銀票，就是要自己不拘何價，務必全數收購，十斤都拉草，難道就值十萬兩銀子麼，只不知此草有何用途？」

就在他心念轉動之間，果然有人大聲喊道：「五千兩。」

緊接著又有一人高聲喊道：「我出一萬。」

雲中岳正待喊價，早已有人喊出了「三萬兩」，另一個人又抬洪聲道：「老子出六萬兩。」

接著又聽一個人道：「在下出八萬兩。」

八萬兩銀子買十斤藥草，自然是最高的價錢了，果然旁人都不再抬價。

雲中岳站起身道：「在下出十萬兩。」

他此話一出，所有的人目光不期都朝他投來。

黑衣主持人雙手一拍，說道：「你得標了。」

雲中岳方才已經看到多次，凡是得標的人，都得把銀票送交站在門口的黑衣人，因此他伸手入懷，取出銀票，朝那黑衣人走去。

就在此時，突覺眼前一暗，方几上那盞油燈忽然熄滅，同時但聽身後響起一陣「嗤」「嗤」輕響，至少有四五股細小勁急的暗器，從不同的方向，朝自己急襲而來。

就在這燈火乍熄之際，就有不少人大聲喧嘩叱喝起來，緊接著嗆嗆連響，有人刀劍出了鞘，也立時響起了金刀擊撞之聲和拳掌勁風的呼嘯！

這一剎那整座祝融殿，立時呈現了一片混亂。

雲中岳修習的是玄門上乘武功，反應自然極快，風聲入耳，立即身形朝前撲下，同時也運起玄功，迅速的橫閃而出。

這四五股細小暗器，原是朝雲中岳和那出賣黑梔子的黑衣人同時襲去的，雲中岳及時閃出，所有的暗器幾乎都集中到了黑衣人的身上。

但聽一聲淒厲的慘號響處，黑衣人立時往後便倒，數十支「化血針」，打到了身上，全身血肉，轉眼之間，很快就化作了一灘黃水。

這同時，大殿上忽然瀰漫了一陣濃馥的花香，芬芳迷人，雲中岳迷迷糊糊的昏睡過去。

□　□　□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他感到額頭一陣清涼，神智慢慢的清爽，眼皮轉動了一下，終於睜開眼來。

他發現自己躺在床上。

雲中岳側臉看去，站在床前的正是姚姐兒，她鬢髮蓬鬆，生似剛從床上起來，還沒梳理，一雙俏眼盯注自己，流露出十分關切之色，問道：「公子感覺那裡不舒服麼？」

雲中岳略為定了定神，仔細思索了一下，才慢慢記起自己在關帝廟左側祝融殿參加拍賣藥材，以十萬兩銀子買到黑梔子，正待付與銀票之際，身後有人突施襲擊，後來聞到一陣花香。

後來……就不知道了……

他望著姚姐兒，問道：「在下是大嫂救回來的麼？」

他要待翻身坐起，但覺頭腦還是重重的昏脹欲裂！

「公子剛醒過來，快躺著別動。」

姚姐兒慌忙伸手按著他肩頭，睇著一雙俏眼，格的輕笑道：「公子好像把奴家看成女俠了？方才有人敲門，抱著公子回來，說公子昏迷不省人事，差點把奴家嚇昏了，給公子聞了些飛龍奪命丹，也沒見效，奴家只好用面巾浸了冷水敷在公子額頭上，公子才醒過來呢！」

雲中岳問道：「送在下來的不知是什麼人？」

姚姐兒道：「奴家也不認識他，好像是一個長髮駝背的老人。」

雲中岳聽她說出送自己回來的是一個長髮駝背老人，那分明就是和戴崑山動手那個老人了，只不知他究是何人？

姚姐兒目光凝注，問道：「公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雲中岳心頭也感到一片茫然，但他看著姚姐兒，忽然想起前天要自己到龍興茶樓去看看，是姚姐兒說的。

但要自己到蘇門山「高山仰止」那個石窟中去，則是龍興茶樓掌櫃說的。那石窟怪人要自己取來一包黑衣，和一封密柬，指點自己今晚二更去祝融殿，以十萬兩標購黑梔子。

這一連串的事，都起因於姚姐兒要自己到龍興茶樓去看看這句話，那麼她可能知道在祝融殿拍賣藥材的這檔事了。

想到這裡，不覺望著她道：「在下今晚遇上的事，大嫂也許知道，在下正想問問大嫂哩！」

「唷，聽起來好像神秘兮兮的！」

姚姐兒一手掠著鬢髮，風情萬千的嬌笑著道：「公子到底要問什麼？」

雲中岳道：「在下那天傍晚，剛到百泉鎮，是大嫂說的，要在下去龍興茶樓去看看……」

「我的公子爺！」

姚姐兒格的笑出聲來，說道：「奴家是說過這句話，那是因爲龍興樓是咱們鎮上首屈一指的大茶樓，公子初來，到那裡去坐坐，也許會遇上熟朋友，奴家可沒有別的意思。」

這話，叫雲中岳沒話可說了，他撐著坐起，才道：「但在下遇上了龍興茶樓的掌櫃了。」

姚姐兒道：「那是廖掌櫃，個子瘦瘦高高的……」

「不是。」雲中岳道：「是一個瘦老頭，姓李。」

「不對呀！」姚姐兒訝異的道：「龍興茶樓的掌櫃姓廖，不過四十來歲，怎麼會改成姓李呢？哦，他和公子說些什麼呢？」

雲中岳道：「那晚回來，在下不是問大嫂『高山仰止』在那裡麼？」

「有，有。」姚姐兒點著頭道：「那天奴家正想問公子，你問高山仰止做啥的？話到喉嚨口，就沒問出來。」

雲中岳就把那李掌櫃囑咐自己去高山仰止找一個石洞……

姚姐兒驚奇的問道：「公子去了沒有？」

「去了。」雲中岳就把在洞中遇上一個只聞其聲的怪人，要自己在石壁下拿一個包袱：……

姚姐兒嘴快，忍不住好奇的追問道：「公子可知包袱裡是什麼嗎？」

雲中岳把包袱中是一件黑衣和一個黑布頭罩，另外還有一封密柬，要自己今晚初更開拆……

姚姐兒嘴皮動了動，想問但沒問出來。

雲中岳接著把今晚前去關帝廟祝融殿的事，詳細說了一遍。

姚姐兒驚異的吐了下又尖又紅的舌頭，說道：「十萬兩銀子買十斤黑梔子，這東西有這麼貴？還有人暗算公子，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哦，公子……」

她想了想，一雙俏眼盯著雲中岳問道：「你十萬兩銀票交給那賣黑梔子的人了？」

雲中岳道：「沒有，在下剛走到那人身前，就有人發出暗器暗算在下了。」

姚姐兒追問道：「那人有沒有和你說什麼呢？」

雲中岳道：「沒有，在下正待把銀票遞給他，那身後暗器來得又密又快，在下身形朝前撲下，橫閃而出，那蓬暗器可能打到那人身上，沒聽他說什麼話。」

話聲甫落，突然門口有人接口道：「你說的可是實話？」

姚姐兒吃了一驚，急忙回身道：「你是什麼人？怎麼進來的呢？」

門口緩步走進一個人來，此人一張瘦削黃蠟臉，雙顴微突，雙目炯炯有光，穿一件黑布長袍，看去甚是深沉！

姚姐兒驚慌的後退了一步，顫聲道：「你是……什麼人……」

黑衣人森冷的道：「這不關妳的事，站開去。」

左手大袖一拂，姚姐兒「啊」了一聲，細碎蓮步往後連退了三四步，一屁股跌坐在地。

雲中岳迅快跨下床來，注目問道：「閣下那是找在下來的了？」

「不錯。」黑袍人道：「老夫正是想找你談談。」

山腹情侶

雲中岳道：「不知閣下要和在下談什麼呢？」

黑袍人道：「老夫想聽聽你聞人公子的來意。」

雲中岳道：「在下不是聞人公子。」

黑袍人道：「那你是什麼人？」

雲中岳道：「在下已經告訴你不是聞人公子了，閣下不說說你是什麼人？怎地先問起在下來了。」

黑袍人目光深沉而凌厲的看了他一眼，嘿然道：「年輕人，你敢對老夫這樣說話，膽子不小。」

雲中岳微哂道：「在下膽子一向很大。」

黑袍人一陣嘿嘿冷笑，怒聲道：「年輕人眞是不知死活，來呀！」

他「來呀」二字堪堪出口，門口已經閃進兩個一身黑色勁裝的漢子。

黑袍人輕描淡寫的揮了揮手，那兩個黑衣大漢便自舉步直向雲中岳行了過來。

雲中岳微哂道：「閣下原來還帶來了打手。」

他直立在床前，一動也不動。

那兩個黑衣大漢走到離雲中岳還有數尺光景，一左一右突然發難，左首一個右手一探，五指如鉤，向雲中岳左臂抓來；右首一個立掌如刀，猛然朝雲中岳右肋斬到。

這兩人一出手，就可以看出他們一個練的是「大力鷹爪功」，一個練的是「黑沙掌」一類外門功夫，而且出手老到，已有相當火候。

雲中岳依然沒動，直等他們爪掌快要近身，才舉足朝前跨出了一步，這一步跨得相當瀟洒，好像對兩人的近身攻擊，渾似不見。

要知這兩個黑衣漢子一身武功並不含糊，人家既然覷準了下手，照說就是你要閃避都未必會閃避得開，那會讓你舉步跨出？因爲對方迎面而來，縱然跨出，如果不加封架，也非硬挨他們一下不可。

但事情就是這麼微妙，雲中岳不封不架，就這麼跨出了一步，就是從兩人中間跨出來的

，兩人已經出手的爪掌，就好像中途停得一停，等他舉步跨出，才行舉出。

這一擊，落在雲中岳身後，部位夠不上了，一爪一掌自然也落空了。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兩人一招落空，身形也夠快，不約而同的一個輕旋，依然一左一右緊接著出手，右首漢子右爪一收，左爪閃電般抓出，左首漢子右手堪堪斬出，左手隨著向雲中岳左腰砍來。

雲中岳這回出手了，但也沒使什麼招式，只是雙手朝左右一分，正好把兩個黑衣漢子推開了一步。

不，那兩個人只被推開了一步，但腳下卻是站立不穩，身子一左一右往外斜傾，又衝出去了兩步。

雲中岳若無其事的朝黑袍人笑了笑道：「閣下這兩個打手，不是在下敵手，閣下何不親自出手試試？」

黑袍人看得目中厲芒閃動，炯炯如電的目光凝注在雲中岳的臉上，半晌沒有作聲。

那兩個黑衣大漢只被推得衝出兩步，自然不肯甘休，口中發出一聲怒嘿，一個雙爪當胸，一個雙掌如刀，正待欺身撲上。

黑袍人左手一抬，喝了聲道：「退下。」

兩個黑衣漢子果然依言收勢，迅快的退了出去。

黑袍人微微攢了下眉，抬目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雲中岳笑了笑道：「閣下只要知道我不是聞人公子，就夠了，何必一定要問在下是誰呢？」

黑袍人道：「看來你自恃武功，所以很倔強。」

雲中岳笑道：「閣下來到在下房中，不肯見告姓名，又有什麼理由要在下先說呢？」

黑袍人微嘿道：「你既然不是聞人公子，老夫想不出你要花十萬兩銀子購買黑梔子的理由？」

雲中岳道：「那是一場拍賣，任何人都可以出高價收購，這也需要理由麼？」

黑袍人道：「老夫想知道你的來歷，並無惡意。」

雲中岳冷笑道：「在下被人用暗器襲擊，又被迷香迷倒在地，這些都是沒有惡意麼？」

黑袍人道：「那些並非老夫所爲。」

雲中岳道：「但找到在下住處來的，卻只有閣下一個。」

黑袍人道：「只怕要找你的，並不止老夫一個，但老夫早找來一步而已，年輕人，老夫希望你記住一句話，老夫是第一個找到你的人。」

雲中岳道：「在下聽到了，但不知閣下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黑袍人沉笑一聲道：「你記著就好，老夫給你一天時間，好好考慮考慮。」

雲中岳問道：「閣下要在下考慮什麼？」

黑袍人道：「等你想說眞話的時候，老夫自會找你來談的。」

說完，轉身往外就走。

雲中岳搖搖頭，等自己要說眞話的時候，自己幾時說過假話了？

他回身看去，姚姐兒跌坐在地，好似被黑袍人方才那一拂制住了穴道，正待過去替她解開受制的穴道。

只聽人低喝一聲：「快別動她！」

隨著話聲，又從門外走進一個人來，那是一個面目黧黑的小叫化。

雲中岳心中一動，忖道：「這大概是找自己的第二個人了。」

目光一注，問道：「你也是找在下來的了？」

那小叫化點點頭道：「我躲在門口，已有好一會了。」

雲中岳問道：「你是什麼人？」

那小叫化道：「公子不用問我是誰。」

雲中岳道：「看來好像很神秘！」

「嗯！」小叫化低聲道：「我來找你沒有惡意。」

又是一個沒有惡意！

雲中岳心中暗暗冷哼了一聲，問道：「你爲什麼不讓我解開她穴道。」

小叫化道：「你沒有解開她穴道以前，她昏迷不醒，就不會聽到我的話，我只有幾句話說完就走。」

雲中岳道：「你要說什麼，那就請說吧！」

小叫化抬眼望望他，壓低聲音說道：「公子不是聞人公子？」

雲中岳道：「在下不是。」

小叫化道：「公子既非聞人公子，我奉勸公子一句，你不該捲入這場是非中了。」

雲中岳道：「在下目前已經捲入這場是非中了。」

小叫化道：「公子只要及早離開百泉鎮，不就脫出這場是非了？」

雲中岳道：「你勸我離開這裡，那是爲什麼呢？」

「自然爲你好了。」小叫化道：「目前情勢變化，牽連極大，你犯不著和許多人作對。」

「和許多人作對。」雲中岳奇道：「在下又和什麼人作對了？」

小叫化眨動一雙烏黑的眼珠，忽然展齒笑了。

他面貌雖黑，但牙齒卻白得晶瑩如玉，說道：「我不是說了，目前情勢十分複雜，牽連很多人，你只一個人，一個人和很多人周旋，不是和很多人作對麼？」

雲中岳道：「在下還是不懂。」

「唉，你這人……」

小叫化急得頓了頓腳，才道：「你自然不懂，我一時也和你說不清，你最好趕快離開此地，好啦，我是溜出來的，不能在此多耽，希望你相信我說的句句出自肺腑，儘快離開的好，我走了。」

說完，也沒待雲中岳多說，身形一閃，輕快的出門而去。

雲中岳不禁搖搖頭，他不知這小叫化勸自己離開百泉鎮的動機是善意還是另有目的？如果是善意，自己根本不認識他，一個不認識的人，怎麼會善意的勸自己離開？那麼他來此必是另有意圖無疑。

接著他笑了，自己到百泉鎮來，豈是真的來遊玩的？

他緩緩轉過身去伸手推開了姚姐兒被制的穴道。

姚姐兒口中發出一聲輕吁，睜開眼來，又嬌慵無力的展動了一下手腳，才從地上緩緩的站了起來，一雙俏眼望望房中，吃驚的問道：「公子，那……人呢？」

雲中岳道：「已經走了。」

姚姐兒手按著胸口，喘息道：「那人兇霸霸的樣子，眞嚇死奴家了。」

雲中岳含笑道：「事情已經過去了，大嫂也不用放在心上了。」

姚姐兒道：「公子知道他是什麼人嗎？」

雲中岳搖頭道：「不知道。」

姚姐兒眨動著俏眼，追問道：「那他找公子什麼事呢？」

雲中岳道：「他問我是什麼人，爲什麼要買黑梔子？」

姚姐兒關切的道：「公子怎麼說的？」

雲中岳苦笑道：「在下都實說了，他不相信，認爲我說的是假話。」

姚姐兒又道：「那他怎麼肯走呢？」

雲中岳道：「他要在下考慮考慮，等在下願意說實話的時候，再來找我。」

姚姐兒吃驚道：「他還要再來？」

雲中岳笑了笑道：「在下說的本是眞話，那裡還有說眞話的時候？」

姚姐兒猶有餘悸，說道：「公子還是小心點好，奴家看他絕不是好人。」

雲中岳道：「多謝大嫂，天快亮了，妳該去休息了。」

姚姐兒盈盈的看了他一眼，說道：「公子也好好歇一會吧！」

隨著話聲，俏生生走出房去。

雲中岳當然無法入睡，他坐在窗前一張木椅上，靜靜的思索著從他到百泉鎮來以後的每一件事，每一個人，從龍興茶樓自稱李掌櫃的到石窟中只聞其聲的怪人，長髮駝背老頭，出賣黑梔子的黑衣人，以及今晚第一個找自己的黑袍人、小叫化……」

他宛如墜入五里霧中，每一個人，每一件事，都無可捉摸……

天色已經大亮，豬頭成天生送來了洗臉水，雲中岳剛盥洗完畢，只聽小天井中響起姚姐兒的聲音叫道：「公子，有人找你呢！」

雲中岳心中暗道：「黑袍人說的倒是不錯，要找自己的果然不止他一個。」

迎出走廊，就看到一個青衫美少年已經從小天井迎面走來。

雲中岳一眼就認出他是雲南藍家兄妹的藍文蘭姑娘，她身後還跟著姚姐兒。這就慌忙迎了上去，一面拱手道：「原來是藍兄，請裡面坐。」

他因藍姑娘穿了男裝，當著姚姐兒，不好以姑娘相稱。

藍文蘭臉上微微一紅，抱拳道：「一早來打擾雲兄，實在冒昧得很。」

雲中岳把她讓進中間一間客堂，分賓主落座。姚姐兒沒跟進來，她是張羅茶水去了。

藍文蘭望望雲中岳，她春花般臉上籠罩著一層淡淡的憂愁，沒待雲中岳開口，就緊蹙著蛾眉說道：「雲兄，我大哥昨晚失蹤了。」

雲中岳道：「令兄怎麼會失蹤的呢？」

藍文蘭道：「失蹤的還不止家兄一個……」

姚姐兒端著一杯茶走入，放到几上，含笑道：「公子請用茶。」

藍文蘭說了句：「多謝。」

姚姐兒退出，她才接著道：「單老爺子要我來找雲兄的，希望雲兄能到大通藥棧去一趟。」

雲中岳愕然道：「會有這種事，好，我們這就走。」

兩人站起身，跨出客堂，姚姐兒跟了出來，招呼道：「公子爺怎麼不多坐一會呢？」

雲中岳道：「我們另有事去。」

出了藥店，一路匆匆急行，來至大通藥棧，藍文蘭領著雲中岳一直進入搖頭獅子的書房。

書房裡靜悄悄的，只有搖頭獅子單曉初一個人坐在那裡，看到兩人走入立即近身道：「雲老弟請坐。」

雲中岳慌忙拱手道：「單老召見，聽說昨晚有多人失蹤，不知如何？」

單曉初道：「雲老弟且請坐下來詳談，老朽正想請教呢！」

雲中岳、藍文蘭一起在單曉初對面的椅上落座。

單曉初目注雲中岳問道：「聽說雲老弟昨晚也去了關帝廟？」

雲中岳聽得一怔說道：「原來單老已經知道了？」

單曉初一手摸著花白長髯，笑道：「每年三月二十一日，關帝廟拍賣各地來的名貴稀有藥材，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公開密秘，因爲這一晚各式各樣的人都有，大家爲了不願公開讓人知道，因而參與的人，都得蒙住頭臉，這一拍賣會上，確也可以買到萬金難求的稀世藥物，因此參加的人爲數也著實不少，不料昨晚卻出了大漏子……」

雲中岳問道：「單老昨晚也去了麼？」

單曉初道：「老朽如果去了，今天也失蹤了，據老朽所知，昨晚與會的人，大概只有老弟一人無恙。」

雲中岳奇道：「單老如何知道的呢？」

單曉初一指藍文蘭，說道：「藍姑娘是接應她令兄去的，隱身關帝廟附近，快近三更，發現有人抱著一個人飛奔下山，她心頭動疑，就暗中尾隨著那人身後，進入達生堂生記藥舖，才知那負傷昏迷的人是你老弟，藍姑娘想到老弟一身武功極爲可觀，居然身負重傷，一時心急乃兄安危，再趕去關帝廟，拍賣會業已散了，趕來老朽這裡，少林清源大師、丐幫宋長老和這裡的吳福礎（大通藥行掌櫃），一個也沒有回來，連同她令兄，都神秘失蹤了。」

雲中岳吃驚道：「清源大師、宋長老也都沒回？」

單曉初沒有回答，續道：「老朽因藍姑娘看到有人送老弟回轉達生堂，才要藍姑娘去看看老弟的傷勢如何，也可從老弟口中，聽出昨晚拍賣會的情形，沒想到老弟吉人天相，並未負傷。」

雲中岳道：「在下中的好像是迷香，只聞到一陣花香，就失去了知覺。」

當下就把前晚在龍興茶樓有一個自稱李掌櫃要自己去高山仰止，找一個石窟說起，一直說到昨晚標售黑梔子時被人襲擊，詳細說了一遍。

單曉初只是靜心諦聽，一言不發。

藍文蘭氣憤的道：「果然有不肖之徒運來了黑梔子。」

單曉初搖著頭，唔了一聲，說道：「陰謀，果然有著極大的陰謀，唉！這情形當眞很糟

糕！」

雲中岳問道：「黑梔子很名貴麼？」

單曉初道：「黑梔子只是它化名，本名叫做都拉草，產雲南迤西深山之中，因爲它形狀類似梔子，黑色，大家就叫它黑梔子。這都拉草能解諸般藥性，也是各種毒藥的解藥，但它不能和其他藥物，同貯一室，否則其他藥物都會因而失去藥效，是雲幫藥商公定的禁藥，嚴禁採集，好在都拉草採集不易，爲數也不多，這次藍老弟賢兄妹就是奉他們令尊之命，聽說有不肖之徒，運來了一麻袋都拉草，準備在拍賣會上出售，這一麻袋都拉草，如果落在歹人手中，幾乎可使今年集中在百泉鎮的藥材，全數失去藥效，禍害之大，也幾乎可使全國需要藥物治療的病人，都無藥可治，你說有多嚴重？」

雲中岳矍然道：「原來如此，這後果果然十分嚴重。」

單曉初問道：「老弟標到黑梔子之後，在付他銀票之時，可曾聽到他說過什麼話麼？」

「沒有。」雲中岳道：「在下還沒付他銀票，就遇到襲擊，那人一句話也沒說，哦，單老問他說過什麼話，很重要麼？」

單曉初道：「非常重要，如果他告訴你黑梔子現存何處，咱們取到了，那就不用耽心集中在百泉鎮的藥材了。」

雲中岳哦了一聲道：「這就對了，無怪昨晚也有人問過在下。」

單曉初問道：「昨晚問你的是什麼人？」

雲中岳道：「在下不認識他。」

接著就把昨晚自己醒來之後，黑袍人及時現身之事，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

單曉初攢著眉道：「這會是什麼人呢？」

藍文蘭眨著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說道：「單伯伯，你想想看，雲兄說他生成一張黃蠟臉，雙顴微突，還留著一部蒼鬚，江湖上有這樣一個人麼？」

單曉初道：「江湖上有些人精擅易容，也有戴人皮面具的，雲老弟看到的，會是他的眞面目麼？」

藍文蘭嫣然一笑道：「那也不要緊，他說過還會去找雲兄的。」

單曉初一手撚著幾莖鬍鬚，口中唔了一聲，自言自語的道：「等你想說眞話的時候，他自會來找你……哦，雲老弟，你快運氣試試？」

雲中岳看他神色有異，依言暗自運氣，這一運氣，不由臉色大變！

單曉初注目問道：「雲老弟可是覺得那裡不對麼？」

雲中岳抬頭道：「在下運氣時，確然覺得有些不對，但卻又說不出那裡不對……」

單曉初點頭道：「他果然在老弟身上下了毒！」

藍文蘭吃驚的道：「雲兄眞中了毒麼？這是什麼人下的呢？」

單曉初拂鬚道：「自然是昨晚那黑袍人下的了，他說過等雲老弟想說實話的時候，他自會來找你，這不是暗示他在雲老弟身上做了手腳麼？」

藍文蘭偏頭道：「我想不通，雲兄怎麼會有想說眞話的時候呢？」

單曉初笑道：「此人下毒手法，定然十分高明，下的毒必是會在某一時間發作，而且發作的時候，必然極難忍受，就是說這種奇毒，只有他的獨門解藥可解，他要逼著雲老公說出實話來，才肯給他解藥。」

藍文蘭憤然道：「這人果然歹毒得很，單伯伯，你看雲大哥什麼時候會發作呢？」

單曉初沉吟道：「一般用毒所謂子不過午，雲老弟昨晚迄今，尚無毒發跡象，如果不在今午發作，當在今晚子時了。」

藍文蘭道：「他能下毒，難道就沒有人能解麼？」

她是雲南藍家的人，雲南藍家也是武林用毒的世家。

單曉初微微搖頭，說道：「此人用毒而能限定時間發作，而且在雲老弟毫無所覺中就被他做了手腳，使毒手法可謂高明已極，江湖上這樣的人，已是屈指可數，哦……」

藍文蘭問道：「單伯伯，你想到了什麼？」

單曉初微笑道：「此人逼問雲老弟的，是黑梔子的下落，由此可見他怕黑梔子落入旁人手中，因為黑梔子能解諸藥藥性，也是毒藥的唯一剋星，這人必然是以用毒聞名於世的人，他不是毒君聞人無咎，便是唐門的唐宗智了。」

藍文蘭道：「單伯伯，侄女身邊有一顆解毒藥丸，而且侄女也想到了一個計策。」

單曉初搖著頭笑道：「賢侄女，雲南藍家在武林中也是聞名於世的用毒世家，但用毒各有不同，也各有專精，你們的解毒藥丸，雖能解天下極毒之物的奇毒，但毒君和唐門的毒藥，只怕未必能解……」

藍文蘭道：「侄女這顆解毒藥丸，並不是家父煉製的咯，那是先母在日交給侄女的，據先母說，這顆藥丸能解天下奇毒……」

她隨著話聲，從貼身取出一個綵絲結的小球，解開綵絲囊，裡面是一個拇指大的圓形金盒，打開金盒，取出一顆黃蠟固封的蠟球，遞給了單曉初，說道：「就是這顆咯，侄女藏在身邊，已經快六七年了。」

單曉初接到手中，看了一眼，不覺眼睛一亮，喜道：「百草解毒丹，這是昔年神醫易百草的解毒金丹，江湖上視作解毒靈丹，自然能解天下任何奇毒了。」

藍文蘭嫣然一笑道：「這就好了，侄女的意思，等雲兄感覺到快要毒發之時，把這顆藥丸吞下，再如此如此，單伯伯，你說好不？」

單曉初連連點頭，大笑道：「賢侄女此計大妙！」

雲中岳道：「藍姑娘這顆解毒靈丹，是令堂遺物，怎好……」

藍文蘭粉臉微微一紅，說道：「雲兄身中奇毒，家兄和少林清源大師、丐幫長老、還有這裡的吳掌櫃都可能落在人家手中，只有雲兄解了毒，才能不受他的威脅，按計行事，才能救人呀！」

單曉初已知藍姑娘把百草解毒丹交給自己的心意，這就含笑道：「雲老弟，藍姑娘說得不錯，你快把藥丸收好，咱們才能依計行事，老弟不用客氣了。」

說著把藥丸塞到雲中岳手中。

雲中岳只得接過，收入懷中。

單曉初回頭朝門口叫道：「振邦。」

「弟子在。」他大弟子周振邦在門口應了一聲，急步走入，垂手道：「師父有什麼吩咐？」

單曉初道：「雲老弟初到百泉鎮之日，曾去龍興茶樓小坐，有一個身材瘦小的老者，自

稱李希春，是茶樓掌櫃，要雲老弟到高山仰止一個石窟裡去……」

周振邦道：「龍興茶樓的掌櫃姓廖。」

單曉初道：「雲老弟遇上的，顯然是假冒掌櫃之名，爲師料想，此人必是龍興茶樓的常客，你可去一趟龍興茶樓，問問廖掌櫃，可有這樣一個人？是何來歷，要摸摸清楚，速來稟報。」

周振邦應了聲「是」，迅快退出。

雲中岳也隨著起身告辭。

單曉初叮囑道：「老弟昨晚一夜未睡，回去好好休息一會，以老朽推想，黑袍人下的毒，不可能在中午發作，不過老弟必須小心應付。」

雲中岳點頭道：「在下省得。」

說著拱拱手，別過兩人，往外行去。

單曉初望著雲中岳的背影，徐徐說道：「奇怪，看來他果然不是毒公子了。」

藍文蘭道：「他叫雲中岳，自然不是聞人俊了。」

單曉初搖著頭道：「他不是聞人俊，那會是什麼來歷呢？」

說到這裡，不覺「唔」了一聲，說道：「賢侄女有機會不妨探探他的口氣，譬如他的出

身來歷，他到百泉鎮來，有何目的，但不可太明顯了，讓他起疑心。」

藍文蘭點頭道：「侄女會的。」

□□　□□　□□

現在會期逐漸接近，湧入百泉鎮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多了，鎮上僅有的一條南北大街，從早到晚，行人如織，熙熙攘攘，擁擠不堪。

雲中岳走出大通藥棧，一路往北行來，街道本就不寬敞，加上兩邊店舖門前又有人擺設了地攤，車馬行人，混雜在狹窄的路上，自然形成摩肩擦背的擁擠。

正行之際，忽然有人輕輕拉了他一下衣袖，耳際也同時響起一個低低的聲音說道：「公子請隨我來。」

雲中岳回頭看去，只見青影閃動，一個長髮披肩的女子迅快的從自己身邊擦身而過，低著頭朝左側巷中走去。

青衣女子低頭疾走，在進入巷中之後，又微微回頭過來，朝身後瞥了一眼，似乎在看雲中岳有沒有跟來？

雲中岳心頭覺得奇怪，不知這青衣女子把自己引來，究有何事？這條巷子很長，那青衣女子走得很快，到了一座宅院的後門口，回身望了雲中岳一眼，翩然閃入門去。

等雲中岳行到門口，青衣女子站在門內，嫣然一笑道：「公子快請進來。」

雲中岳直到此時，才看清青衣女子嬌美的面孔，那不是在龍興茶樓賣唱的少女還有誰來？不覺問道：「姑娘……」

青衣少女急道：「公子快請進來，再說不遲。」

雲中岳點點頭舉步跨入。

青衣少女立即掩上了門，輕輕吁了一口氣道：「邀請公子前來，當眞不是易事。公子大概還不知，你身後至少有兩個人在暗暗跟蹤呢！」

雲中岳愕然道：「那會是什麼人呢？」

「誰知道？」青衣少女側身走在前面，嬌柔的道：「公子請隨我來。」

雲中岳問道：「姑娘究竟是什麼人？帶我到這裡來有什麼事？」

青衣少女粉臉一紅，低低的道：「我叫關小倩，那天晚上，多蒙公子出手相救，我心裡一直感激得很……」

雲中岳笑了笑道：「那是小事，何足掛齒？」

關小倩道：「我是奉命去邀請公子來的。」

雲中岳道：「姑娘是奉誰的命？」

關小倩神秘一笑道：「公子見到了自會知道，此地不是談話之處，你隨我來。」

說完轉身就走。

關小倩領著他越過天井，進入宅院，轉彎抹角的走了一陣，來至一道腰門，關小倩啓門而入，等雲中岳進入，就關上了門。

於是又轉彎抹角的走了一陣，又有一道腰門，她啓門走入，再關上門，這樣至少走了四道腰門，憑雲中岳的記憶，這一路遇上的腰門，每一道門，極似一座宅院。關小倩領著自己至少穿行了四五座宅院，而且所經都是後院。

雲中岳心中有些明白，關小倩引自己來，敢情十分隱密，不欲人知，因此走的不是正門，而是後門，這樣，縱使有人跟蹤，也摸不清自己的去處了。

正在想著，關小倩走在前面，已經踏上一條長廊，這長廊右邊一排朱欄外面，是一片花圃，繁花如錦，但卻悄無一人。

一會工夫，長廊盡頭，左首又有一道木門，跨出木門，是一座小院落，院中放著兩排花架，數十盆春蘭，幽香撲鼻。

迎面是三間精緻的房屋，關小倩回頭一笑，低聲道：「到啦！」

她領著他走上石階，來至正屋門口，舉手搴廉，一面說道：「啓稟老爺子，雲公子來啦

！」

雲中岳右足堪堪跨入，只聽一個洪亮的聲音呵呵笑道：「公子光臨，老朽已經恭候多時了。」

雲中岳舉目看去，一個中等身材、禿頂紅臉老者滿面笑容的站在那裡，朝自己拱著手道：「公子請坐。」

雲中岳朝他抱拳答禮，說道：「辱荷寵邀，不知老丈如何稱呼？」

紅臉老者含笑道：「老朽區古柏，公子想必聽令尊說過賤名了。」

笑面判官區古柏，廣幫藥材的頭兒。

雲中岳曾聽搖頭獅子單曉初說過，好像他和懷幫有意氣之爭，但此時看到區古柏，第一個印象覺得此人甚是和氣，臉上神色也很正派。

哦，聽他口氣，似乎又把自己當作毒公子聞人俊了，這眞是怪事，爲什麼有這許多人都把自己當作毒公子聞人俊呢？

雲中岳抱抱拳，抬目道：「原來是區老爺子，在下幸會，只是在下要向區老爺子說明，在下雲中岳，並非毒公子聞人俊，區老爺子要見的大概是聞人公子，不是在下了。」

「哦，哦！」區古柏一時之間，也不禁爲之一楞，但立即堆笑道：「雲公子請坐，老朽

誤會了，哈哈，這是誤會……」

雲中岳告了坐，關小倩手托漆盤，送上一杯香茗，輕聲道：「雲公子請用茶。」

區古柏含笑道：「她是老朽最小的弟子，叫做關小倩，前天在龍興茶樓，還多虧公子仗義出手，救了她呢！」

雲中岳心中暗道：「早知關姑娘是你徒弟，那晚自己就是不出手，諒她也不會吃虧的了。」

一面說道：「區老爺子好說，在下不知關姑娘是您老的高足，眞是失敬了。」

關小倩飛紅著臉，偷偷的看了他一眼，低頭退出。

區古柏道：「老朽奉邀公子，實有一事想要請教。」

雲中岳道：「區老爺子是前輩，有什麼事，但請明說，在下知無不言。」

區古柏道：「昨晚公子去參加了關帝廟的拍賣會？」

雲中岳點頭道：「是的。」

區古柏道：「據老夫所知，昨晚與會之人，大概只有公子一人脫離虎口了。」

雲中岳道：「區老爺子也知道了？」

區古柏含笑道：「這是在泉會前發生的一件大事，知道的人已有不少，老朽邀請雲公子

前來，就是想明瞭一下昨晚拍賣會進行的情形，不知雲公子可肯見告麼？」

雲中岳道：「當然可以。」

當下就把昨晚在拍賣會場上所見的情形，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

區古柏雙眉微攏，說道：「雲公子當時正待交與銀票之時，可曾聽到那賣黑梔子的人說過什麼話嗎？」

雲中岳道：「沒有，因爲在下還未走到那人身前，就發現身後有三四股暗器激射而來，在下閃避開了，所有暗器大概都射中那人了。」

「不錯。」區古柏點頭道：「所以有許多人要找公子，連那設計此一陰謀的人，都要把公子釋放出來了。」

雲中岳道：「那是爲什麼呢？」

區古柏微微一笑道：「這是因爲出賣那黑梔子的人，在臨死之前，公子是最接近他的一個人，他可能已把黑梔子存放的地點，告訴了公子，凡是想要得到黑梔子的人，自然那要找上你雲公子了。」

雲中岳聽得暗暗點頭，接著問道：「那施放迷香的人，明明可以把在下擒下，何以要釋放在下呢？」

區古柏大笑一聲道：「他迷倒衆人，無非是不想讓此一消息洩漏出來，至於公子，他如果直接問你，你也許不肯說出眞話來，是以還是不問你的好。」

雲中岳道：「所以他要暗中派人跟蹤在下？」

「不錯。」區古柏撚鬚道：「這叫做欲擒故縱，雲公子肯出十萬兩銀子買他黑梔子，可見公子志在必得，那麼若是那人告知了你存放黑梔子所在，你縱然一二日之內，不去取，也總會有去取的一天了。」

說到這裡，不由嘆了口氣又道：「唉，老朽不知雲公子收買黑梔子有何用途？如果公子是毒君的令郎，只是爲了不讓黑梔子對令尊的用毒是一項威脅，那就好了，若是讓存有野心的藥材商人購去，遺害之大，就非同小可了。」

笑面判官區古柏在言詞之間，還是隱約的仍把雲中岳視作毒公子聞人俊。

雲中岳道：「在下確實不是聞人俊，至於黑梔子落入人手，爲害之大，在下曾聽單老爺子也如此說過。」

區古柏問道：「他怎麼說的？」

雲中岳就把單曉初說的話，說了出來。

「哈哈！」區古柏大笑一聲道：「單曉初還少說了一項。」

雲中岳哦了一聲，沒有開口。

區古柏又道：「若是讓黑梔子落入陰謀份子手中，他可以把黑梔子磨成粉末，只須在各地囤放藥材的倉庫裡隨手撒上一把，整倉藥材，就可完全失去藥效，試想這泉會乃是全國各省藥材的集中地，交易數量，何等龐大？別人的藥材失了效，他的藥材，豈非立即利市百倍，奇貨可居了麼？」

雲中岳聽得一怔，點頭道：「區老爺子這話說得大有道理，但這人會是誰呢？」

區古柏微微一笑道：「泉會藥材雖以川廣雲貴為主，但遠至關東以及浙皖贛閩、新疆西藏的藥商，也復不少，單曉初、老朽等人，誰能脫得了嫌疑？所以老朽倒希望黑梔子落到江湖人的手中，卻不可落到心懷陰謀的藥材商手裡。」

雲中岳道：「區老爺子也許懷疑在下出了重價購買黑梔子，有何目的吧？說實在，在下只是心存好奇，才到拍賣會去的。」

區古柏睜大雙目，問道：「雲公子此話怎說？」

只是心存好奇，怎會以十萬兩銀子購買黑梔子？他自然不會置信的了。

就是換了任何人也不會相信。

雲中岳淡淡一笑，就把自己此次來到百泉鎮，所遇的種種，從頭到尾，大概說了一遍。

區古柏大感驚奇，搔搔頭皮，說道：「如此說來，這內情果然十分複雜了。」

說到這裡，忽然輕輕嘆息一聲，又道：「雲公子，你老弟初入江湖，不知江湖上人心險詐，有多可怕，有些人外貌忠厚，又有很好的聲譽，但其實卻是內心奸詐的小人，你能聽信他的話麼？」

雲中岳心中暗道：「他這話明明是指搖頭獅子單曉初了，但目前聽單老爺子和少林清源大師等人說的話，好像是區古柏在暗中和單老爺子作對，唉，這兩方面的人，究竟是誰對呢？」

區古柏看他沒有作聲微微一笑道：「雲公子，如果老朽猜得不錯，大概單曉初在你老弟面前，說了老朽不少壞話，以致老弟對老朽的一番話，疑信參半，對不？」

他果然是老江湖，鑑貌辨色，就可思過半矣！

雲中岳道：「單老爺子和在下也只是初交，並未說區老爺子什麼。」

區古柏問道：「那他和你談了些什麼呢？」

雲中岳心中暗道：「自己何不趁此勸他幾句，也探探他的口氣。」

這就徐徐說道：「那天單老爺子說的只是競賽煙火之事，每年為了爭奪魁首，雙方幾乎形成水火不相，因此希望和區老爺子作一次懇談，煙火不妨照常舉行，不論名次，就可使泉

會和氣生祥了。」

「哈哈！」區古柏大笑一聲道：「其實，唉，老朽有不得已的苦衷，雲公子日後自知。」

□ □ □

雲中岳回到達生堂生記藥鋪，已經快近中午。

姚姐兒看他回來，急忙跟著進房，關切的道：「公子爺回來了，昨晚出了事，一晚未睡，應該好好休息才是。」

雲中岳道：「藍兄是單老爺子要他來找我的。」

姚姐兒驚異的道：「單老爺子，他找你作甚？」

雲中岳道：「大通藥行的掌櫃和少林寺清源大師和藍兄的令兄，昨晚都失蹤了，單老爺子找我是問問昨晚的情形……」

姚姐兒臉上不自覺的飛過一絲不安之色，問道：「單老爺子怎麼會知道的呢？」

雲中岳道：「那是因爲方才來的藍兄，昨晚就在關帝廟外，他看到有人背負著一個人下山，他一時好奇，一直跟到這裡，才知是在下負了重傷……」

姚姐兒吃驚道：「藍相公跟到咱們店裡來了？」

雲中岳道：「他跟到外面，想到我負了傷，不知他大哥情形如何，又趕去關帝廟，那時會已散了，直到今天早晨，還不見他大哥回去，所以來探看在下，想問問昨晚的經過。」

姚姐兒輕輕吁了口氣，才道：「公子到百泉鎮是遊玩來的，依奴家說，你不該捲入他們的是非之中，以後不可再去冒什麼險了，昨晚公子昏迷不醒，眞把奴家嚇壞了。」

說到這裡，口中「啊」了一聲道：「奴家只管說話，快晌午了，公子爺沒吃飯吧？奴家早就準備好了，等著公子回來呢？」

說完，一個轉身，往外就走，大概走到天井裡，就大聲叫道：「豬頭，你也眞是的，看到公子回來了，還不快把飯菜端進來？這點事，還要奴家大聲小聲的叫喊？」

只聽豬頭成天生的聲音應道：「來了，來了。」

姚姐兒隨又嬌聲喊道：「公子爺，請出來用飯啦！」

雲中岳來至堂房，成天生已經在桌上擺好飯菜，傻呼呼的笑道：「公子請用飯了。」

雲中岳忙道：「多謝掌櫃的，你用過了沒有？」

成天生道：「小的還要去看店，小的要等娘子吃過了，出去替小的看店，小的才進來吃飯。」

說完，匆匆往店堂外走去。

飯後，豬頭又沏了一杯茶送到房間裡來。

雲中岳怕姚姐兒又來嘮叨，就掩上房門，脫下長衫，把寶劍也放到了床上，然後放下了帳子在床上盤膝行功。

據單老爺子的推測，用毒而能算準時間發作所謂子不過午，不在今天午時，那就會在今晚子時。他先行運功檢查，體內依然毫無異狀，這就安心調息。

他沒有毒發的現象，黑袍人當然也沒有出現。

一天很快的過去，現在天色漸漸暗了，豬頭叩著房門，請雲中岳吃飯，卻沒見姚姐兒的影子。

晚飯之後，雲中岳推說要早睡，掩上房門，熄燈就寢，一面暗暗打開窗上木門，把窗戶虛掩著，然後坐在床上，閉目養神。

等人，這是最使人心焦之事，捱過初更、二更，如今漸漸接近三更，雲中岳開始感到有些不對，先是身軀有些不自主的輕微顫動，繼而體內血脈也漸漸有抽搐的感覺。

果然中了毒！這毒性來得無形，卻很準時。

雲中岳緊記著單老爺子的話，黑袍人是用毒的老手，如果不能逼眞，是騙不過對方眼睛的，因此要自己多忍耐一會，先體會一下毒發時該有如何痛苦，不到忍耐不住的時刻，不可

服用百草解毒丹。

據單曉初的推想，黑袍人爲了逼使雲中岳說眞話，絕不會馬上現身，他一定會在雲中岳劇毒發作了一段時間，在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無法忍受之際，才會出現。

因此雲中岳雖然手裡捏著解毒靈丹，卻要體驗一下毒發的經驗，並未立即服用。

劇毒果然十分厲害，這不過片刻工夫，居然來勢一陣比一陣激烈。

先前不過筋脈有些抽搐，現在抽搐逐漸加強，內腑之間也開始有沸騰如湯之感。

雲中岳坐著的人也隨著一陣又一陣顫抖，額頭上汗水一粒粒像黃豆般綻了出來，他還是竭力忍耐著，漸漸他感到忍無可忍，心想：「大概是時候了！」

右手迅快把一顆藥丸納入口中，但覺藥丸入口，立即隨津而化，一股清香，由喉頭直下胸臆，迅速發散四肢百骸，遍體清涼，胸腹沸騰如湯之感立時無形解除。

就在此時，房門被人呀然推啓，一個人影躡手躡腳的閃入房來。

雲中岳目光一瞥，便已看清那人正是昨晚那個黑袍人，當下故意摒住呼吸，再運氣一逼，額上汗水就像黃豆般綻了出來，牙齒打顫，一個人不住的顫抖，同時口中也發出輕微的呻吟之聲，好像劇毒發作，無法再忍受了。

黑袍人緩緩走近床前，擦的一聲打著火摺子，點起燈燭，緩緩看了雲中岳一眼，嘿然道

……「公子不大好受吧？」

雲中岳故意斷斷續續的道：「是你……在我……身上……下了毒……你要……待怎，……的？」

黑袍人森笑道：「老夫想聽公子實話，只要你肯和老夫合作，老夫立時可以給你解藥。」

雲中岳吃力的道：「你要……想……知道……什麼……」

黑袍人道：「老夫只想知道那賣黑梔子的人，和你說了什麼？」

雲中岳道：「解藥……你先給我……解藥……」他支撐著跨下木床。

黑袍人道：「公子說出來了，老夫自會給你解藥。」

雲中岳痛苦的道：「他……他說放……在高山仰止洞……洞中……」

黑袍人森笑道：「是眞的麼？」

雲中岳道：「我說……說的……是眞……話了……快……給我……解藥……」

伸出顫抖的右手，攤著手掌，朝黑袍人面前伸來。

黑袍人道：「好，我給你解藥。」正待伸手朝懷中去取。

雲中岳忽然朗笑一聲：「閣下不用拿了。」

右手一翻，朝他肩頭抓落。

黑袍人大吃一驚，急急後退了兩步，失聲道：「公子……你沒有中毒？」

雲中岳微笑道：「在下不怕劇毒，這一點，閣下大概沒想到吧！」

「你……你……」黑袍人聽得更是驚慌，急忙一個旋身要待奪門而出。

雲中岳身形一閃，搶在他面前，攔到了房口，笑道：「閣下既然來了，想走也總該有個交代才是。」

黑袍人惶急的道：「你……要我交代什麼？」

他因門口已被雲中岳攔住，目光一轉，腳下移動，朝窗口退去。

但他還沒退近，窗戶業已被人推開，「刷」的一聲，一條人影穿窗而入，落到黑袍人面前，笑道：「閣下想從窗口逃走，門都沒有。」

鄉這飛身而入的人，是一個手持長劍的藍衫少年，他正是藍文蘭。

黑袍人看到他手中執著明晃晃的長劍，心頭更慌，他看雲中岳手裡沒有兵刃，口中大喝一聲：「老夫和你拚了。」雙手握拳，猛向雲中岳撲了過去。

他一出手，雲中岳不由看得一怔，此人竟然是個不會武功的人。

當下伸手一格，再一翻掌，五指便已搭上了黑袍人的肩頭，指上微一用力，那黑袍人「啊」了一聲，雙膝一屈，已經蹲著身子跪了下去，口中叫道：「公子爺饒命，快請放手。」

藍文蘭舉步走近，笑道：「想不到這人竟會有這麼窩囊！」

雲中岳抬目問道：「單老爺子呢？」

藍文蘭道：「單老爺子剛才發現一個可疑的人從這裡出去，已經追下去了。」

雲中岳五指一鬆，目中神光如電，喝道：「你站起來，我有話問你，若有半句虛言，莫怪我出手無情。」

黑袍人趴在地上，連連叩頭道：「公子爺要問什麼，小的一定實話實說，半句也不敢隱瞞……」

雲中岳目光盯注，詫異的問道：「你是成掌櫃？」

「是，是。」黑袍人沒命的應「是」，爬著站起，說道：「小的正是豬頭成天生。」

「豬頭成天生？」

藍文蘭奇道：「雲兄認識他麼？」

雲中岳道：「他就是這間藥店的成掌櫃。」

藍文蘭嫣然一笑橫瞟了他一眼，說道：「雲兄原來落在黑店裡了。」

「不，不！」豬頭成天生道：「小的這間店，並不是黑店。」

雲中岳道：「那你怎麼在我身上下毒？」

豬頭成天生道：「在公子爺身上下毒的人不是小的。」

雲中岳道：「那是什麼人？」

豬頭成天生道：「小的不知道。」

藍文蘭道：「你怎麼會不知道的？」

豬頭成天生從臉上揭下一張面具，又從懷中取出一顆藥丸，哭喪著臉道：「小的眞的不知道，方才有一個黑袍人闖進小的房裡，一掌把小的渾家擊昏了，他要小的戴上這張面具，到公子房裡來，說公子劇毒正在發作，還交給小的一顆藥丸，教了小的一番話，要等公子說了實話，才把這顆藥丸給公子服下，小的方才說的話，都是他教的，還說如果事情辦砸了，他要小的和渾家的命。」

藍文蘭道：「你說的都是實話？」

豬頭成天生道：「小的句句都是實話。」

雲中岳道：「好，你把藥丸、面具都留在這裡，你可以去了。」

豬頭成天生應了聲「是」，把一顆藥丸和面具放到桌上，頭也不敢抬，急匆匆退出房去

藍文蘭返劍入鞘，笑道：「沒想到依然沒逮住人……」

說到這裡，忽然「哦」了一聲，又道：「雲兄，小妹想到了一件事，我們快走。」

雲中岳問道：「藍姑娘想到了什麼事？」

藍文蘭道：「剛才單老爺子發現一個可疑的人從這裡出去，就暗中跟了下去，我想這人很可能就是黑袍人。」

雲中岳點頭道：「有可能。」

「一定是他！」

藍文蘭道：「他逼著這裡的成掌櫃進來，他可能就躲在門外竊聽，等你說出『高山仰止洞中』這句話的時候，他信以爲眞，所以匆匆走了，單老爺子發現的自然就是他了，如今單老爺子已經暗中跟去，我們當然也得趕去才是。」

雲中岳瞿然道：「姑娘心細如髮，推測得一點不錯，我們那就走吧！」

藍文蘭聽他誇獎自己，不覺甜甜一笑道：「雲兄誇獎了。哦，還有，你把面具、藥丸也帶上了，好給單老爺子看看，他見多識廣，也許可以認得出是那一路人物使用的東西。」

雲中岳依言把面具和藥丸一起揣入懷裡，一口吹熄燈火，兩人相偕走出天井，立即長身

縱起，越牆而出，一路施展輕功，朝蘇門山奔行而來。

這條路，雲中岳來過一次，自然極熟，不稍一刻工夫，便已趕到洞口。

今晚月亮雖然還沒有圓，但已經圓得像一個檸檬。

清光雖然還嫌不夠亮，洒在地上，也有淡淡的一層了。

石窟照不進月光去，看去還是黑越越的像一頭張大了口的怪獸。

洞外，月淡風清，不見半個人影，洞內陰森幽暗，聽不到一點聲音。

藍文蘭站停下來，目光朝四處轉動，問道：「雲兄說的，就是這個洞麼？」

雲中岳道：「就是這裡了。」

藍文蘭道：「奇怪，單老爺子如果跟來了，怎麼會不見人的呢？」

雲中岳道：「這洞裡面相當深邃，單老爺子也許已經跟進去了。」

藍文蘭道：「我們要不要進去呢？」

雲中岳道：「姑娘不妨留在這裡，在下進去看看。」

藍文蘭道：「要進去就一起進去，雲兄當我不敢進去嗎？」

雲中岳道：「在下不是這個意思，因爲裡面很黑，怕姑娘不便……」

藍文蘭輕笑道：「我才不怕黑呢，從前我跟爹到過很多石窟，像水雲洞、阿盧仙洞，那

才深呢，裡面黑的像鬼域，我都沒怕……」

雲中岳道：「那就進去吧！我來領路。」

他走在前面，俯身而入。藍文蘭跟在他身後，進入洞窟。

走了十幾步，裡面已是十分寬敞，但也越來越黑。

藍文蘭叫道：「雲大哥，你等一等，我身邊有一支火筒。」

隨著話聲，「擦」的一聲，打著火筒，一道火光，照亮了數丈方圓，她伸手把火筒遞了過來，說道：「你走在前面，這火筒該由你拿著才是。」

雲中岳接過火筒，舉目四顧，但覺這座石窟相當寬廣，足有十來丈見方，因為洞中太黝黑了，也極為森寒，冷風吹來，火光乍暗乍明，搖曳不停，最多也只能照到兩三丈遠近，看不清裡面的情景。

這樣又深入了三五丈光景，雲中岳目光一動，發現右側石壁間似有一點衣角露在外面，分明有人隱伏無疑。

他腳下不覺一停，藍文蘭跟在他身後，走成一前一後，他忽然停住，藍文蘭幾乎撞到他身上。

雲中岳迅速快把手中火筒交到她手裡，一面以「傳音入密」說道：「妳站在這裡別動。」

話聲一落，人已疾如箭射，一下撲到右首壁下，喝道：「閣下不用躲藏了，請出來吧！」

等到撲近，才看清這裡石壁斜向裡彎，似是另有一個洞窟，那一點衣角，只是石壁間有一塊尖銳突出的石頭，勾破了某一個人的衣角，掛在石上而已。

藍文蘭一雙俏目盯著雲中岳，看他刹住身形，並未和人動手，也不見有人閃出，忍不住問道：「雲兄，沒人麼？」

雲中岳道：「藍姑娘，妳快過來，這衣角是不是單老爺子的？」

藍文蘭翩然掠到他身邊，問道：「單老爺子怎麼了？」

雲中岳把掛在尖石上的一小塊衣角取在手中，這時隨手遞了過來，說道：「妳仔細看看，這衣角是不是單老爺子的？」

藍文蘭接在手中，看了一眼，說道：「單老爺子身上穿的就是棗紅色團花長袍。」

雲中岳道：「由此看來，單老爺子可能是從這裡進去的了。」

藍文蘭道：「單老爺子是跟蹤黑袍人來的，照說到了洞口，就應該把他截住，用不著一直跟在他後面一路深入了。」

雲中岳道：「單老爺子見多識廣，他暗中尾隨進去，並未動手，定然有他的道理，我們快些進去。」

此處只是石壁間方一道裂縫，斜斜往裡延伸，只容一個人側身而行，這道裂縫，足有七八丈長，卻是一路向下，腳下是亂石纍纍，忽高忽低，走完裂縫，地勢就寬了許多。

這是一個略呈圓形的石室，中間有一塊龐然大石，長滿了青苔，耳中可以聽到嗒嗒滴水的聲音，繞過大石，右首又有一個洞窟，只有半人來高，要蹲著身子匍匐而入。

雲中岳用火筒照著裡首這個洞窟，遲疑的道：「單老爺子會從這裡進去麼？」

藍文蘭道：「我們從石縫進來，只有這麼一條路，他不從這裡進去，會到那裡去呢？」

雲中岳道：「好，我們進去瞧瞧吧！」

兩人一前一後匍匐著身子，爬行了一箭來遠，石窟又高了，可以站直身子，兩人堪堪站起，只走了幾步，陡聽身後轟然一聲巨響，登時山搖地動，大小石塊像雨點般滾落下來。

這是一個突如其來的變故，藍文蘭驚叫一聲，一下撲入雲中岳的懷裡。

雲中岳也驀然一驚，但他從師十年，師父時常告誡他，一個練武的人，遇事要冷靜，臨變不驚，他在這一瞬間，立即冷靜下來，目光迅疾一瞥，發現前面一座大石壁微向下凹，他不加思索，雙臂抱住藍文蘭閃電般滾了過去。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他滾到大石壁下，但覺身外大小石塊和泥土灰塵瀉落如雨，鼻中也隱隱聞到濃重的硫磺氣息，幾乎令人爲之窒息。

差幸這大壁石依然屹立未動，兩人伏在凹下之處，是以僥倖沒被瀉落的石塊擊中。

這一陣驟雨般的石塊，足足有一刻功夫，才慢慢靜止下來。

雲中岳滾撲過去之時，以身子障著藍文蘭，此時砂石稍停，眼前一片漆黑，只覺自己身子壓在藍文蘭身上，鼻中隱約可以聞到她秀髮上如蘭似麝的幽香，忍不住輕聲叫道：「藍姑娘，妳沒事吧？」

藍文蘭雙手緊緊抱住了雲中岳，一顆頭緊緊的偎在他懷裡，幾乎被驟然而來的這一陣山石崩瀉，嚇破了膽，這時聽到雲中岳的聲音，她「嗯」了一聲，稍微抬了抬頭，櫻唇就觸碰到他臉頰上，她臉上一陣發燒，幽幽的道：「雲兄，我們沒死麼？」

雲中岳苦笑道：「死是沒死，只怕是被活埋了。」

「那怎麼辦呢？」

藍文蘭要想掙扎著起來，才發覺兩個人擁抱在一起，自己被他身子壓在下面，面對著面，口對著口，她平日雖然落落大方，但此情此景，也不禁羞得心頭小鹿狂跳不止，低聲說道：「雲兄，你能不能移動一下？」

「啊！」雲中岳經她一說，才知自己壓著她身子，不覺一陣面紅耳熱，趕緊上身向旁移動，但這大石壁下，凹下的地方並不大，這一移動，背脊就碰上了岩石，伸手向外一摸，已被大石堵住，只有裡首似乎還有空隙，這就支撐著身子，說道：「藍姑娘，外面已經堵死了，在下無法動彈，妳是不是可以往裡首挪移過去一些？」

藍文蘭這時也顧不得羞澀，尤其他這句「在下無法動彈」，聽得她吃了一驚，著急問道：「你有沒有被石塊壓著了，傷在那裡呢？」

雲中岳道：「沒有，方才山搖地動之時，在下看這座大石壁下，還可容得兩人，就和姑娘一起滾了過來，又怕姑娘受傷，才以身子障著姑娘，只是這大石壁下，只有這麼一點高，在下無法移動，只有妳先慢慢的往裡移開才行。」

藍文蘭聽他這麼一說，不覺心裡一陣感動，仰著臉幽幽的道：「雲大哥，是你救了我，只是你剛才沒有說清楚，說你動彈不得，我還當你負了傷呢！雲大哥，你別動，讓我移移看。」

她慢慢的從他身上往裡挪移，總算大石壁下，裡首雖然狹仄，卻還能躺得下一個人。

這眞和活埋差不多，只能容得兩個人並頭躺臥下來，裡首就所餘無幾了。

藍文蘭發愁道：「雲大哥，這怎麼辦呢？外面堵住的石頭，能不能移開？」

雲中岳搖搖頭道：「不成，堵住的都是大石塊，而且石塊上面，還不知有多少石塊，根本無法搬得開，就是搬開了一塊，上面也會滾瀉下來，不被壓死才怪。」

藍文蘭道：「這麼說，我們只好在這裡活活餓死了。」

雲中岳道：「天無絕人之路，我們慢慢的總有辦法可想。」

藍文蘭緩緩的把身子偎了過來，柔聲道：「身陷絕境，還有什麼法子可想？雲大哥，我小時候聽爹說過，鬧饑荒的時候，大家搶著吃草根樹皮，後來草根樹皮都吃完了，就只好吃人肉了，再過一天，你肚子餓了，就殺了我吃好了，只要你能逃得出去，我給你吃了，在你肚子裡，不是仍和活著一樣麼？」

她這番話，說得深情款款，黑暗之中，可以隱約看到她一對明亮的眼睛。

雲中岳情不自禁的伸手扳住她肩頭，把頭緩緩湊近過去，低笑道：「藍姑娘，在下怎麼忍心吃妳呢？快別胡思亂想了，我們要有信心，一定能出得去的。」

藍文蘭輕嗯一聲，把身子更朝他偎近了些，說道：「雲大哥，我……我怕……」

她把粉臉緩緩的貼了過來。

「不用怕。」雲中岳已可聞到她吐氣如蘭的口脂幽香，心頭不禁一蕩，呼吸也急促起來，一面壓低聲音說道：「家師說過，要我臨危不懼，藍姑娘，我們一定可以出去的。」

藍文蘭嬌軀有些發顫，在他嘴邊幽幽的道：「雲大哥，和你在一起，我就不怕了……」

兩張面孔已經很接近、很接近，雲中岳低聲道：「眞的？」

「唔！」她兩片嘴唇已和他的兩片輕輕的接觸在一起，他大膽的吮住了她的兩片櫻唇，她除了輕「唔」出聲，已經無法說出話來。

她已經不用說話，無聲勝有聲，兩個身子也緊緊的貼在一起。

兩顆心都跳得好猛，就是方才岩石崩瀉的時候，也沒有這樣跳得厲害，兩個人同時都有窒息之感，但這是心靈的交會，窒息得幾乎忘記了一切！

這一吻，吻得很長，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光，兩人才緩緩的分開。

雲中岳低聲叫道：「藍姑娘。」

「嗯！」藍文蘭羞澀的輕嗯了一聲。

雲中岳道：「我想，這次山崩，好像來得太突然了。」

藍文蘭道：「我們根本就不應該進來的。」

「不！」雲中岳道：「在下說的不是這個意思。」

藍文蘭道：「那你是說什麼呢？」

雲中岳道：「岩石崩瀉，不該有濃重的硫磺氣味，方才岩石崩瀉之時，我聞到一陣硫磺氣息的濃煙，好像是火藥味。」

藍文蘭道：「雲大哥，你說這岩石是火藥炸坍的？」

雲中岳點點頭道：「我有此懷疑，很可能是有人故意把我們引到這裡來，才點燃了火藥，不然，不會有這麼湊巧的事。」

藍文蘭道：「這人會是誰呢？」

雲中岳道：「說不定就是那個黑袍人。」

藍文蘭道：「他又沒找到黑梔子，有什麼理由，要害我們呢？」

雲中岳道：「滅口，第一是我參加了拍賣會，只有我一個人漏網，第二個是妳，那晚妳看到有人抱著我下山……哦，我想起來了，那晚主持拍賣會的那個黑衣人，很可能是她：……」

藍文蘭道：「你說是誰？」

雲中岳道：「是達生堂的姚姐兒。」

藍文蘭驚異的道：「會是她？那女人一張嘴果然會說得很。」

雲中岳道：「在下那晚只覺主持拍賣會的黑衣人個子不高，說話的聲音聽來有些熟，

方才想起豬頭成天生假扮黑袍人，突然想起那人的聲音和姚姐兒有幾分相似，說不定就是她。」

藍文蘭矍然道：「對了，他們夫婦很可能給什麼人買通了，我們出來，有人跟著我們身後而來，我們進入洞底，那人就點燃火線……這也不對，火藥是什麼人埋的呢？他又怎麼會知道我們一定會進來呢？」

雲中岳道：「他埋好火藥，又把單老爺子的一點衣角，掛在石上，我們看到了，自然會進來的了。」

藍文蘭道：「但他怎麼知道我們會到這裡來的呢？再說，單老爺子是和我們約定達生堂藥舖去的，如果不是臨時發現有人，就不會跟蹤他出去，如果單老爺子和我們在一起，截住了進人房中的黑袍人，我們再追到這裡來，就算發現單老爺子的一點衣角，掛在石上，那就失去了意義，因為我們明知單老爺子沒到這裡來，我們也不會跟進來了。」

雲中岳輕輕的搖了下頭，苦笑道：「其中內情，好像越說越複雜了，還是想想法子如何能出去才是真的。」

藍文蘭幽幽的道：「雲大哥，就是出不去，我能和你在一起，我也心滿意足了。」

雲中岳激動的道：「蘭妹，妳真好，但置之死地而後生，我們要有信心，一定會出去的

。」

兩人隨著說話，不覺緊緊的擁抱在一起。這是屬於兩人的小天地，兩人這時忘卻了一切憂愁，這小天地還是甜蜜的。

過了一會，雲中岳但覺蜷伏在懷中的藍姑娘鼻息輕勻，似已睡熟，他想到此刻可能已有五更天了，她一晚未睡，不忍把她驚醒，也就只好閉上眼睛養神。這下可好，連他也迷迷糊糊的睡去。

這一睡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矇矓之中，聽到耳邊有人叫了聲：「雲大哥。」

他一下睜眼開來眼前還是一片漆黑，口中應了一聲。只聽藍文蘭道：「雲大哥，我好冷。」

雲中岳道：「妳著了涼？」

「不！」藍文蘭道：「我感到腳上一直有冷風吹進來。」

雲中岳「啊」了一聲，色然喜道：「有冷風吹進來，那是有出口了，快去看看。」

藍文蘭道：「我們連翻個身都不容易，如何去看呢？」

雲中岳道：「妳別動，讓我來試試。」

夜探藥舖

藍文蘭側著身子，往裡首讓開了一些。

雲中岳慢慢的轉了個身，俯著身子，以手掌撐地，朝腳後緩緩爬過了數尺，再用腳去試探著，覺得還可以爬過去，於是又朝前爬了數尺，再用腳左右試探，地方雖然狹窄，似乎還可以過去，尤其在試探之時，果然有一股冷風吹了過來。

藍文蘭用手一摸，雲大哥已不在她身邊，忍不住叫道：「雲大哥，你到那裡去了？」

雲中岳道：「在下正在試探，好像眞的有出路呢！」

藍文蘭喜道：「在那裡？」

雲中岳伸手摸著她的小蠻靴，一面說道：「在下就在這裡，妳別急，讓在下再去探一探。」

藍文蘭被他抓住了小蠻靴，一陣羞意襲上心頭，但他很快就放開了。

雲中岳腳先人後，慢慢的又爬了一丈光景，發覺地勢漸漸往下，好像是石隙中的一條裂縫，比一個人略寬，可以容得自己匍匐著倒爬下去。

這樣爬了七八尺遠，距離藍文蘭已有一丈多遠，怕她待會找不到自己，這就伸手入懷去摸火筒。

原來方才岩石瀉崩之時，他手中火筒並未丟棄，後來和藍文蘭一起滾到大石下的時候，已把火筒收入懷中，此刻探手入懷，差幸並沒失落，取了出來，「擦」的一聲，打著了火筒。

藍文蘭看到火光，不覺喜道：「雲大哥，你火筒沒有丟麼？」

雲中岳道：「妳也可以過來了，但必須匍匐著，腳先過來，這裡只能容得一個人爬行，要緩慢一些，別擦破了皮膚。」

藍文蘭問道：「你找到了出口嗎？」

雲中岳道：「還不知道，這是一條石縫，又是下坡，好像有冷風吹進來。」

藍文蘭依他所說，也匍匐著身子，慢慢的倒爬過去。

雲中岳熄去火筒，繼續朝石隙夾縫中爬去。

這樣又爬了三四丈遠近，發覺地方漸漸寬敞了許多，而且岩石離頭頂漸高，已可坐起身子，心頭一喜，立即翻身坐起，再次打著火筒，看到藍文蘭腳先身後，也爬過來了，不覺笑道：「蘭妹，我們已經可以坐起來了。」

一個人從不能轉側，不能坐起，只能躺臥的地方，到了可以坐起，這已經是莫大的享受了。

藍文蘭爬到他身邊，忍不住歡呼一聲，坐了起來，喜道：「雲大哥，我們總算可以坐在一起了。」

她偏頭看了他一眼，嗤的笑道：「瞧你一頭一臉都是灰土。」

她從懷裡抽出一條手帕，輕輕的替他揩著灰沙。

雲中岳笑道：「妳還不是一臉都是灰土，連頭髮都白了。」

藍文蘭幽幽的道：「我眞希望我頭髮白了，你的頭髮也白了，我們還在一起的。」

「我們會在一起的。」

雲中岳低低的道：「蘭妹，我們一定會白頭偕老……」

「嗯！」藍文蘭雙頰驟然發赧，羞澀得把頭埋入了他的懷裡。

雲中岳又熄了火筒，把她擁在懷裡，又緩緩的低下頭去，一手托起她的臉來，四片嘴唇

又膠合在一起了。

過了一陣，藍文蘭輕輕把他推開，說道：「雲大哥，我們還是找出路才要緊呢！」

雲中岳打著火筒，朝四處看了一陣，只覺這座石窟，四周雖然空曠，但岩石壓頂，還是很低，只能讓你坐起，無法站直，而且像是個下坡，前面地勢漸漸低了下去。

藍文蘭道：「雲大哥，我看這裡好像是山腹中間的水道，你看，地下不是很光滑麼，大概下雨的時候，一定有很多水從這裡流過。」

雲中岳道：「幸虧天沒下雨，不然，我們會被大水沖走呢！」

「對了！」藍文蘭忽然興奮道：「有很多水沖過，卻沒有留下來，那一定有出口了，雲大哥，我們快走。」

雲中岳點點頭道：「不錯，我們只要一路找下去，一定會有出口的。」

兩人矮著身子，一路循著水道，朝下坡走去。

身子不能站起，要蹲著走路自然很吃力，但總算有了希望，藍文蘭心情就開朗了許多，邊走邊道：「雲大哥，你看這時候是什麼時候了？」

雲中岳道：「大概可以算得出來，昨晚豬頭成天生假扮黑袍人進房來的時候，快三更了，我們趕到高山仰止，進入石窟，岩石崩瀉，算它是四更天，我們又睡了一覺，現在至少也

有已時了。」

藍文蘭聽他說到「我們又睡了一覺」，臉上不禁飛起兩片紅霞低低道：「我看快午刻了。你餓不餓？」

雲中岳問道：「怎麼？妳餓了麼？」

藍文蘭道：「我不餓。」

雲中岳笑道：「我餓了，是不是要吃妳呢？」

藍文蘭嬌嗔道：「你壞！」

雲中岳道：「這是妳自己說的，我餓了，就吃妳的肉，我肚子並不餓，但卻口渴得很，妳渴不渴？」

藍文蘭自然知道他說的口渴，是想到了什麼，臉上一紅，白了他一眼，嬌羞的道：「雲大哥，你越來越壞，我不來啦！」

雲中岳伸手要去摟她，藍文蘭道：「不許胡鬧了，我們最重要的還是找到出路要緊，雲大哥，我永遠是你的人了，我們越早出去越好，不知這水道還有多遠，時間長了，眞會在這裡餓死。」

雲中岳道：「好，我們那就走。」

這條山腹間的水道，曲折不多，坡度也不是很大，只是斜斜的下去，有時也會來個轉彎的。

只是蹲著身子走路，武功再高，也無法支持得多久，兩人歇歇走走，地勢漸低，吹進來的風也更冷，兩人都覺得身上有寒颼颼的感覺。

雲中岳回頭道：「蘭妹，大概出口不會太遠了。」

藍文蘭道：「再遠，我眞的會走不動了。」

走沒多久，雲中岳已可看到前面有了淡淡的亮光，不覺喜道：「出口就在前面了。」

藍文蘭問道：「在那裡？」

雲中岳熄去手中火筒，說道：「妳看，前面不是隱綽綽的有亮光麼？」

藍文蘭凝目看去，果然依稀有光，心裡不覺大喜，說道：「我們總算找到出口了。」

兩人這一興奮，頓時忘了疲勞，朝著亮光走去。

這回不過走了一箭來路，腳下已經踩到了水，亮光還在前面，但到了這裡，頭頂岩石已經高了許多，人漸漸的可以站直了。

兩人涉水而行，又走了一段路，水勢漸走漸深，已浸到膝蓋，石窟也幾乎已經到了盡頭。

所謂「亮光」，只是水面瀲灩的倒影而已，再過去，前面不遠，水勢已是極深，幾乎可以滅頂。

藍文蘭不覺洩了氣，望著倒垂的石窟，說道：「雲大哥，看來我們是出不去了。」

雲中岳注目水底，說道：「我們雖然一時出不去，也不會餓死在這裡。」

藍文蘭道：「出不去，喝水喝得飽嗎？」

雲中岳朝她微微一笑，伸手一指道：「妳看，水裡是什麼？」

藍文蘭道：「魚，我們又沒釣竿，也沒有餌，你捉得到嗎？」

雲中岳笑道：「這個容易。」

他彎下腰，伸出雙手，朝水中一抓，就抓住了兩條尺許長的潑刺鮮魚。

藍文蘭喜道：「捉魚有這麼容易，我也來抓。」

她也彎著腰，伸手去捉，但水中游魚，往來自如，等妳伸手去抓，早就驚得游了開去，她連抓了幾次，一條也捉不到，不覺奇道：「雲大哥，你怎麼捉到的呢？」

雲中岳笑道：「我不用伸到水裡去，一樣也可以捉得到。」

藍文蘭披披嘴道：「我才不相信呢！」

「不信，妳就看看。」

雲中岳五指一鬆，把手中兩條魚放入水中，等那兩條魚很快就游開去，才口中喝道：「回來。」

雙手一招，那已經游開去的兩條魚，忽然應聲飛起，又回到了他的手中。

藍文蘭睜大雙目，驚喜的道：「雲大哥，你這是什麼本領，快教給我咯！」

雲中岳笑了笑道：「這是『縱鶴擒龍功』，但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學得會的，好了，我們先回去，這兩條魚，大概可以吃飽了，且等塡飽肚子，再想辦法不遲。」

藍文蘭道：「你想得出辦法嗎？」

雲中岳笑道：「那就要看我們的運氣了。」

藍文蘭偏著頭，看了他一眼，說道：「雲大哥，我看你很有信心的樣子，你是不是想到了什麼法子呢？」

雲中岳笑道：「妳不用急，我想是想到了一點，不知是不是行得通呢？」

藍文蘭道：「那你快說咯！」

雲中岳道：「我們先回上去，飽餐一頓，我自然會告訴妳的了。」

藍文蘭道：「雲大哥，你好壞，這賣什麼關子，眞急死人。」

兩人踩著淺水，回到沒水的岩石上，藍文蘭目光朝四周打量著，（這裡有水光瀲灩，朦

朧可以看到一些）說道：「雲大哥，這裡沒東西生火，魚要生吃不成？」

雲中岳笑道：「辦法多得很，我的大小姐，妳先坐下來憩一會吧！」

他抽出身邊長劍，剖開魚腹，刮去魚鱗，在水中洗淨，然後撕去長衫下襬，打著火筒，點起了火，用劍串著兩片魚肉，在火上慢慢的烤著。

藍文蘭嬌笑道：「再下一頓，還可以用我的長衫下襬烤魚（她穿的是男裝），再下一頓，就只好生吃了。」

雲中岳沒有作聲，只是很用心的烤著魚，不多一會，魚烤熟了，已經可以聞到一股清香。

藍文蘭笑道：「雲大哥，你烤得很香呢！」

雲中岳道：「這是薰魚，不是烤的，現在可以吃了。」

他手中拿著寶劍，等稍稍涼了些，才把兩片魚從劍上取下，分了一塊給藍文蘭，一面說道：「可惜沒有鹽，妳吃吃看，我薰得還不錯吧！」

藍文蘭伸手接過，咬了一口，仔細嚼著，說道：「雲大哥，眞薰得很好。」

她吃了半條，就吃飽了，看到雲中岳吃得津津有味，就把吃剩的半條遞了過去，說道：「我吃不下了，你要不要？」

雲中岳慌忙接了過去，欣然道：「這半條魚，雖然沒有鹽，但有比鹽更鮮美的東西，我自然要吃了。」

藍文蘭自然聽得出他言外之意，不覺臉上一紅，啐道：「下次我再也不給你了。」

她雖然輕啐著，心裡卻是甜甜的。

雲中岳吃完魚，朝她笑笑道：「蘭妹，妳在這裡坐著別動，我去探探有沒有出路？」

藍文蘭哦了一聲，問道：「你還沒告訴我要到那裡去探呢？」

雲中岳一指潭水，說道：「這潭水會有瀲灩波光反映到岩石上，可見這潭底也許有出路了。」

藍文蘭道：「潭底有出路，也沒有用呀，我們怎麼出得去呢？」

雲中岳道：「只要有出路，就有辦法出去了，好了，妳坐著別動，我下去看看。」

藍文蘭道：「雲大哥，你要到潭底去？」

雲中岳笑著道：「妳不用急，等我好消息吧！」

說完，舉步涉水走去，到了深潭，就一躍入水，頭下腳上，筆直游了下去。

藍文蘭不會水性，只是站在邊上，目注深潭，往底下望去。

雲中岳雙手划動，一直往潭裡游去，潛到深處，睜目一瞧，潭底一片漆黑，那有什麼出

口？心中暗自奇怪，潭底如無出口，那麼潭面上的亮光是從什麼地方反映進來的呢？

他這一停頓，頓覺潭水寒似冰窟，差幸他自幼練的是純陽內功，對這點寒冷還能忍耐得住，抬頭往上望去，又見到頭頂上似乎隱綽綽的有一圈光亮。

雲中岳雙臂一划，又從潭底游了上去差不多到了七八丈光景，那一圈亮光漸漸明顯，石壁間原來有一個斜斜的洞口，亮光就是從洞口那兒透進來的，心頭一喜，急忙朝洞口游了進去。

洞口還算寬敞，只是斜著漸漸往下，亮光也越來越明顯，顯然已是天光了。

雲中岳不覺精神為之一振，雙手加快划動，一會功夫，已經划到洞口，身子一下掙了出去，眼前天光大亮，分明已經脫出石窟了。

他不敢離開洞口，怕划上去了，找不到入口，於是先在這洞口四周仔細察看了一陣，然後抽出身邊長劍，運起全力，插入岩石之中，才往上划去。

等他頭臉露出水面，長長換了口氣，舉目四顧，原來已在百泉湖中，只是此刻兩岸都有人在走動，他不敢停留，吸了口氣，又潛入湖底，找到插劍之處，收好長劍，又朝石穴中爬入。

這回他心情輕鬆，划得極快，從石壁洞窟游出，很快升到水面，一躍而上，踏著淺水，

走了上去。

藍文蘭早就踩著淺水撲了過來，叫道：「雲大哥，你去了老半天一直沒上來，人家都急死了，叫了你幾聲，你一點影子都沒有……」

雲中岳慌忙用手攔住，說道：「快站好了，我身上又濕又冷，別把妳衣裳弄濕了，我們快上去，我找到出口了。」

「眞的！」藍文蘭驚喜道：「那出口在水裡面麼？」

兩人回到岸上，藍文蘭迫不及待問道：「雲大哥你快說吧，啊，你先把濕衣服脫下來了，這樣會著涼的。」

「不要緊。」雲中岳看她這般關心自己，心裡一甜，朝她笑了笑，就把剛才潛入潭底，找到出口的事，詳細說了一遍。

藍文蘭忽然神色一黯，說道：「雲大哥，我又不識水性，怎麼出得去？你不用管我，一個人出去吧！」

雲中岳看她說得盈盈欲涕，不覺拉著她手，笑道：「蘭妹，妳不用急，我自有辦法把妳一起帶出去的……」

「啊！」藍文蘭驚聲道：「你手這麼冷，快把濕衣脫下來了。」

雲中岳道：「這是在水裡浸久了，才會這麼冷，我只要運一會功就好了。」

藍文蘭道：「那你快些運功吧！」

雲中岳不再多說，就岩石上盤膝坐定，運起功來。

藍文蘭站在他身邊，一雙明亮的眼睛只是一眨不眨的望著他，心中還在暗自忖著：「雲大哥也真是的，一身濕衣都沒脫下來，就運功了。」

不多一會，只見雲大哥全身冒起絲絲白氣，白氣愈來愈濃，幾乎把雲大哥一個人都包了起來，自己站在他身邊，都可以感到一陣陣的熱氣，越來越強，好像站在火爐旁一般，心中暗暗奇怪：「不知雲大哥練的是什麼功夫？」心裡更是暗暗高興，自己心上人有這麼一身高不可測的功夫。

這樣足足過了一頓飯的工夫，雲中岳身上白氣漸漸斂去，才緩緩睜開眼來，望著她笑道：「妳怎麼一直站著，不坐下來呢？」

藍文蘭臉上喜孜孜的道：「雲大哥，你練的是什麼功夫呢？身上都會白氣！」

雲中岳站起身，含笑道：「我練的是純陽功，妳看，一身衣服不是都已經烘乾了麼？」

藍文蘭伸手摸摸他衣衫，果然都已乾了，不覺一下撲入他懷裡，幽幽的道：「雲大哥，原來你一直深藏不露，你的功夫好像比我爹還高呢！」

雲中岳低下頭去，在她秀髮上輕輕吻了一下，然後拉著她玉手，一起坐下，說道：「方才我浮出水面，那是在百泉湖中，這時大概只有下午時光，我們如果上去，就會驚世駭俗，所以我想還是等到入夜之後再出去的好。」

藍文蘭道：「我說過不會游水，怎麼出得去？」

雲中岳道：「妳也練過內功，只要閉住呼吸，身上不要用力，我就可以帶妳出去了。」

藍文蘭道：「那要多久工夫？」

雲中岳道：「不超過一盞茶工夫。」

藍文蘭點點頭道：「我勉強還可以辦得到。」

雲中岳含笑道：「那就不用發愁了，現在好好休息一會，待會我再去捉兩條魚上來，當作晚餐，吃飽了，就可以出去了。」

藍文蘭緩緩把身子偎了過去，低著頭，幽幽的道：「雲大哥，我想，這地方既和外面可以通，我真捨不得走了，如果由你去採買些糧食回來，我們就一直住在這裡，平平安安的過一輩子，離開江湖，離開爾虞我詐的塵囂，再也不想出去了。」

雲中岳笑道：「妳這是出塵之想，我們學了一身武功，是要入世的，世間有許多事，等待我們去做，就算等我們年紀老了，要退隱的話，也應該找一處山明水秀的地方，偕隱林泉

，這裡日夜不分，黑漆漆的，有什麼好？」

藍文蘭把一顆頭埋在他懷裡，說道：「你不知道，這裡是我們……我們共生死同患難的地方，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

「對了！」雲中岳低下頭去，附著她耳朵，低聲道：「要是沒有昨晚那一場驚險離奇的經過，我們就不會這樣相愛了……」

「嗯！」藍文蘭羞得只「嗯」了一聲，再也不肯抬起頭來。

兩人依偎了一會，雲中岳道：「現在大概天快黑了，我們再去捉兩條魚來當晚餐。」

「不急。」藍文蘭道：「雲大哥，我們先商量一下，出去了做什麼呢？」

雲中岳道：「令兄和清源大師等人的失蹤，我們的被困石窟，這些事情似乎都和豬頭成生生、姚姐兒夫婦有著關連，現在他們大概認定我們已經葬身石岩，正好從他們身上著手偵查。」

藍文蘭點點頭，接著問道：「我們要不要去見單伯伯呢？」

雲中岳沉吟道：「單老爺子樹大招風，說不定他左右的人已經被人買通，不然昨天我們計議的事，只有三個人知道，怎麼會洩漏的呢？我想，我們出去，最好暫時不讓單老爺子知道，等查到一點眉目，再去通知單老爺子不遲。」

藍文蘭道：「好是好，只是我們住到那裡去呢？」

雲中岳笑道：「目前正是泉會時期，我們只說是兄弟兩人，到百泉鎮來遊玩的，找一間民房住，還不容易麼？」

藍文蘭道：「那就這麼辦。」

兩人計議停留，雲中岳又去捉了兩條魚來烤著吃了，權充晚餐。

雲中岳站起身道：「好，蘭妹，我們走吧！」

藍文蘭畏怯的道：「雲大哥，我不會游水……」

雲中岳道：「妳別怕，只要記住了，儘量閉住呼吸，放輕身子，不可用力，不可掙扎就好了。」

藍文蘭點點頭道：「我知道。」

兩人涉水而行，走近深潭，雲中岳回過身去，雙手抱起藍文蘭嬌軀，說道：「現在閉起眼睛，先深深的吸一口氣，好，閉住呼吸，不要怕……」

人已一躍鑽入水中，一手攬著藍文蘭，一手划水，直往下潛。

他已經有過一次經驗，約莫潛到十六七丈光景，就找到岩石，游了進去，他爲了爭取時間，雙足不住蹬動，加速前進。

不多一會便已游到出口，雙手抱住藍文蘭身子，鑽了出去，立即又手划足蹬，往上游去，總算前後還不到一盞茶的工夫，就已露出水面，果然已是夜色籠罩，少說也有初更天氣。

他輕輕吁了口氣，一面附著藍文蘭耳邊說道：「妳可以換一口氣了，但不可出聲。」

藍文蘭依言張口吸氣，同時也睜開眼來，看到自己和雲大哥只有頭露出水面，身子依然浸在水中，雲大哥還抱得自己很緊，這就低聲問道：「我們已經出來了麼？」

雲中岳在她身邊低聲道：「這湖岸上還有遊人，我們不能在這裡上岸，妳再屏住呼吸，我潛到對面去，找個隱僻的地方才能上去。」

藍文蘭依言屏住呼吸，雲中岳又潛入水中，一路划行，不大工夫，已經划到對岸了。

這裡山影空濛，一片黝黑，雲中岳托起藍文蘭身子，先讓她登上岸去，自己也跟著縱身躍上。

藍文蘭冷得直打哆嗦，說道：「雲大哥，我們一身濕衣怎麼辦呢？」

雲中岳道：「我們先找個地方，把衣服烤乾了才好。」

藍文蘭道：「你說要到那裡去烤呢？」

雲中岳一指山麓，說道：「那邊好像是一座廟宇，我們到那裡去了再說。」

兩人立即展開腳程，奔到近前，抬頭一看，只見豎立的一方石碑上題著「桃竹園」三字。

裡面一片小院中，果然種了數十竿秀篁，卻闃無人聲，再進去是一座殿宇，橫額上寫著「邵夫子祠」。

雲中岳喜道：「這是沒人的祠堂，我們就在這裡烤衣服吧！蘭妹，妳把長衫脫下來，先擰乾了。」

藍文蘭道：「這裡升起火來，不會給人家看到嗎？」

雲中岳笑道：「誰說要升火？妳等我坐好之後，就把長衫披在我身上，由我運一會功，衣服就會乾了。」

說到這裡，口中哦了一聲道：「妳身上一定很冷了，那就和我背貼背盤膝坐下來吧！」

藍文蘭雖然已把一顆芳心都交給了雲大哥，但要她在他面前脫下長衫來，自然感到羞澀。此時聽說要她背貼背坐下，口中答應一聲，說道：「那你先坐下來咯！」

雲中岳依言在殿中盤膝坐下，藍文蘭走到他身後脫下長衫，擰乾了水，披在他身上，然後和他背貼背坐下。

雲中岳摒除雜念，緩緩運起「九陽神功」。

和他背貼背的藍文蘭，先前耐不住冷身子直打哆嗦，漸漸感到從雲大哥身上傳來一股暖

洋洋的陽和之氣，不再感到寒冷，暖氣愈來愈盛，好像坐在火爐旁一般，煨紅了的炭火炙得人身上漸有燠熱之感。

她睜眼一看，連自己身子也都被白氣包在裡面，眼前就像籠罩了一層白茫茫的雲氣，一身長衫也果然漸漸乾了，心頭當眞又驚又喜，對雲大哥佩服到無以復加。

就在此時，耳邊響起雲大哥的聲音說道：「蘭妹，有人來了，妳快把長衫穿起來。」

藍文蘭聽說有人來了，慌忙一躍而起，迅速的穿起長衫。

雲中岳也跟著站起，低聲道：「快隨我上去。」

伸手拉住藍文蘭手臂，兩人騰空而上，一下隱入「擊壤亭」橫匾之上。（邵康節祠在百泉湖西岸，正殿匾曰「擊壤亭」，康節有擊壤集二十卷，故名）

兩人堪堪伏下，只聽一陣輕快的腳步聲，走了進來，聽聲音似乎不止一人。

兩人不知來的是什麼人，屏息凝神，不敢出聲。

接著只聽了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這裡較為清靜，咱們就在這裡休息一會。」

另一個人應了聲「是」。

他們敢情已經來了，那清朗聲音道：「聽說有人假冒了我，在此出現，不知龔老知不知道？」

此人口齒清朗，年齡似乎不大。

另一個是蒼老聲音說：「此人年紀和公子彷彿，只是佩了一柄白穗長劍、別人誤把他當作公子罷了，其實他倒並沒有假冒之名。」

雲中岳心中一動，暗道：「他們說得大概是指我了。」

只聽那清朗聲音「哦」了一聲，問道：「他叫什麼名字？」

「雲中岳。」蒼老聲音道：「此人一身所學，似乎很高，因此連搖頭獅子和笑面判官都把他當作公子。」

雲中岳心中暗道：「莫非這清朗聲音就是毒公子聞人俊了？」

清朗聲音笑道：「我倒很想見見他，不知他住在那裡？」

蒼老聲音道：「此人本來住在達生堂藥舖，昨晚忽然失了蹤。」

「失蹤？」清朗聲音道：「他怎麼會失蹤的呢？」

蒼老聲音道：「這幾天來，百泉鎭上失蹤的人，已有不少，少林清源大師、丐幫的司藥長宋志高、雲南藍文蔚、大通藥棧掌櫃吳福礎，另外聽說還有幾個是黑道中人……」

清朗聲音道：「龔老沒查出這是誰的把戲來嗎？」

蒼老聲音道：「這個屬下一時之間還摸不著頭緒，不過據屬下猜測，不外乎廣、懷、川

三時的人了。」

清朗聲音道：「我知道廣幫和懷幫勢如冰炭，暗鬥得很厲害，川幫有什麼人來了？」

蒼老聲音道：「唐崇智前天也到了，但行蹤很隱秘。」

清朗聲音冷笑道：「他大概也是爲了黑梔子來的了。」

蒼老聲音道：「現在黑梔子的下落，已經成了謎。」

清朗聲音道：「爹要我轉告龔老，黑梔子咱們非弄到手不可。」

「是，是。」蒼老聲音道：「只是目前更難著手了。」

清朗聲音道：「爲什麼？」

蒼老聲音道：「本來大家都知道雲南有一批黑梔子運到了百泉鎮，雲南藍家也爲此派人趕到百泉鎮來，但運來的人十分隱秘，不在拍賣場上，誰也不知道是在誰的手裡，但今年的拍賣場上，出了大漏子，所有與會的人，全都神秘失蹤，據說只有雲中岳一個人被人救出來，也只有他知道黑梔子的下落，但他昨晚又失蹤了，這就沒有人知道黑梔子的下落了。」

清朗聲音道：「這許多人失蹤，總有蛛絲馬跡可尋，我不信全會被化骨散消滅了形骸，龔老，咱們那就先從廣、懷、川三幫人中著手，好歹也要查個水落石出。」

蒼老聲音道：「公子說得極是。」

剛說到這裡，突然祠外有人重重的咳了一聲，說道：「聞人公子在裡面麼？」

清朗聲音一怔道：「什麼人？」

蒼老聲音道：「屬下去看看。」

「不用出來。」祠外那人道：「老夫已經進來了。」

隨著話聲，走進個身穿土布大褂的馬臉老者，一手提著一支竹根旱煙管，似笑非笑的朝兩人看了一眼，朝姓龔的說道：「這位大概是名動大江南北的黑煞神龔老哥了！」

蒼老聲音大笑道：「閣下是林慮山宗大德宗老哥了？」

清朗聲音一拱手道：「宗掌門人找在下有何見教？」

宗大德道：「老夫是應朋友之邀，想找公子談談。」

清朗聲音道：「在下洗耳恭聽。」

宗大德道：「析城派三個門人是公子殺的吧？」

清朗聲音道：「不是。」

「哈哈！」宗大德大笑一聲道：「老夫這是好意，聞人公子名滿江湖，做了好事，何用抵賴？老夫是比較好說話，此事已動了公憤，公子不可再在百泉鎮逗留，如果遇上老谷，那就沒有這般客氣了。」

清朗聲音忽然朗笑一聲道：「析城派三個不成材的門人，就是我殺的，姓宗的，你要代他們出頭，今晚找對人了。」

蒼老聲音在旁道：「公子今天才來，何苦替人揹黑鍋？」

清朗聲音道：「龔老不必多言，人就是我殺的，管他什麼林慮、王屋，好說話不好說話，聞人俊都接著就是了。」

雲中岳自然聽得出來，析城三兇，既非自己所殺，也不是聞人俊所殺，這叫宗大德的人，一定是聽了戴崑山的話，把自己當作聞人俊，才找上聞人俊來的，聞人俊是被對方說的話激怒了，才說析城三兇是他殺的了。

這明明是負氣之言，但宗大德卻呵呵一笑道：「聞人公子總算承認了，你不親口承認，老夫是不難為你的，你承認了，老夫若是再放過你，就無法對朋友交代了。」

聞人俊冷峻的道：「聞人俊早已說過，你們既然衝著我來，聞人俊都接著就是，姓宗的，你只管劃道。」

宗大德怒嘿一聲道：「聞人俊！就是你爹見了老夫也是客客氣氣，你竟敢對老夫如此說話？」

聞人俊大笑道：「我爹看到阿狗、阿貓，都很好說話，本公子一向不好說話，你也不去

打聽打聽？」

宗大德怒笑道：「很好，老夫倒要伸量伸量你，除了用毒，究有多少能耐？敢說這般話，莫非仗著有黑煞神龔大鵬給你壯膽不成？」

聞人俊大笑一聲道：「聞人俊不用什麼人壯膽，龔老，今晚之事，你不要插手，免得貽人口實，我也絕不用毒，就以雙手鬥鬥這位林慮派的掌門人，有些什麼驚人之藝？」

雲中岳因兩人話已說僵，即將動手，忍不住悄悄探出半個頭往下看去，大殿上雖沒燈火，但他目能夜視，自然看得清楚。

那聞人俊一身藍衫，腰懸白穗長劍，人也生得十分英挺，難怪有許多人把自己認作毒公子。

站在入門處的是一個馬臉矮老頭，敢情就是林慮派掌門人宗大德。

站在聞人俊邊上的則是一個虎背熊腰的虬髯老者，自是黑煞神龔大鵬了。

就在雲中岳打量之際，只聽宗大德呵呵笑道：「好，聞人俊，果然是有你的，那就接老夫幾掌看看？」

聲音出口，身形忽然一個急旋，倏忽之間，接連拍出五掌。他這五掌雙手同發，快的如同一陣風一般。

雲中岳看得出此老數十年功力，掌勢出手，果然相當沉猛，但若論這五掌掌法，快則快矣，卻不免花俏多過實用。

聞人俊似是識不透對方的路數，被逼的往後連連退了兩步，這才揮手出掌，還擊了三掌。

但在聞人俊後退之際，宗大德又接著攻出了五招。

正因他掌法花俏，令人目迷五色，有接應不暇之感，聞人俊是對面和他動手，不像雲中岳居高臨下，看得清楚，是以又被逼得連退了數步。

宗大德呵呵笑道：「原來名滿天下的毒公子，手下竟是如此稀鬆平常。」

這話聽到聞人俊耳中，不覺心頭大感憤怒，劍眉一挑，大喝道：「宗老兒，你也未必如何高明。」

雙掌開闔，揉身直進，連續劈出三掌。

這三掌他含憤而發，覷準了對方飛旋的掌影擊出，但聽「砰」「砰」「砰」三聲輕響，兩個人同時後退了兩步，顯然這三掌擊實，雙方勢均力敵，不分上下。

宗大德不禁一呆，他沒想到毒公子輕輕年紀，居然能和他硬對了三掌，平分秋色。

聞人俊接下這三掌，雖然對方掌力沉渾，雙臂微微發麻，但覺得這位林慮派掌門人並不

如自己想像中那麼高明，精神不覺一抖，大笑道：「林慮派掌門人不過如此，你也接我幾掌。」

人隨聲發，雙手齊發，兩掌一齊推出，同時身形倏然向左，忽而向右，雙手一發即收，一收再發，三收三發，一共拍出了六掌。

毒公子果然名不虛傳，這六掌排山運掌，掌風呼嘯，攻勢十分凌厲。

宗大德乍遇勁敵，方才的輕敵之心，早已收起，也急忙雙掌翻飛，身如旋風，著地飄舞，幻起了重重掌影，但他吃虧的是掌法之中，花式雖多，看起來掌影繽紛，繁複異常，實際上只是花招而已，沒和他動手，覺得綿密無間，眞和人家動手，以掌對掌，以招拆招，就華而不實。

一片繁複的招式，擋不住直接的攻勢，只聽「拍」「拍」兩聲，宗大德腰背上，各被聞人俊的手掌勢擊中，但他另一掌卻和聞人俊的手掌硬接了一招，又是蓬然一聲，兩條人影立即分開。

宗大德連退了三步，一張馬臉脹得通紅，嘿然森笑道：「聞人俊，你給老夫記著，這是教訓……」

話聲一落，人已像一陣旋風，朝殿外飛了出去。

聞人俊大笑道：「在下隨時候教……」

笑聲突然僵住，手掌心出現了兩點細孔，緩緩綻出兩顆黑色的血珠。

黑煞神龔大鵬眼看公子神色有異，急忙問道：「公子怎麼了？」

聞人俊切齒道：「這老匹夫……圓蛇……」

話聲未已，一個人砰然往後就倒。

龔大鵬大吃一驚，急忙道：「公子……公子……」

藍文蘭聽到聞人俊口中說出「圓蛇」二字，急忙附著雲中岳耳邊說道：「雲大哥，要不要救他？」

雲中岳問道：「妳能救他嗎？」

藍文蘭道：「除了我沒有人能救他，他就死定了。」

雲中岳道：「那自然要救他了。」

龔大鵬伸手在聞人俊懷中掏摸，取出一個瓷瓶，一口咬開瓶塞，正待朝昏死過去的聞人俊口中倒去。

藍文蘭叫道：「老丈慢點，他中了圓蛇，旁的解毒藥物入口即死……」

風聲颯然，兩人已從匾額飛身落地。

黑煞神龔大鵬功運左掌，回身喝道：「二位是什麼人？」

藍文蘭道：「我是藍文蔚，知道圓蛇的治法。」

她說的哥哥的名字，因爲她穿的是男裝。

龔大鵬拱拱手道：「原來是雲南藍大公子，老朽失敬，公子眞能治得好我家公子嗎？」

藍文蘭道：「一物制一物，聞人公子用毒世家，名聞武林，但他身邊所帶的解毒丹藥，卻無法治得好圓蛇之毒，不過我要看看聞人公子是被圓蛇所齧，還是中了圓蛇之毒，方能醫治。」

龔大鵬問道：「這有何不同？」

藍文蘭走到聞人俊身邊，一面回頭道：「雲大哥你打亮火筒，給我照著。」

雲中岳依言從身邊取出火筒，打亮了，照著她，藍文蘭俯下身去，取起聞人俊右手，看了一眼，才道：「還好，只是中了圓蛇毒。」

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個黑小瓶，揭開瓶塞，傾出一小撮藥末，倒在聞人俊掌心傷口之上，收起小瓶，說道：「若是被圓蛇所齧，麻煩就大了。」

雲中岳道：「圓蛇很毒嗎？」

藍文蘭道：「圓蛇是天下最毒的蛇，狀如卵石，斑斕可愛，不小心握在手裡，牠得到人

氣，就化爲蛇，齧人走不出三步，就會死亡，屍不敢收，五里之內，人不敢行，因爲只要觸到穢氣，就會腫脹而死，苗人三日後，用竹箭插死屍中，七日取用，中人必死，這一定是那姓宗的指上套上了一枚餵過圓蛇毒的指環，擊中聞人公子掌心，而且他指環上的毒，時間已久，毒性已減，不然見血封喉，早就說不出話來了。」

龔大鵬道：「藍大公子，這樣就可以了麼？」

他聽說圓蛇如此毒法，嫌藍文蘭藥末用少了。

藍文蘭笑道：「再有一盞茶的工夫，就可以無事……」

「禁聲！」雲中岳一擺手道：「又有人來了。」

只聽竹林外響起宗大德的笑聲，說道：「兄弟何用騙你們，不信，進去瞧瞧就知道了，聞人俊縱然是毒君的寶貝兒子，也無法解得了兄弟之毒。」

龔大鵬怒聲道：「這老匹夫眞該死！」

雲中岳道：「老丈只管保護聞人公子，來人自有在下對付。」

門口響起一個陰陽怪氣的聲音接口道：「何方小子，不怕大風閃了舌頭？」

三個人影已經到了大殿門口。

雲中岳抬目看去，這三人中，一個是析城派的戴崑山，一個是剛才離去的宗大德，另一

個則是六十出頭，面目深沉的黃衫老者，說話的就是他。

龔大鵬已經退到聞人俊身邊，雙掌暗聚功力，低聲道：「雲公子小心，這三人就是太行三派掌門人，武功各有所長，不可輕敵。」

雲中岳目光一注，朝戴崑山凜然道：「戴掌門人，在下雲中岳，並不是毒公子聞人俊，在下早已一再聲明了。三位令徒，並非在下所殺，也曾鄭重奉告，閣下不去追查眞兇，硬把在下當作聞人公子，邀約同道，向聞人公子尋仇，已是荒謬可笑，這位林慮宗大掌門，不以武功取勝，卻用餵過圓蛇毒的指環傷人，更是卑鄙得可恥，在下眞替你們號稱太行三派掌門人的盛名可惜……」

中間那個黃衫老者目光大盛，陰陽怪氣的道：「你說什麼？」

雲中岳微哂道：「在下說什麼，你們沒有聽到麼？」

戴崑山目光熠熠，怒笑道：「就是這小子！」

黃衫老者森笑道：「那就劈了他。」

人影一晃而至，五指轉動，指影錯落，已經到了雲中岳面前，一招之間，至少發了十幾縷指風，就像一陣驟雨，飄襲過來，點點洒洒都襲向身前大穴。

黑煞神龔大鵬低喝一聲道：「雲公子速退，這是王屋雷雨，虛中有實，不可硬接。」

雲中岳回頭朝龔大鵬微笑道：「在下倒是不信他有多大的雨點？」

黃衫老者來勢奇快，錯落密集的指風已經襲到他身上，他還回頭跟龔大鵬說話，然後左手朝外揚起，衣袖一展，就把對方十幾道指風一齊兜住，隨著衣袖拂出的一道袖風，朝外迸發，向黃衫老者逼去。

這一招，雙方勢道極快，黃衫老者來得快，退回去更快，前後不過是眨眼之間的事，他已退回到原處，不知道的人，還當他不曾出手呢！

黃衫老者先前還以為這小子不過是初出茅廬的後生，還不手到擒來，一招就可以把對方制住，那知對方只是輕描淡寫的拂了下衣袖，就把自己指風逼了回來。

他心頭不禁大為驚凜，回到原地，炯炯目光注視著雲中岳，沉喝道：「小子，你叫什麼名字？是何人的門下？」

雲中岳道：「在下雲中岳，何人門下，似乎用不著告訴你吧！」

黃衫老者道：「你不是聞人俊？」

雲中岳還沒開口，突聽聞人俊清朗的聲音道：「聞人俊是我。」

戴崑山道：「谷老大，這兩個小子是一夥的。」

聞人俊已經站了起來，冷峻的臉上，籠罩了一層嚴霜，舉步朝宗大德走去，哼道：「姓

宗的，你仗著區區圓蛇指環，又將奈我何？」

「鏘」的一聲，拔劍在手，喝道：「你亮兵刃，聞人俊要以手中三尺青鋒，會會你們太行三位掌門人。」

宗大德大笑道：「聞人小子，你口氣倒狂得很。」

手中竹根旱煙管一舉，接著說道：「你就來試試吧！」

聞人俊長劍一抖，劍葉「嗡」然有聲，注目喝道：「姓宗的，聞人俊先要問你一聲，你戴毒指環是那一隻手？」

宗大德道：「你可是怕了嗎？」

聞人俊仰著發出一聲清越的長笑，冷峻道：「聞人俊今晚不想取你性命，但你戴毒指環的這隻手，卻必須留下。」

「很好。」宗大德怒笑道：「好小子，你有本領，老夫兩隻手都可以奉送。」

聞人俊道：「好，那你看劍！」

「劍」字甫出，一道青光已如匹練迸發，激射過去。

宗大德身若旋風，一個盤龍步搶到側首，「噹」的一聲，原來他一支旱煙管看似竹根，竟是精鋼所鑄，一下搭上劍身，再輕輕一抬，已遞到了聞人俊面前，身法之快，不愧林慮「

旋風」。

終南三派，江湖上人稱林慮「旋風」、王屋「雷雨」，析城得兩派之長，號稱「風拳雷掌」。這三派異派同源，實出一門。

析城戴崑山眼看宗大德已和聞人俊動上了手，他認定三個徒弟死在雲中岳手下，仇人相見，豈肯甘休，立即朝雲中岳喝道：「姓雲的小子，殺徒之恨，老夫非報不可，你接招吧！」

右手握拳，正待擊出。

「且慢！」雲中岳左手朝前一擺，喝道：「戴掌門人，在下並非怕事，你要動手，且等在下把話說完了。」

戴崑山道：「你還有何說？」

雲中岳道：「在下再次說一遍，三個令徒，並非在下所殺，信不信由你。」

戴崑山怒聲道：「老夫不信。」

雲中岳道：「那就無話可說了，閣下非要和在下動手，那就請出手吧！」

藍文蘭氣道：「天底下那有如此不講理的人，雲大哥，讓我來會會他。」

雲中岳看到過他和駝背老人動手，析城派的風拳雷掌，勢道勁強，怕藍文蘭不是他的對

手，回頭道：「戴掌門人找的是我，自然要由我來接他幾招，不然，他永遠不肯罷休的。」

戴崑山左掌右拳，當胸作勢，厲笑道：「不錯，殺徒之仇，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也非找到你把帳算清楚不可。」

人隨聲進，左手一掌，劃起一道強勁掌風，筆直湧撞過來，左掌甫發，右手握拳，呼的一聲，一團拳風，緊隨掌風之後擊到。

雲中岳右手朝外一引，就把強勁掌風向右引出，左手直豎，屈臂向前推出，但只推到一半，便自停住，含笑說道：「掌門人不知要和在下比試多少招？」

戴崑山風拳雷掌，素以剛猛著稱，左掌甫發，給雲中岳右手向外一引，自己直劈出去的掌風，竟然隨著對方一引之勢，向外瀉出，右拳一團拳風，此時已擊到雲中岳胸前，但經雲中岳直豎的手掌，這輕輕一推，拳風就像遇上了擋風牆，再也擊不過去。

他本待要說：「老夫爲三個徒兒報仇，自然要取你性命，這又不是以武會友要限定多少招麼？」

但這話剛到口邊，因掌風被引出，拳力被擋住，心頭感到無比震駭，一時之間，那還說得出話來？

雲中岳朝他淡淡一笑，左掌一收，說道：「在下奉陪戴掌門人五十招，在五十招之內，

在下只守不攻，戴掌門人如是無法勝得在下，那麼向在下尋仇之事，可否暫時告一段落，不妨另外找找三位令徒致死之因的蛛絲馬跡，也許可以找出眞兇來，在下就不致一直替人揹黑鍋了，不知戴掌門人意下如何？」

戴崑山心中暗道：「這小子看來武功極高，但你只守不攻，五十招之內，豈會勝不了你？」

這就頷首道：「好，就這麼辦。」

雲中岳含笑道：「戴掌門人請。」

戴崑山「嘿」了一聲，突然左掌右拳，連環劈擊而出，出手之快，幾乎如電閃風飄，連續而出，使人無法算得出他這一陣有如風雨交加的拳掌攻勢，到底使了幾招？自然也有目不暇接之感。

雲中岳見識過他的風拳雷掌，因此在他攻勢初發，就身形飄閃，雙手如挽如推，亦拆亦封，見拳化拳，見掌解掌，出手之快，絲毫不遜戴崑山。

再說宗大德、聞人俊兩人，一個青鋒劍如銀蛇亂閃，強攻猛撲，一個旱煙管似驟雨飛洒，打穴神奇，一個林慮旋風，身形飄忽，一個身隨劍光，風起八步，在大殿上輾轉惡鬥，各不相讓。

聞人俊一手劍法，固然神妙，但宗大德仗著多年火候，依然是各擅勝場。

這一陣工夫，已經打了四五十個照面了，聞人俊心頭又急又怒，雙足一點，身形向空拔起。

他本意身形拔起之後，凌空撲擊，宗大德那肯失去機會，立即跟著躍起，旱煙管左右一晃，分扎聞人俊左右「分水穴」。

聞人俊立即使了一記「饑鷹掠羽」，長劍橫掃下來。

宗大德一個疾轉，旱煙管「橫架金樑」，把聞人俊的長劍盪開，霍然一個旋身，方位再變，左手閃電般襲到聞人俊後腰「魂門穴」，才陰惻惻笑道：「老夫戴毒指環的就是這隻手了。」

聞人俊早就料到他有此一著，而且也時時刻刻在注意對方左手，等到長劍劈落，身形堪堪落地，經對方旱煙管一記「橫架金樑」把長劍架住，微一借力，趁勢騰身而起，在空中像旋螺一個急旋，劍化一道匹練，斜劈下來，剛使到一半，倏又改劈爲掃，一記「雲橫秦嶺」，向敵人右肩猛削過去。

宗大德左手一招落空，劍勢已到頭頂，趕緊藏頭縮頸，向下一矮身軀，青鋒劍呼的一聲從他頭頂削過，宗大德以爲劍已掠過，正是攻敵的好機會，身形一起，旱煙管正待遞出。

那知聞人俊這一劍原是誘敵之計，他橫掃的劍光，從左向右（他出劍的方向從左向右，但宗大德在他對面，就成了從右向左了），從宗大德頭頂掠過，立即劍光一斂，又改掃爲劈，斜削而下。

這一劍之中，先是斜劈，一變而爲橫掃，再變又成爲斜劈，出手迅如掣電，變化極速，等到劍勢下落，才朗笑一聲道：「在下說過只要你一條手臂。」

宗大德大吃一驚，他到底是一派掌門，臨危不亂，上身一轉，右手旱煙管「噹」的一聲，架住了劈落的劍鋒，口中不禁發出一聲長笑。

他笑聲方起，聞人俊也同樣響起一聲清朗的長笑！

宗大德笑聲在先，他笑的是聞人俊口發狂言，這一劍也並沒有要了他一條左臂。

聞人俊的笑聲在後，他笑聲之中卻充滿了一片得意。

聞人俊笑聲一發，宗大德的笑聲立即中途停住，一張馬臉陡然現出無比兇獰之色，但他一條左臂已經軟垂若廢，再也舉不起來。

原來聞人俊一劍三變，出手雖快，心知對方武功，和自己只在伯仲之間，要勝他並非易事，這一劍三變，只不過是引對方無暇旁注而已，等對方架住長劍之際，左手指風突出，一記「天毒指」，點中他左肩「巨骨穴」。

聞人俊長劍一收，冷峻的道：「姓宗的，本公子不取你性命，只要了你一條左臂，不算過份吧？」

宗大德雙目通紅，怒吼一聲道：「小子，老夫和你拚了。」

旱煙管一指，正待朝聞人俊撲去。

黃衫老者伸手一攔道：「宗兄，你左臂負傷，快先運氣試試，還是由兄弟來吧……」

話聲未落，宗大德突然一個踉蹌，撲倒下去。

同時只聽雲中岳的聲音說道：「戴掌門人，五十招已經滿了，閣下似乎應該住手了吧！」

原來戴崑山連使殺手，把「風拳雷掌」使得拳風呼呼，掌風如雷，攻勢凌厲無匹，雲中岳卻進退從容，見招拆招，果然並未反擊，但卻把對方攻勢，化解無遺。

戴崑山掌拳同施，有如雷風交加，五十招下來，竟然連對方一點衣角都沒沾上，自知對方武功高出自己甚多，心頭早已氣餒了，此時經雲中岳一說，只好一言不發，收手後退。

黃衫老者看得臉上大變，太行三老，落得個一傷一敗，自是大出他意料之外的事，雙眉一攏，目中寒芒飛閃，沉聲道：「聞人公子，是你使了毒，對麼？」

聞人俊朗笑一聲道：「在下和宗大德一樣，左手練的是毒功，不過宗大德所憑仗的是一

枚毒指環，傷人出於暗算，在下練的雖是毒指，乃是眞實功夫，其中自然又大大的不同了，在下方才被姓宗的毒指環所傷，若非這位雲南藍大兄及時賜教，在下性命早已不保，在下使用毒指廢他一條左臂，又有那裡不對了？」

黃衫老者心中暗道：「那姓雲的小子深藏不露，不知是何來歷？另一個小子還是雲南藍家的人，再加邊上還有一個黑煞神龔大鵬，看來今晚絕難討得便宜了。」

心念一轉，目注聞人俊，頷首道：「閣下要他一條手臂，咱們同是江湖人，優勝劣敗，勝者爲強，不用去說它，但宗兄中了一記毒指，中毒昏迷，老夫好像聽你聞人公子說過，不以毒藥取勝，這該怎麼說呢？」

聞人俊大笑一聲道：「在下說過，但在下練的是毒指，被我手指擊中，毒亦隨之，姓宗的雖然中毒昏迷，在下把解藥放入他懷中了，閣下不信，不妨過去看看，服下解藥，劇毒可解，左臂必廢。」

黃衫老者走到宗大德身邊，伸手從他懷中一摸，果然摸到一顆藥丸，取了出來，納入宗大德口中，一手抱起宗大德，呵呵一笑道：「聞人公子，太行三老拜賜良多，咱們後會有期。」

說完，和戴崑山一同跨出大殿，穿林而去。

黑煞神龔大鵬道：「谷長庚臨走的口氣，這場樑子是結定了。」

聞人俊冷笑一聲道：「下次再碰到我手裡，那就沒有今晚這樣便宜了。」

一面回身朝雲中岳、藍文蘭兩人作了個長揖，說道：「多蒙藍兄援手賜救，才保住了我一命，大德不言謝，兄弟也不敢言謝，這位雲兄，更是兄弟渴欲一見的人，今晚眞是幸會之至。」

藍文蘭含笑道：「聞人公子太客氣了，我身邊正好帶有圓蛇解藥而已，些許小事，何足掛齒？」

雲中岳也抱拳還禮道：「兄弟雲中岳，原是慕泉會之名而來，那知被人一直把兄弟誤認爲尊兄，才致發生今晚這場誤會，還請聞人公子不介意才好。」

聞人俊大笑道：「今晚能遇上二位尊兄，乃是兄弟之幸，如蒙不棄，請到敝寓一敍如何？」

雲中岳拱拱手道：「聞人兄見邀，本當遵命，實因兄弟兩人，今晚另有要事待辦，明日一早，自當專程趨訪。」

聞人俊道：「既然二位有事，兄弟不好勉強，明日就在敝寓恭候二位尊兄。」

當下就說了住處，和黑煞神龔大鵬一起去了。

藍文蘭道：「雲大哥，我們也快走吧！」

兩人離開邵夫子祠，一路疾行，趕到達生堂藥舖，相距還有一箭來路，瞥見一條黑影，一閃而沒入，朝牆內落去。

雲中岳低喝一聲：「快走。」

兩人跟著縱起，悄悄越牆而入，閃入暗陬，舉目看去，西首房中隱隱射出燈火，已不見那人的蹤影。

雲中岳朝藍文蘭打了個手勢，輕如流雲，掩到了窗下。

只聽姚姐兒的聲音格的笑道：「你是什麼人呢？三更半夜闖到奴家房裡來，想幹什麼呢？」

這女人也算得是天生尤物，這個時候，她居然還能笑得出來，嗲聲嬌氣，毫無半點怯意。

接著只聽一個冷森的男子聲音哼道：「姚姐兒，我可不是作客來的。」

姚姐兒笑道：「不速之客，也是客呀，你找上奴家，總有事吧？」

那冷森男子聲音道：「沒事我會來找妳麼？」

雲中岳用手指沾了點口水，輕輕點在紙窗上戳了個小孔，湊著眼睛朝裡望去。

房中繡帳低垂，姚姐兒只穿了一身褻衣，雲鬢蓬鬆，風情萬千的站在床前，和她相距七八尺遠，是一個中等身材的男子，背向著窗，看不到他的面貌。

姚姐兒抬眼輕嗯了一聲，才道：「你有事來找奴家，那就請坐咯，有話慢慢的說不好嗎？幹麼冷冰冰的板著面孔，好像奴家欠了你的錢，討債來的。」

她說的話，當真軟語如珠，聽來迴腸盪氣。

那冷森男子道：「不用，老子辦完事就走。」

姚姐兒眼波一溜，驚奇的問道：「你要辦什麼事呢？」

冷森男子從身邊摸出一顆青黑色的藥丸，朝桌上一放，說道：「妳把這顆藥丸吞下去。」

姚姐兒看了那顆藥丸一眼，神色稍微有異，但依然含笑道：「這是什麼藥丸呢，奴家又沒生病，幹麼要服藥丸？」

冷森男子道：「姚姐兒，妳不用多問，快服下去，我還要回去覆命。」

藍文蘭湊著雲中岳耳邊，低低的道：「這是滅口！」

雲中岳點點頭。

姚姐兒瞟了他一眼，問道：「這是毒藥？」

冷森男子道：「放心，服了也不會死的。」

姚姐兒道：「不會死，那就不是毒藥了，你奉命而來，要奴家服這顆藥，總有作用吧？」

冷森男子道：「老主人因爲妳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落到人家手裡，會丟了妳一條命，妳服下這顆藥丸，就會忘記一切，也可以保住性命了。」

姚姐兒嬌聲道：「老主人眞是菩薩心腸，只是……」

她忽然拖長了語氣，笑著不往下說。

冷森男子問道：「只是什麼？」

姚姐兒道：「只是奴家忘記了過去的一切，原也不要緊，但對老主人來說，損失就大了。」

冷森男子道：「老主人有什麼損失？」

「因爲……」姚姐兒神秘一笑，低低的道：「老主人用盡心機，想得到的東西，只有奴家一個人知道。」

冷森男子道：「妳此話當眞？」

姚姐兒嬌笑道：「奴家幹麼要騙你？不信，你附耳過來，奴家先說一半給你聽聽，你回

去稟報老主人，老主人相信了，回頭奴家再告訴你下一半，這樣總可以吧？」

冷森男子想了想，點頭道：「好，妳說吧！」

姚姐兒含笑朝他招招手道：「那你把耳朵湊過來呀！」

冷森男子看她除了一身褻衣，手上也沒什麼，果然依言走近過去。

姚姐兒一張桃花臉紅馥馥的泛著笑意，把檀口湊近他耳朵邊，輕笑道：「好人兒，你不用回去啦！」

冷森男子好似被針扎了一下，口中啊了一聲，右手橫揮，迅疾退後了兩步，沉喝道：「妳……」

姚姐兒一個纖細的腰肢，宛如風擺楊柳，輕盈的飄飛開去，右手一舉，兩根纖纖玉指拈著一支繡花針兒，格的嬌聲道：「奴家這支針上，淬過毒藥，叫做化血針，老主人不是說奴家知道的事情太多，但你知道的事情也不比奴家少呀，變白痴，還不如把整個人化去的好呢！」

冷森男子只說了一個「妳」字，就再也沒有出聲，站著的人，身子一陣顫抖，砰然朝地上摔倒下去。

姚姐兒俏眼抬處，有意無意的朝窗口望了一眼，口中發出一聲嬌笑，回身道：「豬頭，

看來咱們這裡已經耽不下去了，明兒個一早，就得趕緊離開才好。」

隨著話聲，懶洋洋的一手掀開帳子，跨上床去。

雲中岳回身朝藍文蘭悄聲說道：「妳守在門口，我進去。」

話聲一落，身形閃動，一下掠到廂房門口，伸手一推，房門並未閂上，但房中燈火，卻已熄去。

姚姐兒上了床，自然要熄去燈火了。

雲中岳舉步走入，首先取出火筒打著了，點起燈芯，目光一瞥，這一瞬工夫，那倒在地上的冷森男子，身子在逐漸化去，變成了一灘濃血，心中暗暗凜駭，好歹毒的化血針。

姚姐兒剛上床，當然不會很快就睡熟，房中有人點起了燈，她居然問也沒問一聲。

雲中岳面向錦帳喝道：「姚姐兒，妳起來，在下有話問妳。」

錦帳低垂，床前並排放著一男一女兩雙鞋兒，靜悄悄沒人答應，顯然豬頭成天生和姚姐兒都睡熟了，好夢正酣。

雲中岳等了一會，眼看沒人答應，不覺大聲喝道：「成掌櫃、姚姐兒，你們都給我起來。」

這一聲喝得很響，就是睡夢中也應該驚醒過來了，但床上兩人依然沒有作聲。

雲中岳跨上兩步，要待伸手去掀開帳子。

藍文蘭叫道：「雲大哥且慢，當心暗算！」

姚姐兒的「化血針」，確是惡毒無比，雲中岳經她一說，不覺提高了幾分戒意，右手一抬，抽出長劍，然後用劍尖挑開帳子，目光一注，不由得楞住了。

原來床上鴛枕成雙，繡被凌亂，那有成天生和姚姐兒夫妻兩人的影子？

床前兩雙鞋子，放得整整齊齊，兩人顯然仍在床上，怎麼會不見了呢？

站在門口的藍文蘭看到雲大哥用劍挑起帳子，卻木立不動，不覺問道：「雲大哥，他們沒有醒麼？」

雲中岳緩緩收回長劍，返入鞘中，說道：「床上沒人。」

「這怎麼會呢？」

藍文蘭很快閃了進來，掠到床前，說道：「他們根本沒有出去，床上怎麼會沒人呢？」伸手掛起帳子，床上除了被褥，果然連鬼影子都沒半個，她心頭大感奇怪，一手拉過繡被，下面已是木板了，床板是三塊拚起來的，漆得很光亮。

現在可以證明床上不可能藏得住人的，但人會到那裡去了呢？

藍文蘭望著三塊木板，心中突然一動，忍不住把中間一塊床板翻了起來，這一翻給她發

現了一個秘密。

原來木板底下竟是地窖的入口，有著十數級石級，往下通去。

藍文蘭叫道：「雲大哥，快上來，下面有著石級呢！」

雲中岳忙道：「妳慢點，讓我先下去看看。」

唐毒溫迷

藍文蘭聽得心頭甜甜的，自從經過昨晚那一場驚險的歷程，兩顆心已經凝成了一顆，他這話不是不讓自己去冒險麼？

她回頭給他甜甜一笑，說道：「雲大哥，你眞好。」

雲中岳道：「我手中有火筒，而且憑成天生和姚姐兒兩個人，也用不著妳幫忙，妳就在這裡守著，我很快就會上來的。」

說完，一手執著火筒，朝地道中跨了下去。

藍文蘭道：「雲大哥，你先把火筒打著了呢，裡面很黑，小心她的暗算。」

她不放心的還是姚姐兒的「化血針」，那東西太可怕了。

雲中岳笑著應道：「不要緊，我還會上她的當嗎？」

石級只有一個人可以下去，裡面雖然黝黑，雲中岳還可以看得見，但他為了讓藍文蘭放心，就打著了火筒。

走了三十來級，石級已到了盡頭，下面是一間並不很大的地室，堆放了不少雜物，和一些藥瓶，一目了然，依然沒有成天生夫婦的蹤影，再過去迎面又有一道石級。

雲中岳循著石級，拾級而上，差不多也有三十來級，上面覆著一塊鐵板，他掀起鐵板，跨出地道，已在一間堆放藥材的室中，除了一綑綑的藥材之外，地上放著許多製藥用的器具，仍然不見有人。

雲中岳推開左首一道木門，門外是一個很小的後院，滿天星斗，將圓未圓的月亮，照在地上，已有淡淡一層清光。

後院有門，門只是虛掩著。

雲中岳心中暗道：「好狡猾的姚姐兒，他們夫妻兩個分明已經走了。」

不錯，那冷森男子剛才說的，老主人因為她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才派人來逼她服下那顆藥丸的，服了藥丸，就可以忘記一切，姚姐兒用化血針殺了冷森男子，她夫妻自然無法再在百泉鎮耽下去，不趁夜間逃走，更待何時？

雲中岳心中想著，依舊回入地道，再拾級而上，從床上跨下，發覺床前油燈已經熄沒，

目光一瞥，本來守在房中等候自己的藍文蘭也不見蹤影。

心中不禁大奇，自己進入地窖，前後也不過一盞茶的工夫，她怎麼會不在房中等候自己呢？就算她出去，也不會熄去了燈火，莫非在自己進入地窖的時間，這裡發生了什麼事故？

心念一動，急忙朝門外掠去，口中叫道：「蘭妹……」

聲音未落，突覺一陣金刀劈風，眼前寒光一閃，兩柄雪亮鋒利的朴刀，交叉迎頭劈落。

這一下變生意外，雲中岳幾乎連人影都沒有看清，自然連轉個念頭都來不及，急切之間，連忙吸了口氣，身子往後倒飛數尺，才算避開刀勢，心頭不禁大怒，抬手掣劍，喝道：「什麼人暗算在下？」

長劍護身，一下衝出門外。

突覺人影一晃，又有兩柄朴刀交叉攻來，身後同時又響起金刃劈風之聲，另有兩柄朴刀交叉攻到身後。

這四柄朴刀捲起了凌厲的刀風，合圍之勢，竟然兇厲萬分。

雲中岳心頭暗暗一凜，一時那還猶豫，長劍疾圈，身形旋若陀螺，但聽噹噹噹噹四聲金鐵清越的交鳴，四柄厚背朴刀，居然也被他一齊震退。

直到此時，雲中岳才看清偷襲自己的竟是四個黑衣漢子。

那四個黑衣人雖被震退了一步，但卻一退而上，四柄朴刀又如電閃雷奔，你別小覷了這四個人，他們手中朴刀一發之勢，凌厲兇猛，就算武林中一流刀手，也未必強過了他們。

剎那之間，刀風疾捲，有如四道惡浪，分由前後左右捲湧而至，刀光如雪，像巨浪掩捲一座突出的礁石。

這礁石就是雲中岳，他被他們圍在中間，幾乎沒有他使劍的空隙，這種攻擊的威勢，江湖上簡直極爲少見。

雲中岳心急藍文蘭的安危，自己遇上的對手竟有如此兇猛，她自然也遭到危險了。念頭閃電一動，人已一下拔起兩丈多高，浪濤般刀光從他腳下會合，又倏然回流，退向原處。

雲中岳身形一落，口中喝道：「你們究竟是什麼人，還不快快住手？」

那知四個黑衣人在他身形堪堪落地，一聲不作，四柄刀不約而同的又交叉攻來，這回他們已是第三招了，刀招出手，攻勢比前兩招更銳利，更猛惡！

雲中岳不覺怒笑一聲，喝道：「在下已經一再容忍，劍下留情，你們當眞不知死活。」

喝聲中劍招乍展，一道青虹繞身而起，劍風嘶嘶，聲如裂帛，合圍而上的四個黑衣人驚呼出聲，各自中了一劍，踉蹌後退。

雲中岳目光射精芒，大喝一聲：「你們給我站住！」

四個黑衣人刀招被破，四隻右腕血流如注，已經無法使刀，那裡還敢逗留，一聲忽哨，各自縱身而起，朝牆頭竄去。

雲中岳仰首大笑道：「在下要你們留下，你們一個也休想離開此地。」

左手振腕之間，一連點出四指，但聽接連響起砰砰四聲，四個人有的已經縱上牆頭，有堪堪縱身躍起，但卻一個個翻身仰跌，摔倒地上，再也爬不起來。

雲中岳嘴角飛起一絲冷笑，說道：「在我雲中岳面前，你們要想逃得出去，還差得遠呢！」

他舉步走到距離較近的一個黑衣人面前，隨手一拂，解開了他的穴道：「朋友站起來，我有話問你。」

那黑衣人躺臥地上，對他說的話，恍如不聞，賴在地上裝死。

雲中岳冷笑一聲，道：「朋友穴道已解，不用裝死了，只要好好答我所問，在下就絕不會爲難你的。」

那黑衣人依然一動也不動，置之不理。

雲中岳怒聲道：「你再不起來，我就廢了你的武功。」

那黑衣人還是一聲不作，一動不動。

雲中岳看得暗暗起疑，抬足一蹴，那黑衣人翻了個身，還是不動，心中暗道：「這人莫非死了？」

隨著跨上一步，俯身看去，黑衣人早已氣絕多時。

這下頗出雲中岳意外，自己那一劍，分明只傷刺他們執刀右腕，並不致命，這人怎麼會死的呢？

仔細察看了一陣，依然看不出他致死的原因，心中忖道：「也許他是跌死的了。」

經過這一陣打鬥，依然不見藍文蘭的蹤影，分明已落在他們手中無疑，現在唯一的辦法，只有從他們四人口中問出下落來了。

他走到另一個黑衣人身邊，正待伸手替他解穴，那知目光一注，發現此人同樣雙目緊閉，臉上已無人色，心下大奇，暗道：「莫非他也死了不成？」

伸手一探，這黑衣人果然也已氣絕。

雲中岳感到不勝驚異，再向其他兩個黑衣人看去，也全已身死。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他縱身上屋，在四周找了一會，既沒藍文蘭的蹤影，也不見有什麼可異可疑的人？

仰首看看天色，這一陣折騰，已經過了四更，藍文蘭的失蹤，和四個黑衣人的暴死，毫無一點蛛絲馬跡可尋，心頭既驚又急，簡直拿不出一點主意。

驀地，他想到剛才那個冷森男子逼著姚姐兒服下那顆藥丸，不知還在不在桌上？此刻天色快接近五更，毒公子聞人俊約自己去一晤，他是用毒世家，也許可以從那顆藥丸，找出一點線索來。

一念及此，立即飛身落地，奔入姚姐兒的房中，凝目看去（他目能夜視），差幸那顆藥丸還留在桌上，這就收入懷中。

然後，他回到自己房中，換了一件長衫（他身上長衫，在石窟撕下下擺來烤魚，已經不成其爲長衫了），就匆匆走出，往城中趕去。

此時還不到五更，城門尚未開啓。

雲中岳雙足一頓，一個人直拔而上，登上城牆，再飄身落地，一路奔行，趕到東門，老遠就看到一棵數人合抱的大樟樹，矗立如傘。

北首是一片草地，越過草地，就是一座大莊院，四周圍著高牆，門樓高聳，兩邊還豎立著兩支旗桿，石獅護門，甚是氣派，一望而知是當地的縉紳人家。

找是找到了，但此刻還不到五更光景，怎好前去敲門？一時只好在莊院附近徘徊。

就在此時，兩扇大門啓處，走出一個青衣漢子，目光略一迴顧，就筆直朝雲中岳走來，

抱拳道：「公子可是要找人麼？」

雖是詢問口氣，但面色卻不大好，這也難怪，天色剛亮，就在人家大門口徘徊不去。

雲中岳也連忙抱拳道：「管家早，在下正是找人來的。」

青衣漢子道：「公子找誰？」

雲中岳道：「聞人公子，昨晚和在下約好了的，只是在下來早了些。」

青衣漢子聽說是公子和人家約好了的，臉上立時堆起了笑容，恭敬的道：「不知公子貴姓？」

雲中岳道：「在下姓雲。」

青衣漢子抬手道：「雲公子先請裡面坐，小的好進去稟告。」

雲中岳舉步走入，青衣漢子立時關上了大門，領著雲中岳轉過長廊，進入一間佈置雅潔的小客室，抬抬手道：「雲公子請坐，小的告退。」

躬身退出，另一名青衣漢子隨著端上茶來。

雲中岳剛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就聽到走廊上響起一陣輕快而急促的腳步聲，好快，轉眼工夫，聞人俊已經在門口出現，朗笑一聲道：「雲兄來得好早，恕兄弟失迎……」

他抱著拳，目光一動，口中咦道：「藍兄怎麼沒來？」

雲中岳趕忙放下茶碗，含笑道：「兄弟來的太早，驚擾聞人兄，心實不安……」

聞人俊早已一把握住雲中岳的手說道：「雲兄，這裡不是待客之所，到書房裡坐。」

他拉著雲中岳，出了小客廳，由長廊穿過一個月洞，進入東院，那是一個花木扶疏的院落，一排三間敞軒，收拾得纖塵不染。

聞人俊把他讓入書房，兩人落了坐。一名青衣小鬟端上兩杯香茗。

聞人俊迫不及待的又問道：「雲兄，藍兄怎麼沒有來呢？」

雲中岳道：「兄弟一晚未睡，特地來找聞人兄的。」

這話有些答非所問。

聞人俊俊目一動，問道：「雲兄有什麼事嗎？」

雲中岳道：「藍姑娘失蹤了。」

「藍姑娘失蹤？」

聞人俊一怔，問道：「藍姑娘是誰？」

雲中岳道：「昨晚聞人兄遇上的是藍文蘭姑娘。」

聞人俊聽得更奇，睜大雙目還沒開口。

雲中岳續道：「因爲她穿了男裝，只好說了她哥哥的名字。」

聞人俊啊了一聲，接著問道：「昨晚不是和雲兄在一起麼，怎麼會失蹤的呢？」

雲中岳道：「昨晚兄弟和藍姑娘，和聞人俊別後，是到達生堂藥舖去的……」

聞人俊道：「雲兄不是就落腳在達生堂藥舖麼？」

「是的。」雲中岳道：「但昨晚我們去達生堂，是查證一件事去的，此事說來話長……

……」

他從自己來到百泉鎮說起，如何參加藥王殿拍賣，一直說到山窟中被人點燃炸藥，自己和藍文蘭差幸及時躲入大石崖下，如何覓得出口，泅水脫困，約略說了一遍。只是把石窟的旖旎風光，略去不提，接著說道：「我們出去之後，就在邵夫子祠遇上了聞人兄，後來就趕去達生堂……」

他又把昨晚在達生堂發生的事，詳細說了一遍，從懷中取出那顆藥丸，說道：「目前只有這顆藥丸是唯一的線索了，兄弟因聞人兄是用毒世家，才一早趕來求救，聞人兄是否看得出這是那一路人幹的？」

聞人俊一直沒有作聲，只是靜靜的聽著，兩道烏黑的劍眉時而緊蹙，時而微揚，聽得極為仔細，直等雲中岳述說完畢，他才徐徐吁了口氣道：「事情竟然會有如此複雜！」

只聽門外響起一個嬌脆甜潤的聲音說道：「什麼事情如此複雜？」

香風一颯，輕盈的走進一個綠衣姑娘來。

這姑娘約莫十八九歲，長得又嬌又美，光看她像一陣風般走了進來，就顯得還帶著三分稚氣。

等到她發現書房裡還坐著一個陌生俊美少年，這一下，她眨動著一雙黑白分明水盈盈的眸子，嬌嫩得像美玉一般的臉上，驟然飛起兩片紅雲，急忙要待退出。

聞人俊含笑道：「小鳳，不用走了，這位雲兄不是外人，妳不來，愚兄還要找人去叫妳呢？」

綠衣姑娘只得走了進來，雲中岳也趕忙站起身來。

聞人俊含笑道：「雲兄，她是我妹子，單名一個鳳字，我們都叫她小鳳。」

一面回頭道：「這是雲中岳雲兄，愚兄新交的好友。」

雲中岳拱拱手道：「原來是聞人姑娘。」

聞人鳳美目一抬，還禮道：「雲兄不用客氣，我大哥叫我小鳳，雲兄也叫我小鳳好了。」

聞人俊含笑道：「雲兄，你快請坐，小鳳妳也坐下來，愚兄正有一件事要去找妳呢！」

聞人鳳道：「大哥有什麼事嗎？」

聞人俊一指几上那顆藥丸，說道：「妳看看這是什麼藥丸？」

一面轉臉朝雲中岳笑道：「兄弟這位小妹，在用毒方面，已得家父傾囊傳授，強過兄弟多了。」

聞人鳳伸出兩根玉管似的纖指，剛拿起那顆藥丸，聞言嬌嗔道：「大哥是毒公子，我又不是毒公子。」

聞人俊笑道：「妳是毒鳳呀！」

聞人鳳嬌靨一紅，不依道：「大哥，你怎好給人家起綽號，我不來啦，給傳了出去，有多難聽？」

她放下藥丸，起身欲走。

聞人俊連忙攔著道：「好妹子，妳千萬別走，這顆藥丸是雲兄帶來的，有人失了蹤，這是唯一的線索，妳看在雲兄面上，也要幫這個忙的了。」

聞人鳳瞟了雲中岳一眼，重新拿起藥丸偏頭問道：「雲兄從那裡拾來的？」

雲中岳道：「這藥丸不是拾來的，是有人強迫另一個人服下這顆藥丸，因爲有人失了蹤，只有這顆藥丸是唯一的線索，所以來向聞人兄請教的。」

聞人鳳站起身道：「雲兄請稍坐，我要拿回去仔細看看。」

說完，站起身，扭著腰肢往外行去。

聞人俊沉吟道：「此人劫持藍姑娘，目的何在呢?如果說爲了黑梔子，他應該劫持雲兄才對。」

雲中岳道：「大概他們已經知道兄弟並不知道什麼秘密，也不知道黑梔子的下落，是以不足重視了。」

聞人俊道：「但這藍姑娘也不知道呀！」

雲中岳突然機伶一顫失聲道：「會不會是……」

「滅口?」聞人俊沒待他說下去，就接口說了出來，一面點著頭「唔」了一聲道：「這有可能……」

虎的站起身，叫道：「秋雲。」

青衣小鬟「喏」道：「小婢在。」

聞人俊揮著手道：「快去叫龔大叔進來。」

青衣小鬟躬身領命，急忙退出，一會工夫，黑煞神龔大鵬走了進來，拱手道：「公子有事?」

聞人俊道：「龔大叔，昨晚雲兄和咱們分手之後，發生了一件無頭案子，要請龔大叔協

助。」

他約略把昨晚發生之事，說了一遍，接著道：「目前咱們必須查明第一豬頭成天生和姚姐兒的下落，第二在達生堂藥舖無故死去的四個黑衣人，是何路數？這兩點，就交給龔大叔去辦了。」

龔大鵬拱拱手道：「屬下遵命。」轉身退出。

他堪堪退出，聞人鳳已經飛快的走了進來，叫道：「大哥，雲兄，我們快走。」

聞人俊道：「妹子要到那裡去？」

聞人鳳嬌笑道：「你不管咯，你們只要跟我走就是了。」

聞人俊道：「好，好，我們跟妳走。」

一面朝雲中岳道：「雲兄，請吧！」

聞人鳳朝兩人甜甜一笑，才回身走在前面，兩人只是跟在她身後而行。

一會工夫，來至前院，大天井中早已停放了一輛黑漆烏光的馬車，聞人鳳一抬手道：「大哥陪著雲兄去的，請上車了。」

聞人俊道：「連車都套好了，妳要到那裡去？」

聞人鳳道：「大哥說過不問的，怎麼又問了？」

聞人俊道：「好，我不問。」

他和雲中岳先上了車，聞人鳳也隨著跨進車廂，一名使女放下了車篷，然後援著躍上前座，和駕車的坐在一起，左首邊門及時啓開，馬車馳了出去，一路得得而行。

聞人俊道：「妹子，妳要我們到那裡去，愚兄可以不問，但那顆藥丸妳看出什麼來了，總可以說出來聽聽吧！」

聞人鳳道：「那藥丸是溫家失心丹。」

聞人俊驚奇的道：「那妳要去找誰？」

聞人鳳笑了笑道：「自然去找溫老了。」

聞人俊奇道：「溫老二也到了百泉鎮麼？」

聞人鳳道：「我是聽爹說的，他和區古柏兩人，乃是莫逆之交，區古柏到了百泉鎮，他自然也來了。」

聞人俊吃驚道：「妳要到他們廣輝公所去麼？」

「不！」聞人鳳道：「大哥到了就知道了。」

車行了頓飯時光，就折入一條石子小徑，又走了一里來路，才在一棵大樹底下停住。

聞人俊問道：「到了麼？」

聞人鳳道：「我們該下車了。」

三人跳下車，青衣使女早已在車下等候，她不待吩咐，就走在前面領路。

聞人俊奇道：「秋月怎麼知道溫老二住處？」

聞人鳳回頭笑了笑道：「因為她來過。」

這是一條泥徑小路，草長得很高，又是下坡，頗為曲折。

這樣又走了半里光景，前面一片柳樹林，看去像青紗一般，柳樹林間有一條白石小徑，通到一座茅屋門口。

青衣使女走到門前，輕輕叩了兩下門，問道：「裡面有人麼？」

一連問了兩聲，才聽一個童子聲音應道：「來了。」

柴門呀然開啓，一個十三四歲的小童，看到門前幾人，臉上微露驚慌之色，問道：「你們……」

聞人鳳道：「我們是找溫老二先生來的。」

那小童道：「二先生不見……外客……」

聞人鳳含笑道：「小兄弟，你去告訴二先生，就說聞人兄妹求見，二先生一定會見我們的了。」

那小童又看了四人一眼，才點點頭，又掩上門，回了進去。

雲中岳眼看那小童雙目紅紅的，看到自己幾人，似有畏懼之色，心中暗道：「看來這溫老二似乎已知有人會來找他，叮囑過童子，他才會有這種驚恐的神色。」

過沒多久，柴門啓處，那小童又走了出來，躬身道：「四位請進。」

聞人俊兄妹和雲中岳隨著他越過一片藥圃，進入茅屋，那是一間不大寬敞的堂屋，除了中間放一張方桌、一把木椅和兩張板凳，就別無他物。

小童進去端了四盅茶，放到桌上，便自退去。

聞人俊兄妹和雲中岳各自在板凳上坐下，青衣使女站在聞人鳳的身後。

過了好一會，才聽到裡面一陣咳嗽，接著有了腳步聲，一個頭盤小辮，臉色土黃，嘴上留著兩撇黃蒼蒼八字鬍的小老頭，手中拿著一支旱煙管，堆著笑從裡面走出，看到三人，連連拱手道：「三位遠客光臨，老朽多有待慢……」

接著又是一陣咳嗽。

三人都站起身來，聞人俊抱拳道：「晚輩三人來得冒昧，打擾二先生，心實不安。」

「沒關係，請坐，請坐。」

溫老二在上首一把木椅上坐下，吸了口煙，目光打量著三人，問道：「三位是……」

聞人俊道：「晚輩聞人俊，這是敝友雲中岳，她是舍妹聞人鳳……」

他話未說完，溫老二口中「啊」了一聲，陪著笑拱拱手道：「原來是聞人公子、聞人姑娘、雲公子，哈哈，自己人，難得，難得，請用茶。」

他不待三人開口，猛吸幾口煙，噴著滿嘴煙霧，又咳嗽了幾聲，才道：「老朽和令尊也是素識，只是沒見過賢兄妹……」

他似乎咳嗽得很厲害，但一面咳嗆，一面卻依然猛吸旱煙，抬目問道：「令尊也到百泉鎮來了麼？」

聞人俊道：「家父沒有來，晚輩兄妹是遊玩來的。」

溫老二笑了笑道：「賢兄妹都已經出道了，令尊眞好福氣。」

堂屋中地方不大，他坐下來之後，一面咳嗆，一面吸煙，淡巴菰的辛辣煙味，散佈開來，聞得好不嗆喉？

聞人鳳道：「晚輩是有一件事，特來請教二先生的。」

溫老二哦了一聲，含笑道：「不敢，不敢，聞人姑娘只管請說。」

聞人鳳探手入懷中取出一個紙包，打了開來，裡面那顆藥丸，經她試驗，已經成了碎粒，她站起身，把藥包送到溫老二面前的桌上放下，說道：「晚輩要向二先生請教的，就是這

顆藥丸，不知是不是失心丹？」

溫老二神色微怔，口中哦了一聲，放下旱煙管，雙手取起紙包，湊著鼻孔聞了聞，不覺又唔了一聲，點點頭道：「不錯，正是溫家的失心丹！」

他驚異的抬眼望聞人鳳，問道：「姑娘這顆失心丹是那裡來的？」

他話聲甫落，立即補充著道：「老朽是說，賢兄妹來找老朽，查詢此丹，莫非是在百泉鎮上發現的麼？」

聞人鳳點點頭道：「是的，有人拿出這顆藥丸，逼著另一個人服下，因此此事關係極大，所以只好來請教二先生了。」

「有這等事？」

溫老二拿起旱煙管又吸了一口，問道：「這人是誰，姑娘可否見告？」

聞人俊道：「這件事是雲兄親身經歷的，還是由雲兄來說吧！」

雲中岳就把昨晚遇到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聞人俊接口道：「二先生，這藥丸……」

溫老二變了臉色，倏地站起，連連點頭道：「三位稍坐，老朽進去看看。」

不待三人多說，急匆匆的轉身就走。敢情他是去檢查收藏的失心丹，是否少了一顆？或

是全部被人盜走？是以走得如此匆忙！

就在此時，只聽柴門外傳來一個洪亮的聲音說道：「溫老二在家嗎？」

溫老二是嶺南二大世家之一，在江湖上頗有地位，連毒公子聞人俊兄妹見了他，都自稱晚輩，此人在門外就以「溫老二」相稱，可見是溫老二並輩的人了。

但溫老二和那小童都沒有答話。

只聽門外那人咦道：「這門只是虛掩著，可見溫老二並沒出去，怎麼沒人答應呢？」

柴門被人呀然推開，一陣橐橐履聲，走了進來，轉眼之間，此人越過藥圃，已經到了門口。

那是一個身材瘦高的藍袍老者，頦下留著一把黑鬚，目光炯炯看到屋中四人，不由微微一怔，目光落到聞人俊身上，問道：「你不是聞人賢侄麼？你們怎麼了？」

聞人俊看到藍袍老者，立時認出來人是四川唐門的唐崇智，正待站起，那知雙腳麻木，竟然站不起來，心頭方自一驚！

聞人鳳口中咦了一聲道：「大哥，不對，我手腳怎麼都不能動了？」

聞人俊道：「唐伯伯，你老來得正好，小侄著了溫老二的道了。」

「這不可能！」

唐崇智驚奇的道：「溫老二怎麼會跟後輩用這種手法？唔，滿屋都是麻人草的煙，你們怎麼會一點警覺都沒有？只是麻人草乃嶺南溫家幾種著名迷藥之一，老夫也無藥可解，差幸你們只聞到了煙，還不礙事，等煙散了，再過一會，就可沒事。」

口中說著，右手抬處，大袖朝堂屋中拂來，一股勁風應袖而生，把屋內辛辣煙氣，逼得往屋後捲去，一面問道：「溫老二呢？」

聞人俊道：「他剛走，到後面去了。」

唐崇智嘿然道：「那是看到老夫來了，才避開的了。」

只聽到溫老二的聲音在後面笑道：「唐兄光臨，兄弟失迎，怎不請到屋裡坐？兄弟馬上就出來了。」

唐崇智大笑一聲道：「溫老二，你在搗什麼鬼？」

他口中說著，人卻並未跨進屋去。

普天之下，四川唐門的毒藥暗器和嶺南溫家的迷藥，毒君門人無咎的毒藥，雲南藍家的用毒，同負盛名，各有所長。

唐崇智不知溫老二何以要向聞人兄妹下手，不知他屋中還安排有什麼古怪，自然不肯冒然入屋了。

「沒什麼？」溫老二的聲音在後面低笑道：「兄弟原意，只是要把聞人兄妹暫時留下，並沒什麼惡意，不想唐兄也惠然光臨，眞是巧極！」

唐崇智站在階上說道：「巧在那裡？」

溫老二低笑道：「四川唐門、嶺南溫家和毒君聞人老大，各有各的配方，都是獨門的毒藥，你的我無法解，我的你也無法解，但卻有一樣東西，可以把咱們三家的毒藥、迷藥，一古腦兒解去……」

唐崇智道：「你是說黑梔子？」

「一點不錯。」溫老二接口道：「目前知道黑梔子下落的，只有一個人，就是這位雲老弟，他被兄弟留下，唐兄也跟著找來，難道不算巧合嗎？」

原來他懷疑唐崇智是跟蹤雲中岳來的。

唐崇智大笑一聲道：「溫老二你錯了。」

溫老二道：「兄弟如何錯了？」

唐崇智道：「因爲兄弟並不是跟蹤這位雲老弟來的，而且據兄弟所知，這位雲老弟並不知情……」

溫老二聽了他的話，忽然從屋後走出，說道：「唐兄此話當眞？」

唐崇智大笑道：「兄弟何用騙你？」

溫老二拱拱手道：「唐兄請裡面坐吧！」

唐崇智正待舉步朝屋中跨去，突覺右腳酸麻如廢，再也舉不起來，心頭一驚，怒笑道：「溫老二，你這是什麼意思？」

左手一指，一陣嘶嘶細響，七八縷細到肉眼無法看清的細芒，疾如閃電，朝溫老二射去。

溫老二旱煙管朝前一圈，說道：「唐兄怎好對兄弟驟下毒手？兄弟只是在院中撒了幾把麻人草末，唐兄最多雙腳不能移動而已。」

坐在堂屋中的三人，聞了溫老二噴出來的煙，四肢動彈不得，雖經唐崇智一記袖風把室中煙氣捲飛，但三人還是無法移動。

不，雲中岳方才聽到聞人鳳說出手腳都不能動彈，心頭一怔，試手一舉，自己也同樣感到四肢麻木若廢，心知著了溫老二的道，這就急忙暗中運氣。

要知他練的是「九陽神功」，九陽者太陽也，日之精英，陽氣至盛之稱，諸惡盡祛，百邪悉辟。

他這一行功，雙手立時恢復行動，只是雙腳依然麻木如故。此時看到溫老二，不覺怒極

，口中喝道：「溫老二，你給我過來。」

左手一招，溫老二突覺一股極大的吸力，憑空襲上身子，一個人身不由己朝雲中岳面前飛了過去。

這一下不但溫老二猛吃一驚，就是聞人俊兄妹也大感意外。

雲中岳左手一探，很快就抓住了溫老二右手的脈門，沉聲道：「溫老二解藥呢？」

溫老二果然不愧是老奸巨猾之人，在這一瞬間，立即鎮靜下來，聳聳肩詭笑道：「什麼解藥？」

唐崇智站在門外，大聲道：「雲老弟快放開手。」

雲中岳劍眉一剔，問道：「你交不交出解藥來？」

話聲未落，突覺抓住他手腕的掌心一麻，五指再也用不上力。

溫老二笑道：「就是要老朽交出解藥，老朽也要回房去拿呀！」

一下掙脫雲中岳的五指，身形往後疾退。

雲中岳聽到唐崇智的喝聲，心知自己又著了溫老二的道，心頭怒極，口中大喝一聲，右手凌空一掌劈了過去。

溫老二疾向後退的人，口中悶哼了一聲，一個人被掌風掃中，筆直震飛出去一丈來遠，

蓬的一聲，背脊撞上左首牆壁，兩眼發黑，幾乎摔倒。

他心頭感到無比駭異，這年輕人竟有如此高強的武功，左手掌心已中了自己掌中針，右手還能發出掌力傷人？一時怕他再把自己吸了過去，身形急掠，往屋後閃入。

唐崇智急忙問道：「雲老弟趕快運氣試試，你左手是否被溫老二做了手腳？」

聞人鳳聽得關切的問道：「雲兄，你怎麼了？」

雲中岳道：「在下只覺抓住他的掌心一麻，五指就用不上力，被他掙脫開去。」

唐崇智道：「那是中了他的掌中針了。」

聞人鳳道：「唐伯伯，什麼叫掌中針呢？」

唐崇智道：「嶺南溫家以迷藥聞名天下，他掌中針，餵的自然也是迷藥了。」

聞人鳳美眸迴盼，發覺雲中岳剛才還在說話的人，這一瞬間，竟然眼皮下垂，似乎在打盹，心下大奇，叫道：「雲兄，你……」

只聽屋後響起溫老二的笑聲，說道：「小丫頭，這姓雲的小子睡著了，妳再叫也沒有用。」

聞人鳳道：「是你使了手腳？」

溫老二的聲音切齒道：「姓雲的小子乘老朽不備，打了老朽一掌，老朽不會放過他的，

嶺南溫家不使毒藥，但我要他十年八年都醒不過來，那是易如反掌。」

聞人鳳氣道：「溫老二，只要你敢！」

溫老二笑道：「老朽有什麼不敢的，小丫頭，你們不是都已落在我手裡嗎？」

唐崇智大笑道：「溫老二，你可是把唐某也算上了？」

溫老二低笑道：「兄弟原不打算連唐兄也算上的，但唐兄適逢其會，如果不把唐兄一起算上，事情豈不鬧大了。」

這話是說，放走唐崇智，消息就會洩漏。

唐崇智大笑道：「唐某腳下中了你的麻人草，但唐某雙手還能動，憑你溫老二還未必制得住我呢？」

「這個不勞唐兄操心。」

溫老二笑著道：「待會自有制得住唐兄的人會來伺候你唐兄的。」

「哈哈！」唐崇智大笑一聲道：「如果唐某兩腳中了你麻人草，就算落在你溫老二的手中，那麼你是不是也算落在唐某的手中了呢？」

溫老二一怔，急急問道：「兄弟怎麼了？」

唐崇智沉哼了一聲道：「你何須問我？自己運氣試試，就會知道。」

溫老二沒有作聲，敢情正在運氣檢查，過了一會，突然他駭然道：「唐兄幾時在兄弟身上，下了附骨毒針？」

唐崇智大笑道：「唐門附骨針，附骨如蛆，循血而行，十二時辰，走遍人身三百六十五穴……」

溫老二沒待他說下去，急急問道：「唐兄身上，可有解藥？」

唐崇智道：「有，可是想和兄弟交換麼？那好，你取出五份解藥來。」

溫老二詭笑道：「用不著交換。」

唐崇智奇道：「那你準……」

話聲未了，突聽身後響起一陣急促而輕快的腳步聲。

唐崇智回頭看去，只見從柴門外走進五個蒙面黑衣人來。

這五人身材一般高大，每人手上提一柄黑鞘黑穗長劍，只有兩個眼孔，露出逼人的炯炯目光，看去陰森譎詭，縱然是大白天，也有令人悚然如遇鬼魅之感。

及時只聽溫老二的聲音從堂屋後面傳了出來：「唐兄如果肯和兄弟合作，此時就交出你唐門附骨毒針的解藥來，還來得及。」

唐崇智雙腳麻木，除了還能站得住，無法跨動，心中不覺大怒，嘿然道：「溫老二，唐

某在江湖上各種陣仗看得多了，你以為唐某會怕了麼？」

溫老二道：「那你就不妨試試！」

兩句話的工夫，那五個蒙面黑衣人已在這一院子中四散開來，把唐崇智圍在中間。

唐崇智眼看五人身手矯捷，心頭也不禁暗暗焦急，右手抬處，嗆的一聲掣劍在手，仰首笑道：「很好，唐某正要試試！」

那五個黑衣人動作如一，鏘的一聲，同時掣出五柄烏黑無光的長劍，也同一步伐，倏地朝唐崇智逼進了一步。這一步逼進，已經離唐崇智不過五尺。

就在此時，只聽一陣「嗤」「嗤」輕響，五人跨上這一步，腳下立時冒起了五股黃煙。

原來唐崇智發現自己雙腳中了溫家的麻人草，麻木無法舉步，就在他周圍五尺之內，佈下了毒粉，不論人畜，只要逼進他五尺之內，踩到毒粉，立即會冒起毒煙，只須聞上少許，就會中毒昏迷。

那知這五個黑衣人腳下踩到毒粉，冒起五股黑煙，他們似乎毫不在乎，左手握著劍鞘，向外一揚，右手長劍同時刷的一聲，朝中間攻了過來。

唐崇智眼看他們居然不懼黃煙，心中登時明白，他們在蒙面黑巾之中，可能戴了口罩，不懼吸入毒煙。

只好猛一提氣，雙腳離地數寸，身形一個旋轉，手中長劍使了一記「河嶽流雲」，「噹」、「噹」、「噹」、「噹」、「噹」，五聲急驟的金鐵交鳴，把五支長劍一齊架開，左手大袖一展，又是一陣「沙」、「沙」碎響，從他大袖中飛射出一蓬細碎的暗器。

他揮劍封劍，和大袖一展，飛射出一蓬暗器，幾乎是同一時間，在他提氣旋身的一剎那間發出的。五支長劍被他一劍封開，一蓬暗器也全打在他們胸前。

唐崇智今年還不到五十，他是四川唐門數百年來最傑出的一位繼承人，唐門毒藥暗器，名滿江湖，他不但精研毒藥，精於暗器，內功拳劍也極為精純。

這一劍上，他以一敵五，仍然把對方逼退了兩步，可見他劍上造詣絕非等閒，但一蓬唐門毒藥暗器也悉數打中了五人前胸，五個黑衣人卻並未倒下去，細碎暗器打到他們身上，發出一陣沙沙之聲，居然全數從黑衫上滑落下來。

這下自然大出唐崇智意外，心頭不禁一怔！

就在他微一怔神之際，五個黑衣人一聲不作，倏地欺身而上，五支長劍又一齊攻到。

這五人若論單打獨鬥，除了出手劍招狠毒凌厲，本身武功也未必強到那裡去，但他們練的乃是聯手合搏的劍法，進則同進，退則同退，而且進攻的招式，在同時欺上之時，各不相同，攻擊的部位，就頓時變成了五個絕頂高手，每一進擊，都有措手不及，顧此失彼之感。

唐崇智雙腳麻木，可以站立，不能跨動，每次發劍，都得提氣躍起，離地數寸，再旋身發劍，才能擋得開對方五人的聯手一擊。

他在連接了對方三次猛攻之中，除了第一次使出一大蓬細碎暗器，第二、第三次旋身發劍之際，右手大袖中同時打出了兩種唐門劇毒藥粉，宛如一片輕煙，旋即消散。

又是一陣噹噹連珠暴響，五個黑衣人第三次被逼後退，唐崇智忽然仰天發出一聲嘹響的大笑。

他笑聲甫起，五個蒙面黑衣人突然驚呼出聲，各自踉蹌後退。

不，他們長劍墜地，身軀起了一陣劇烈的顫抖，五人寬大的黑衣裡面，冒起裊裊綠煙，口中也發出淒厲的慘叫，五個人同時往地上倒去。

不，剎那之間，地上只剩了五件黑衣像遺蛻一般，五個活生生的人，竟似在無形中消失了一般。

雲中岳也在此時，倏地睜開眼來。

聞人鳳一雙美眸，一直在關心著他，這時看到雲中岳睜開眼來，不覺喜道：「雲兄，你醒過來了。」

雲中岳道：「在下剛運了一會功，已全身氣血暢通，先前的四肢麻木，好像全好了。」

他還不知道藍文蘭給他服下的那顆「百草解毒丹」，能解天下任何奇毒，服藥之後，百日之內，百毒不侵，而他中的只是溫家的麻人草，和溫老二的「掌中針」。

嶺南溫家的迷香、迷藥，雖非毒藥，乃是麻藥一類，但本身同樣有著強烈的麻醉毒性，經過一陣運功之後，毒性一解，麻痺之感自然也消失了。

聞人鳳聽說他四肢麻木也完全好了，這比她自己恢復體力還要高興，喜盈盈的道：「真的，那好極了！」

聞人俊立即以傳音入密說道：「雲兄既然恢復了，目前第一件事，趕快去制住溫老二，才能取到麻人草解藥，不可讓他溜了。」

雲中岳點點頭，立即站起，一個箭步往屋後掠去，口中喝道：「溫老二，給我出來。」

堂屋後面是一間簡陋的灶間，地方不大，目光一掠，除了一張土灶，和開門的小童，木然站在灶邊上，那裡還有溫老二的影子？

雲中岳喝道：「快說，溫老二人呢？」

那小童站著一動不動，除了會霎眼睛，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雲中岳看他情形，似是被人制住了穴道，這就舉手替他拍開了穴道，問道：「溫老二人呢？到那裡去了？」

那小童活動了下雙手，說道：「他不是師父，他只是壞人，剛才從後面逃走了。」

雲中岳奇道：「他不是你師父？你師父是誰？」

那童子道：「我師父就是二先生，那人是假扮的。」

雲中岳問道：「那你師父呢？」

那童子道：「這壞人長得和師父差不多，他先來了一會，方才在師父房裡，和師父吵起來，後來他出來對我說：待會有人來找師父，叫我不許聲張，否則就要我的命……哦！」

他忽然哦了一聲，惶恐道：「師父還在房裡，不知怎麼了呢？」

拔腳就往右首房門衝了進去，叫道：「師父、師父……」

雲中岳跟著他跨進右首廂房，只見桌上、地上，亂糟糟的打翻了許多藥瓶，床上枕頭被褥也翻得甚是凌亂，卻不見有人。

那童子急得幾乎哭出聲來，說道：「師父會到那裡去了呢？」

雲中岳目光朝四周打量了一下，靠南首是一扇木格子窗，不能打開的，再往床下一看，似乎有一團黑影蜷縮著，這就蹲下身去，朝裡一瞧，果然是一個人被綑了手腳，塞在床下，當下伸手把那人拖了出來，問道：「他是不是你師父？」

那童子喜道：「就是師父。」

雲中岳用手指掐斷繩索，才看清此人面貌，竟和方才假扮溫老二的人，一模一樣，頭上也盤了一條花白小辮，臉色土黃，嘴上也留了撇八字鬍子，只是假冒他的人是黃蒼蒼的，他的鬍子比較花白，臉上皺紋也比假冒他的人要多，年齡大了一些，如此而已。

雲中岳解開他手腳上纏著繩索，溫老二只是翻著眼睛，沒有坐起來。

雲中岳低哦一聲，伸手替他解開了受制的穴道。

溫老二才舒了口氣，站了起來，他沒向雲中岳道謝，看到桌上，地上翻亂的藥瓶，趕緊奔了過去，目光亂轉，雙手拿起一個個翻倒的藥瓶，看了看，頓頓腳，氣憤的道：「溫家的孽畜，我非剝他的皮不可，他竟然把我辛辛苦苦配製了二十年的一瓶……給盜走了，眞是喪心病狂的東西！」

雲中岳朝他拱拱手道：「這位大概就是二先生了，那冒充二先生的，二先生想必知道他是誰？」

溫老二直到此時，才想起剛才是人家解救了自己，這才哦了一聲，朝雲中岳拱拱手道：「老朽眞是急昏了，這位小兄弟是……」

雲中岳抱拳道：「在下雲中岳，是和聞人俊兄妹一起來拜訪二先生的，卻被那個假冒二先生的人，在堂屋地上撒了麻人草，以致聞人俊兄妹，目前還困在堂屋之中，不能行動，另

外還有一位是四川唐門的唐大先生，也在外面……」

「哦！」溫老二哦道：「他們都中了麻人草毒，那就趕快出去。」

他隨手拿起一個藥瓶，往外就走。

雲中岳跟在他身後走出。

唐崇智大笑道：「溫老二，你也黔驢技窮了麼？你還有幾個羽黨……」

溫老二愕然道：「唐兄誤會了，兄弟並不是……」

唐崇智道：「你怎麼不是？」

雲中岳忙道：「唐大先生，這確是誤會，剛才那人冒充二先生，已經從屋後逃走了，這位二先生是中了他的暗算，是在下剛替他解開穴道的。」

唐崇智聽得一楞，說道：「那人會是誰？」

溫老二臉色微黯，沒有說話，只是搖了搖頭，把手中拿著的藥瓶，打開瓶塞，傾出四顆硃衣藥丸，遞給雲中岳道：「雲老弟，這是麻人草解藥，麻煩你去分給他們服下，老朽還得把屋中的麻人草清除了。」

話聲一落，回身走入屋後，取出一把稻草，點著了火，在地上揮著，火光揮過之處，地上飛起一縷縷的青煙，也發出一陣滋滋輕響，敢情麻人草給火一薰，很快就消滅了。

雲中岳也在此時把四顆解藥分給聞人俊兄妹、青衣使女，然後又走出屋去，遞給了站在階上的唐崇智，各人立即吞入口中。

過了約莫一盞茶的工夫，唐崇智大笑一聲道：「溫家的麻人草果然厲害。」

溫老二已在上首一張木椅上坐著，也大笑道：「溫家如果沒有一手，天下豈非就讓你們姓唐的和姓聞人的二家稱尊了？」

聞人俊拱手道：「多謝二先生的解藥。」

「不用謝。」溫老二含笑道：「幾位中了寒家的麻人草，老朽是應該給你們解藥的。」口氣一轉，問道：「唐兄和聞人公子賢兄妹，還有這位雲老弟，連袂來訪，不知有何見教？」

唐崇智道：「兄弟可不是和聞人賢侄他們一起來的，因爲兄弟有兩個門人，昨晚遭人暗算，中了兩支極細的暗器，一直昏睡不醒，極似嶺南溫家的『迷魂針』，兄弟來找你溫老二，一來是求取解藥，二來也想請問你老哥一聲，可是你溫老二的門下弟子和我兩個劣徒有何過節？」

溫老二臉色微變，恨恨的道：「又是他，眞把兄弟給坑死了。」

唐崇智道：「不是溫兄門下，那是什麼人？」

溫老二痛苦的笑了笑道：「此事說來話長，唐兄且請稍緩。」

說著從身邊取出一個瓷瓶，傾了兩粒藥丸給唐崇智，說道：「這是迷魂針解藥，唐兄收好了。」

一面回頭朝聞人俊道：「老朽想請問聞人公子二位，不知是否也發生了什麼事麼？」

聞人俊一指桌上已經打開的紙包，說道：「晚輩兄妹是來請教二先生，這顆藥丸是不是失心丹的，後來就中了那假冒二先生的麻人草……」

溫老二雙手取起紙包，湊著鼻尖聞了聞，點頭道：「不錯，正是寒家的失心丹，果然又是這下流東西！」

聞人鳳道：「除了二先生，還有人會配製失心丹麼？」

「唉！」溫老二嘆了口氣，道：「是我老三。」

唐崇智驚異道：「你還有一個老三？」

溫老二點點頭，苦笑道：「說來也不怕諸位見笑，咱們本來是三兄弟，老三自小不務正業，結交的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那年他正好二十歲，先父責罵了他一頓，要他閉門思過，不料他盜取了咱們祖傳的一本『溫氏迷經』，不告而去，從此不知下落，先父就是給他氣死的，溫氏門中從此不再提起這個人，所以外界只知先兄和兄弟兩人……」

唐崇智點頭道：「方才那人，就是你老三？」

溫老二點點頭道：「咱們兄弟差不多已有三十幾年沒見面了，今天一大早，他忽然找來了，咱們雖有幾十年不見，但他對兄弟的一舉一動，居然瞭若指掌，因爲兄弟化了二十年心血，從各處名山大川採擷藥草，練製成一瓶『解迷化毒丹』，其功用略同於前輩高人易百草的『百草丹』，雖說不能盡解天下奇毒，大概也差不多了……」

唐崇智看了聞人俊兄妹一眼，大笑道：「溫兄那是想和咱們兩家一較長短了？」

溫老二道：「兄弟絕無此心，只是二十幾年前，兄弟無意中覓得了兩種靈藥，才許下宏願，立誓要完成這解迷化毒之藥，純以救人爲本。」

「好，好，咱們入地獄，你溫老二升天堂去。」

唐崇智笑著道：「後來呢？你說下去。」

溫老二道：「老三一見面就問我『解迷化毒丹』是否眞的有效？這不是和溫家的祖宗作對？我還沒有開口，他不知從那裡學來的武功，一下就把我制住，用繩索綑綁我的手腳，塞入床底，就在房中大肆搜索，後來的事，你們都知道了。」

唐崇智道：「你知不知道他的行蹤？」

溫老二道：「他盜走祖傳迷經，我非追回來不可，如今又奪我花了二十幾年心血的『解

迷化毒丹』，更非找到他不可。」

聞人俊道：「二先生要找他也並不難。」

溫老二目光一亮，問道：「聞人公子知道他的下落麼？」

聞人俊道：「他的下落，晚輩雖然不知道，但他和近日在百泉鎮發生的幾件大事，很可能有關。」

唐崇智道：「聞人賢侄是說拍賣藥材失蹤的一批人麼？」

「是的。」聞人俊道：「昨晚有人持著失心丹，威脅那晚主持拍賣藥材的人吞服，可見……」

唐崇智道：「那晚在藥王殿舉行拍賣藥材，傳說只有雲老弟一人不曾失蹤，那主持人是誰？」

聞人俊因溫老二和廣幫區古柏是刎頸之交，四川唐門又是一派，目前究是誰在暗中興風作浪猶未澄清，不願說明眞相，這就答道：「就因雲兄是唯一沒有失蹤的人，才聽得出那主持人的聲音，但那兩人都蒙著頭臉，看不清他面貌，可惜雲兄一步之差，一個中針而死，另一個給溜了，所以只有拿著這顆失心丹，來請教二先生，這是唯一的線索了。」

唐崇智目光一注，問道：「此事發生在何處？」

聞人俊道：「邵夫子祠。」

唐崇智站起身道：「兄弟這就告辭。」

說完，大步朝外行去。

聞人俊也跟著站起，抱拳道：「晚輩兄妹也告辭了。」

溫老二道：「聞人公子請且留步。」

他轉身進去，出來之時，手中拿著兩個青瓷小瓶，說道：「老三在此地出現，而且又使了迷魂針和麻人草，這是寒家秘製的『解迷丹』，老朽奉贈聞人公子和雲老弟，以備不時之需。」

聞人俊、雲中岳雙手接過，同聲說了句：「謝謝」，就別過溫老二，走出茅屋，回到停車之處。

聞人鳳小嘴一撇，說道：「溫老二眞是小氣鬼，他送大哥和雲兄每人一瓶『解迷丹』，卻沒送我一瓶。」

聞人俊笑道：「他送了我一瓶，和送妳不是一樣麼？」

聞人鳳道：「自然不一樣了。」

聞人俊道：「方才那五個黑衣蒙面人，不知是何來路？」

雲中岳道：「這五人和昨晚襲擊在下的四個黑衣人，應該是一路的人。」

聞人鳳道：「我看他們一身黑衣，一定是特製的了，連唐伯伯那一篷又多又雜的暗器都打不進去呢！」

說話之時，大家都登上車廂，只有那青衣使女沒上車來。

駕車的放下車帘，就揚鞭起程。

聞人俊問道：「秋月怎麼不上來呢？」

聞人鳳含笑道：「她隨後就會來的。」

回到大宅院，馬車一直馳進天井，才行停下，聞人俊兄妹和雲中岳一同進入書房。

龔大鵬已經先在，見到三人走入，迎著道：「公子回來了。」

聞人俊問道：「龔大叔，可有眉目麼？」

龔大鵬道：「達生堂藥舖依然開著門，掌櫃成天生神情懊喪，兩眼紅腫，屬下聽他左右鄰居說，他渾家姚姐兒跟著小白臉捲逃了，屬下問他們是跟誰跑的？他們都說……」

他望望雲中岳，笑道：「他們是說達生堂前幾天住了一位姓雲的公子，昨晚姚姐兒是和雲公子一起私奔的……」

雲中岳俊臉一紅，說道：「這件事，又給我揹上了黑鍋。」

聞人鳳抿抿嘴，輕笑道：「他們一定也說，那雲公子就是毒公子聞人俊的化名，對不？」

龔大鵬連連點頭，笑道：「小姐眞是料事如神，他們就是這樣的。」

聞人俊道：「這還扯上我麼？」

聞人鳳道：「我這可並不是普通猜測之詞。」

聞人俊道：「那是什麼？」

聞人鳳道：「極可能是對方故意這樣造的謠。」

聞人俊道：「有意破壞我的名譽？」

「不！」聞人鳳道：「他們還不知道雲大哥大難不死，從石窟中出來了，第二個目標就是大哥，姚姐兒如果是拍賣藥材的主持人，她可能知道黑梔子的下落，他們造謠說姚姐兒和大哥私奔了，許多想得到黑梔子的人，不是都會來找你麼，這一來，不論那一方面落敗，都遂了他借刀殺人之計。」

聞人俊聽得矍然道：「妹子這話大有道理。」

龔大鵬道：「屬下話還沒有說完。」

聞人俊道：「龔大叔請說。」

龔大鵬道：「屬下派了兩個人在達生堂附近監視，據剛才報告，有一個殘廢老人到達仁堂去抓藥，有人認出他是梵王宮的香火道人。」

聞人俊道：「這和姚姐兒失蹤有關連麼？」

龔大鵬道：「事情是沒有關連，但屬下因雲公子曾和一個長髮披肩的駝背老人動過手，那殘廢老人也是個殘廢，覺得不無可疑。」

聞人俊攢攢眉道：「這麼說事情好像越來越複雜了。」

聞人鳳道：「我們只要找到溫老三，就可眞相大白了。」

聞人俊輕哦一聲道：「妹子，是妳要秋月去找『追蹤散』了？」

聞人鳳美眸一轉，輕笑道：「大哥到這時候才想起來？」

聞人俊臉色微沉，說道：「妳太冒險了，溫老三爲人何等狡猾，妳在他身上做了記號，要秋月找下去，豈不是要她去送命？」

「會有這麼嚴重？」

聞人鳳道：「我也要秋月沿途撒下了追蹤散，如果她趕不回來，我們飯後就可以尋下去了。」

聞人俊問道：「妳想好了辦法？」

「是啊！」聞人鳳嬌笑道：「飯後，我和雲兄扮成遊客去找秋月，大哥和龔大叔隨後跟來，不就萬無一失了麼？」

聞人俊點點頭道：「好吧！」

聞人鳳道：「那就快些吃飯了。」

不多一會，兩名青衣使女進來，在書房一張方桌上，擺好了三副碗筷，端上飯菜。

聞人俊道：「妳們再添一副碗筷，龔大叔就在這裡和我們一起吃了。」

青衣使女依言又多了一副碗筷。

聞人鳳催道：「雲兄，快請坐下來呀，吃過飯，我們馬上要出發呢！」

四人坐下之後，兩名青衣使女裝了飯菜送上。

聞人鳳對雲中岳似乎是很有好感，還口口聲聲的說道：「雲兄你嘗嘗這個，不要客氣呀！」

聞人俊知妹莫若兄，這位妹子，平日裡給爹驕縱慣了，什麼人都不在她眼裡，對雲兄好像很投機！

這也難怪，像雲中岳這樣人品俊，武功高的人，就是打了燈籠，也不容易找得到的。他心裡覺得好笑，但甚至連看都不敢多看妹子一眼，怕她多心。

雲中岳當然也覺得出來，這位聞人姑娘笑語如珠，一雙水盈盈的美眸，只是往自己瞟，但他心裡，卻一直惦記著共過生死而又失了蹤的藍文蘭姑娘。

這一頓飯，大家因飯後有事，就匆匆吃畢。

兩名使女送了面巾，聞人鳳輕輕在櫻唇上沾了一下，就嬌聲道：「龔大叔，你要給我們稍稍易點容才行呢！」

龔大鵬道：「小姐要如何易法？」

聞人鳳道：「不能把我變得像醜八怪就行了。」

雲中岳道：「在下也要易容麼？」

聞人鳳朝她嫣然一笑道：「自然要易了，不然人家一下就認出你來了。」

龔大鵬道：「好吧，小姐請下來。」

聞人鳳朝雲中岳招招手道：「雲兄，你先坐下來，龔大叔是易容老手，他先給你易。」

雲中岳只得依言坐下。

聞人鳳道：「龔大叔，我們要扮成去遊山玩水的兄妹，你只要給他變個面貌就好了，也不能太醜了。」

龔大鵬笑道：「屬下省得，但易容術也只能暫時混朦人的，遇上老江湖，一眼就可以看

得出來。」

說話之時，在雲中岳對面坐下，然後從懷中取出一個扁扁的小鐵盒，打開盒蓋，裡面分成八九個小格，放著各種顏色的藥膏，他用手指沾著開始在雲中岳臉上輕輕抹著。

一會工夫，龔大鵬已經停住了手。

聞人鳳拍手道：「好了，雲兄，現在只怕你自己也認不得了呢！」

雲中岳站起身，聞人鳳就坐了下去。

龔大鵬著手替她易容，雲中岳站在一旁觀看，只覺龔大鵬替她把眉毛稍稍加粗了些，在眼下、鼻旁，有的地方加深，有的地方加白，隨著他手指塗抹之後，聞人鳳的臉頰就豐腴了許多，本來的瓜子臉，乍然一看，就變成了小圓臉，眼睛也變得又細又長，鼻子也短了，看來當真像換了一個人，但依然嬌婉秀麗，另有一種嫵媚之感。不覺讚嘆道：「龔老易容之術，眞是神乎其神，巧奪天工。」

龔大鵬笑道：「雲公子誇獎了，這是雕蟲小技，江湖上會的人很多，比我高明的多著呢？」

一邊說話，一邊又給聞人鳳改變髮型，額前又加了一排劉海。

聞人鳳嬌笑道：「會的人很多沒錯，要像龔大叔這樣高明的恐怕不多呢！」

她站起身，又道：「龔大叔，鏡子呢，給我照照看？」

龔大鵬從布袋中取出一面小銅鏡，遞了過去。

聞人鳳接過鏡子，照照自己，又看看雲中岳，咕的笑道：「雲兄，我們眞成了兄妹啦，你拿去瞧瞧。」

雲中岳從她手中接過，照著自己一看，鏡中的自己，果然和聞人鳳有幾分相似，任何人看到了都會認得出自己兩人是兄妹，他把銅鏡遞還給龔大鵬，一面說道：「幾時在下要拜龔老爲師，學習易容術呢！」

龔大鵬大笑道：「雕蟲小技，學了沒什麼大用。」

聞人鳳催道：「雲兄，我們可以走了。」

聞人俊笑道：「妹子，妳現在和雲兄是兄妹了，應該叫大哥才是，不能再叫雲兄了。」

聞人鳳粉臉微微一紅，說道：「到了外面，我自然會叫他大哥的了。」

龔大鵬道：「雲公子，你最好不要佩劍，免得引人注意。」

雲中岳點點頭，隨手解下了長劍。

聞人鳳道：「不帶劍怎麼成？萬一和人家動起手來呢？」

雲中岳道：「不要緊，劍就不用帶了。」

聞人鳳也解下了身邊長劍，回頭嬌笑道：「我身邊還有一支短匕可以運用，好啦，大哥，我們走了。」

聞人俊笑道：「妹子，妳這聲大哥，是在和我說呢？還是和雲兄說的？」

聞人鳳排紅著臉道：「我不來啦！」扭扭腰，往外走去。

聞人俊含笑道：「雲兄快去吧，妹子是個急性子的人，別讓她久等了。」

雲中岳只好跟著聞人鳳身後走去。

出了大宅院，雲中岳問道：「姑娘，我們到那裡去呢？」

聞人鳳回身道：「從現在起，我叫你大哥，你也要叫我妹子才行。」

雲中岳點點頭道：「我會叫的。」

聞人鳳一雙鳳目望著他，嬌聲道：「那你就叫咯！」

雲中岳俊臉一紅，說道：「現在就要叫麼？」

聞人鳳嬌笑道：「自然現在要叫咯，叫慣了才會順口呀！」

雲中岳道：「好，我就叫妳妹子。」

聞人鳳似喜似羞的嗯了一聲，低低叫道：「大哥……」

「好了。」雲中岳道：「妳現在可以說要到那裡去了？」

聞人鳳道：「你不用問，跟我來就是了。」

聞人鳳在前，雲中岳在後，走了三里來路。

聞人鳳在路旁折了一支柳枝，拿在手中輕輕拂著，朝東行去，回頭道：「大哥，我們出城去玩好麼？」

雲中岳看到路上正有幾個人迎面走來，這就笑道：「我們出來了，妳要到那裡去玩，我這做大哥的自然隨妳的意思走了。」

聞人鳳依然一手輕盈的揮著柳枝，嬌笑道：「大哥眞好。」

兩人一路出了東門，因爲正是泉會時期，遊人漸多，聞人鳳雖然易了容，但還是貌美如花，路上有許多年輕遊客，不期而然的都會朝她看上一眼，甚至還有回頭看來。

聞人鳳甩著柳枝，輕啐道：「討厭！」

雲中岳笑道：「人家看妳，表示我有一個漂亮的妹子。」

聞人鳳道：「我不許他們這些齷齪男人看我。」

雲中岳含笑道：「女爲悅己者容，那妳要誰看呢？」

聞人鳳忽然轉過身來，雙頰微酡，幽幽的道：「你……」

她究竟是少女，「你」字出口，慌忙別過身去，扭著腰，朝前就跑。

雲中岳沒想她會直截了當的說出「你」來，不禁心頭一蕩，看她低著頭跑去，急忙叫道：「妹子，妳走得慢一點呀！」

聞人鳳道：「你不會走得快一點麼？」

雲中岳只得追了上去，四顧無人，悄聲問道：「妹子，妳有沒有找到秋月留下的記號呢？」

聞人鳳臉上還是紅紅的，低聲道：「你不是看我一路用柳枝在拂麼？我家秘製的『追蹤散』只有我們才聞得出氣味來。」

雲中岳道：「她是朝這裡來的麼？」

聞人鳳道：「再下去就是鳳凰山潞王墳了，我看龔大叔說得沒錯，溫老三可能是朝梵王宮去的了。」

雲中岳道：「那我們快走。」

聞人鳳道：「從這裡到潞王墳，還有一段路，我們不能走得太快。」

鳳凰山，南面是黑龍潭，山嶺左右環抱如拱，兩人走近石坊，看到三三兩兩的遊人，有的從石階下來，也有些人正在循階而上。

聞人鳳手中依然拂著柳枝，一面迴臉低聲說道：「我們先上去，別讓人家看了起疑。」

雲中岳已從她這句話中，聽出秋月不是往上面去的了，但為了不讓人家起疑，才上去的。

拾級而上，是潞王的祭殿，殿後就是潞王墓，墓門是用兩方高大的巨石製成，還可以啓閉。

兩人遊覽了一陣，從石橋走下，兩邊排列著翁仲石馬，氣象森嚴。

聞人鳳邊走邊道：「這裡陰森森不好玩，大哥，我們到梵王宮休息去，那裡有茶喝。」

一路折而向西，走沒多遠，就是梵王宮了，碧瓦朱欞，建築宏麗。

聞人鳳回過頭去，朝雲中岳輕輕的點了下頭。

雲中岳心裡有數，敢情秋月果然一路追蹤，被狡猾的溫老三識破，把她擒到梵王宮來了。

兩人跨進大門，只見迎面七楹大殿，香煙繚繞，不少遊客正在殿上燒香拜佛，兩人也隨著走入大殿。

一名中年道人含笑走來，稽首道：「二位施主可要在佛前燒香麼？」

雲中岳道：「在下兄妹，是遊山來的，想討一杯水喝。」

聞人鳳道：「大哥，你在這裡隨喜，我要去上炷香呢！」

她喜盈盈的走到神案前面，點了香，虔誠跪下，拜了幾拜，還拿著籤來筒，「策」「策」的求起籤來。

那中年道人看雲中岳負手站著，立即陪笑道：「施主請到左邊客堂奉茶。」

雲中岳等她求了籤，才一同步入左廂，中年道人已命小童，沏了茶送上。

雲中岳含笑問道：「妹子求的是什麼籤？」

聞人鳳羞澀一笑道：「我不告訴你。」

雲中岳等人退出，雙手捧起茗碗，悄聲問道：「妳找到了麼？」

聞人鳳微微搖頭道：「還沒有。」

茶葉是山上採的，入口甚是清香，兩人喝過茶，也休息了一會，雲中岳取出一錠銀子，放在桌上，作爲香金，就和聞人鳳一起走出。

那中年道人又迎了過來，稽首道：「二位施主怎不多坐一會？」

雲中岳道：「謝謝道長，我們還想到處看看。」

殿後是潞王次妃墓，矗立著一座高大的石墳，和潞王墓差不多。

聞人鳳手中揮著柳枝，回身走出。

她走出去了，就是沒找到，雲中岳也就隨著走出。

殿外石欄迴互，潔白如玉，東西階下，各有一方石碑。

聞人鳳走近西首石壁前嵌著的一方石碑前面，忽然停了下來，回身叫道：「大哥，你來看看，這碑上的字，我們家裡有一本拓本，就是這碑上的字呢！」

雲中岳心中一動，也就跟著過去。

兩人正在摩挲之際，那中年道人又走了過來，陪笑說道：「這是潞王次妃趙氏的祭碑，次妃生有淑德，特冊封爲次妃，這碑上勒的祭文，二位再去看看東首那一方碑上的冊封文，就知道了。」

兩人聽了他的話，只好走過去，又看了看東首那塊石碑，聞人鳳道：「大哥，時間不早了，我們該回城去了。」

雲中岳朝那道人拱手致謝，兩人走出梵王宮。

雲中岳問道：「妹子，事情怎麼樣了？」

聞人鳳道：「我們回去再說，我看那道士對我們可能起了疑心。」

雲中岳問道：「妳找到了沒有呢？」

聞人鳳道：「殿上後進，都沒有找到，但那方祭碑上卻有『追蹤散』的氣味，我想多看一看，那道士不是故意打著岔，要我們去看東首一方石碑了麼？」

雲中岳回頭看去，只見那中年道人果然站在宮門口，正在目送著自己兩人，這就迅快回身，一面問道：「那該怎麼辦呢？」

聞人鳳道：「我們先回去，和我哥哥商量之後，只有晚上再來了。」

□　□　□

鳳凰山在夜色籠罩下，山影黑幢幢的更顯得巍峨陰森！

這時差不多初更方過，潞王墳西側，悄悄出現了兩條人影，一個是頎長的人影，另一個身材較爲瘦小玲瓏，一看就知是一男一女了。

這兩人行蹤躲躲閃閃，逐漸逼近梵王宮。

梵王宮巍峨的殿宇，這時已沒有燈火，看去黑黝黝的，不聞一點人聲。

走在前面的頎長人影回身朝後面的嬌小人影打了個手勢，就飄身而起，像一縷輕煙，悄無聲息的躍登牆頭。

他身後嬌小人影，立即隨著縱身躍上，於是兩道人影如影隨形一般，騰空掠起，一下閃入正面五楹屋脊暗處，隱伏下來。

女的悄聲道：「大哥，幹麼……」

男的立即豎起一根手指，擋著嘴唇，輕「噓」了一聲，壓低聲音道：「下面有人來了。」

他們附著耳朵說話，聲音說得極輕，女的就沒有作聲。

兩人蹲著身子，好在殿脊上有雕刻得栩栩如生的龍鳳，可以隱蔽住他們的身形，不慮被人發現。

過了好一會，才看到一個道人從東首長廊上走出，朝大殿西首行去。

今晚，天上有雲，但一輪將圓未圓的明月，忽然從雲層裡被推了出來，一下清光就洒遍了大天井，照著大殿前面潔白如玉的欄杆，分外顯得像瓊樓玉宇。

女的忽然低低的道：「大哥，你看這道人，不就是下午招呼我們的那個麼？」

男的輕輕點了下頭，目光卻只是注視在道人身上。

那道人兩手好像還捧著一隻方形的木盒，他踽踽獨行，一直走到西首那方祭碑前面，忽然腳下一停，倏地回頭朝身後看來，四顧無人，才放下手上捧著的盒子，雙手在石碑上端摸索著。

女的看得心頭一動，低聲叫道：「大哥，他……」

男的此時正在全神貫注，看著那道人的手勢，口中忙道：「快別作聲。」

那道人放下雙手，很快閃到石碑右側，又伸出雙手朝石碑推去，石碑隨著突然移動，緩緩朝左移開，石碑間登時現出一個半人來高的洞窟。

女的不禁喜道：「大哥，那石碑果然有著蹊蹺，難怪他方才不讓我們多看呢！」

那道人推開石碑，又回到原處，雙手捧起方匣，俯身朝洞窟中走入，過沒多久，那移開的石碑又緩緩恢復了原狀。

女的又道：「大哥，我們現在可以下去了。」

男的道：「再等一等，令兄和龔老還沒到呢！」

原來這一男一女，正是雲中岳和聞人鳳。

話聲甫落，只聽左首屋脊傳來呱呱兩聲夜梟的啼聲。

聞人鳳喜道：「龔大叔來了。」

但覺疾風一颯，一道人影已在兩人身邊瀉落，低聲問道：「雲兄，可曾發現什麼嗎？」

聞人鳳搶著道：「大哥，你們怎麼這時候才來，那祭碑果然可以移動，下面是一個洞窟……」

聞人俊也隨著蹲下，問道：「妳怎麼知道的？」

聞人鳳道：「剛才有人進去。」

聞人俊道：「咱們是不是要下去呢？」

雲中岳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聞人兄妹最好守在此處，兄弟先下去看看。」

聞人俊道：「兄弟和雲兄一齊下去，有妹子和龔大叔守在這裡就好。」

聞人鳳不依道：「不，大哥和龔大叔後來，應該守在這裡，這石碑是我發現的，自然由我和雲大哥一起下去了。」

聞人俊道：「咱們目前還不明底下的情況，下去會有危險。」

聞人鳳披披嘴道：「我才不怕危險呢！雲大哥，我們走。」

她倏地站了起來，伸手去拉雲大哥的手。

聞人俊知道妹子生性倔強，不肯聽人勸告，何況她一顆心對著雲兄，自然更不肯聽自己的話了。

於是他點頭道：「好，妳和雲兄下去就是了，但深入險地，不可逞強，一切都得聽雲兄的。」

聞人鳳咭的笑道：「我知道了，雲大哥，我們快下去吧！」

話聲甫落，回頭之際，身邊的雲中岳忽然沒了影子，原來他已經悄無聲息的騰空而起，朝石階上射去。

聞人鳳口中輕「啊」一聲，隨在他身後，像小雲雀一般輕巧的翩然掠空投去，落到石碑前面。

雲中岳朝石碑跨上一步，前胸緊貼著石碑，伸出雙手朝石碑頂端摸去。

他目光銳利，方才已看清那道人摸索的地方，這伸手一摸，就給他摸到石碑上端的裡首，有顆鵝卵大的東西，入手冰冷，似是鐵的，但卻甚是光滑，也好像不是和石碑聯在一起，他用力向左右搖動，卻是一動也不動，再往裡摸索，靠鵝卵的裡首，似乎微微有些凹下。

雲中岳腦中突然靈光一動，想起方才那道人雙手好像很用力，莫非要把這鵝卵挖起來不成？

心念這一動，就十指用力，緊緊握住鵝卵，往上拔起。這下果然有效，那鐵製的鵝卵被他緩緩拔起，升高了兩寸光景。

聞人鳳站在他身後，悄聲問道：「大哥，你摸到了什麼沒有？」

雲中岳點點頭，鬆開十指，退到右側，雙手用力一推，石碑果然應手朝左推去，露出了一個半人高的洞窟。

聞人鳳喜道：「好了，好了。」

一俯身正待往裡跨去。

雲中岳一把把她攔住，說道：「慢點，還是我先下去。」

聞人鳳嬌聲道：「我先下去，不是一樣麼？」

雲中岳沒有理會她，功運全身，俯身鑽進了石窟，裡面是一道石級，往下通去，下面黑越越的，大有伸手不見五指之感。

這點黑，難不倒雲中岳，但跟在他身後的聞人鳳可看不見了，她只是跟在雲大哥的身後而行。

雲中岳從身邊掏出了一隻精巧的白銅火筒，卻沒有打亮。取出火筒，就使他想起火筒的主人藍文蘭，失蹤已有兩天，不知她在不在這裡？

石級不多，只有十七八級，就已到了地頭，依稀可以看到眼前是一個略呈方形的石室，室內空蕩蕩的別無一物，只有中間停放了一具石棺，方才進來的那個道人，早已不知去向了。

雲中岳站定下來，目光緩緩掃過整間石室，卻看不出有什麼可疑之處，好像這間石室停放石棺，已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

就在此時，但聽上面傳來，「砰」的一聲輕響，那是石碑已經闔起來了。

聞人鳳站在雲中岳身後，低低的道：「大哥，這裡黑得很，你看得到麼？」

雲中岳「擦」的一聲，打著手中火筒，隨時遞了過去。

火光乍亮，聞人鳳看到了石棺，身子機伶一顫，說道：「這裡是墳墓？」

雲中岳道：「妳是不是害怕了？」

聞人鳳舉著火筒，緩緩走前了一步，嫣然道：「和你在一起，我才不怕呢！」

雲中岳叮嚀道：「妳站在這裡，我過去看看。」

聞人鳳膽怯的道：「你要看什麼？」

雲中岳沒有作聲，緩步走近石棺，仔細打量著，只覺這石棺型式極古，兩邊還雕刻著極細緻的花紋，似是年代已經甚久了。

但整座石室，除了這具石棺，四面都是渾然天成的石壁，毫無絲毫痕跡可尋，就是這具石棺，也蓋合嚴密，看不出有人時常啓閉的痕跡來。

雲中岳心中暗道：「除了石棺，根本找不出別的通路了。」

心念一動，右足倏地跨上一步，功凝雙臂，張臂朝石棺蓋上搭去。

聞人鳳吃驚的叫道：「大哥，你要做什麼？」

雲中岳十指運勁，「喀」的一聲，已把石棺棺蓋掀了起來。

這一瞬間，石棺中蹶然坐起一個人來，口中發出陰森的尖笑道：「你們來了麼？」

緊接著又是「拍」的一聲輕響，那是機簧之聲，隨後就是一陣「嗤」「嗤」輕聲，一蓬利鏃，密集射出。

這眞是電光石火般事，聞人鳳驟睹有人從石棺中蹶然坐起，耳中也聽到了笑聲，驚怖得

尖叫一聲，一個人往後疾退，差點嚇昏過去。

雲中岳目光何等銳利，一眼就已認出那蹶然坐起的人就是方才進來的中年道人，看他抬起雙手，手中捧著木盒對準自己，顯然那木匣之中藏著古怪，機簧未響，匣蓋未啓，他已大喝一聲，揮手就是一掌劈了過去。

他練的是「九陽神功」和「縱鶴擒龍」，這一掌的力道，何等雄渾？一陣強猛的掌風，應掌而生，呼嘯劈出，不但把奪盒而出的近百支匣弩利鏃，悉數反捲過去，厚重無匹的掌力，也把蹶然坐起的道人，擊得砰然一聲往後壓了下去，緊接著又是一聲大響，被掀的石棺蓋，也在同時往下闔落。

雲中岳在一連串的巨響中，還依稀聽到一聲隱約慘叫，像一個人從危崖跌落萬丈深谷，往下落去一般。

這幾下當眞說時遲，那時快，幾乎是分不出先後來。

現在棺蓋又闔上了，一切也恢復了原狀，就在聞人鳳嚇得一怔神之間，全都過去了，但她還是哇的一聲，撲入了雲中岳的懷裡，火筒及時熄滅，她豐滿的酥胸，緊緊貼在他胸前，連她怦怦跳的小鹿，也一下又一下的傳到雲中岳的胸口。

她是受了驚嚇，無怪要緊緊的偎在他懷裡。

雲中岳雙手輕輕攏住她嬌軀，笑道：「瞧妳嚇成這個樣子，他就是方才進來的那個道人，又不是眞的殭屍。」

聞人鳳雙手環在他腰上，撒嬌道：「我本來想不讓你去開石棺的，我話還沒說完，你就掀開來了……。」

雲中岳道：「這間石室，四周沒有通路，所以我想那通路一定在石棺之中。」

聞人鳳依然偎在他懷裡，仰起臉道：「現在已經證明不是了。」

雲中岳含笑道：「現在我還認爲通路在石棺之中。」

聞人鳳吃驚的道：「大哥，你還要去掀開來麼？」

雲中岳輕輕在她肩上拍了兩下，柔聲道：「妳不是說過，和我在一起，妳就不怕麼？好了，妳還是站在這裡，打著火筒，不可過來，我非看看清楚不可。」

聞人鳳緩緩站直身子，依言打著火筒，一面說道：「大哥你這支千里火筒，製作得眞精巧。」

雲中岳口中「唔」了一聲，又舉步朝石棺走去，他相信方才這一掌，那道人縱然不死，也必被震成重傷，於是緩緩伸手去，十指搭上棺蓋，再次用力一掀。

石棺蓋掀開了，這回石棺裡毫無動靜，也並沒有人再蹶然坐起。

雲中岳俯首下望，這一看之下，不期口中「咦」了一聲，急忙叫道：「妹子，快過來看。」

原來石棺之中，空蕩蕩的變成了一具空棺，裡面乾乾淨淨，那裡還有那道人的影子？

聞人鳳怯生生的道：「你要我過來麼？哦！」

雲中岳已把石棺棺蓋輕輕放落一旁，說道：「別怕，妳只管過來。」

聞人鳳一手舉著火筒，走了過來，探首一望，不禁驚奇的道：「大哥，他人呢？怎麼不見了？」

雲中岳道：「我說這石棺可能是通路，妳現在相信了。」

聞人鳳用火筒照了照，說道：「這棺底的石板一定是活絡的了。」

雲中岳右手一按，跳了進去，仔細察看了一遍，依然看不出絲毫縫隙，用手敲了幾下，棺底石板好像很厚，根本像是一口整塊大石雕成的，絲毫無破綻可找。

聞人鳳一直照著他問道：「大哥，找到入口了麼？」

雲中岳微微搖頭道：「不容易找出來。」

他一躍而出，雙手抓起石棺棺蓋，把一頭先擱好了，另一頭用手托著，又跳了進去。

聞人鳳吃驚道：「你這做什麼？」

雲中岳已在棺中坐下，說道：「我要蓋上了試試看。」

聞人鳳攢著眉道：「這有什麼好試的？」

雲中岳道：「不要緊，我馬上就會掀開來的，妳怕什麼？」

他不待聞人鳳回答，托著棺蓋的雙手，突然一放，石棺蓋發出砰然一聲大響，就闔上了。

聞人鳳如今知道石棺中是雲大哥，當然不會再害怕了，但時當深夜，人在地下，黝黑的斗室之中，一棺相對，火光搖動，一個人站在這樣的地方，冷冷清清，陰陰森森的，縱然不害怕，也會使人起雞皮疙瘩，毛孔悚然。

她等了一會，依然不見雲大哥掀起蓋來，忍不住隔著石棺叫道：「大哥，你找到了沒有呀？」

這麼厚的石階，雲中岳那裡會聽見？

又過了一會，棺中還是沒有動，聞人鳳心頭有些焦灼起來，用手敲著石棺，叫道：「大哥，你怎麼啦？」

用手敲，當然不會發出很大的聲音，她心頭一急，從身邊取出一柄尺許長的短劍，又用劍柄敲了幾下，裡頭還一點動靜也沒有。

這回聞人鳳眞的急了，心想：「這石棺又沒有通氣孔，大哥他不要給悶死了？」

一念及此，又用劍柄重重的敲了幾下，裡面那有什麼回音？她幾乎急得要哭出來。

要想出去叫襲大叔和大哥進來，上面石碑又恢復了原狀，自己不知如何出去？再說，就算能退出去叫人，只怕時間也來不及了，雲大哥在棺中時間一久，豈不眞的悶死了？

她收好短劍，用雙手去抬石棺棺蓋，但這整塊大石的棺蓋，何等沉重？她抬了兩下，竟然一動也不動。

「大哥……」聞人鳳急得哭出聲來，心中暗道：「我一定要救他！」

她含著淚珠，也收起了火筒，往懷中一塞，兩手用盡吃奶的力氣，緩緩的往上抬。

她內功不算很強，但總是從小練的功，這樣憋著一口氣，脹紅了臉，用力上抬，總算給她抬上了一點。

只要抬上一點就可以往旁邊移。

現在總算把石棺蓋移開了一角，她舒了一口氣，伸手摸出火筒，打著了往裡照去，口中叫道：「大哥……」

火光照處，裡面空空如也，雲大哥也不見了，石棺依然好好的，看不出絲毫痕跡。

這回聞人鳳倒並沒有吃驚，因爲現在證實大哥猜得不錯，這石棺是下去的通路了，要闔

上了蓋，才能下去。

大哥既然下去了，她自然也非下去不可。

於是她又用力扛動棺蓋，移開到一個人可以鑽進去，才伸下雙腳，身子慢慢的鑽入棺中，先行坐下，再用雙手去移棺蓋。

方才是站著用雙手抬的力道，如今坐下來了，用手去托，就比較不容易使得出力氣。但她既已知道了這是通路，就不再像方才那麼焦急，又哭又叫的。她只是慢慢的移動，那怕每次只移動一寸，也總會移到的。

終於，她身中聽到了「撲」的一聲，那是棺蓋合上筍頭的聲音。厚重的石棺，一旦闔住，就和外界隔絕了，聞人鳳但覺剎那之間，有了窒息之感。

所幸這不過是瞬息間的事，她已可感覺到棺底有一方正在緩緩下沉。

那是靠腳的那一方，她在闔上棺蓋之時，人已仰臥躺下，因此靠腳那邊的棺底往下沉去，她根本無法看到，只覺得自己身子在漸漸的斜傾。

下沉的棺底，斜傾到了某一程度，便自動停住，它好像滑板一樣，聞人鳳終於腳先頭後一下滑了出去。

□ □ □

雲中岳也是這樣滑出去的，他還沒站起身，就聽到了左右兩邊響起的金刃劈風之聲，朝當頭劈落下來。

他連想也沒想，雙手朝上揚起，兩隻衣袖迅疾左右齊飛，擋得一擋，人已一低頭朝前竄出去六七尺遠。

然後一個急旋，轉過身來，目光一注，便已看清襲擊自己的，是兩個手持朴刀的黑衣漢子。

這一下，他已可確定前晚在達生堂天井中襲擊自己的黑衣人，和眼下兩個黑衣漢子的裝束、兵刃完全相同，自己終於找對了地方。

那兩個黑衣漢子兩柄朴刀劈下之時，陡覺勁風起處，居然把自己的刀勢震得一歪，雲中岳已從刀下鑽了出去，兩人久經大敵，急忙往後躍退，才看清進來的只是一個小伙子，而且還空著雙手，沒帶兵刃。

左首一個獰笑道：「這小子還挺滑溜！」

右首一個喝道：「剁！」

兩把朴刀隨著喝聲，隨人欺上，又是一左一右像鉸剪一般橫掃過來。

雲中岳面含著微笑，說道：「二位有話好說，且慢動手，刀劍不長眼睛，傷了自己人，

二位不怕上頭怪罪下來嗎？」

身形一個輕旋，又從兩柄砍來的刀勢中閃了出去。

左首漢子喝道：「你是什麼自己人？」

右首漢子接著道：「進來的人，格殺勿論。」

兩人在喝聲中，刀招雖然落空，但他們久經訓練，只要一招遞出，第二招又跟著出手，刀光霍霍，配合得極好。

雲中岳接著讓過兩刀，說道：「二位不肯住手，在下那就不客氣了，不過你們之中，在下希望留下一個活口，二位最好自己先商量商量。」

兩個黑衣漢子聽得大怒，齊喝道：「小子找死！」

刀鋒如雪，撲攻之勢，更見兇猛。

雲中岳笑道：「既然你們自己不肯決定，那只好由在下挑一個了。」

雙手忽然朝前伸出，向劈來的刀鋒迎去。

兩個漢子看他無寸鐵，只仗著身法滑溜，在刀光中閃來閃去，一時倒也傷不了他，心中正感氣怒，這下看他迎著刀鋒伸手，不是自己找死，還是什麼？

但就在此時，雲中岳雙手五指一攏，一下給他抓住了刀頭，左手朝前一送，一記「授人以柄」，用刀柄朝左首那人脅下點去，點頭笑道：「你先坐下來休息一會吧！」

左首漢子口「呃」一聲，沒說二話，依言兩腿一屈，身子往後坐了下去。

右首漢子刀尖被人家抓住，掙了一下，那想掙得脫？眼看同伴果然悶哼了一聲，跌坐下去，心頭大驚，趕緊五指一鬆，放棄朴刀，身往後躍，連退三步，一個轉身，左手舉起，正待朝右首石壁上一個鐵環拉去。

雲中岳也沒追撲，只是望著他笑道：「朋友不用慌張，在下希望留下一個活口，自然是你了，好，你請過來，咱們好好談談。」

左手朝他輕輕招了招手。

右首漢子左手堪堪舉起，離鐵環還有數寸就可以拉到，突覺對方招手之際，忽有一股奇強的吸力朝身上吸來，一個人居然身不由己，腳不離地，跟著朝前衝了過去，一下就自動送到雲中岳面前。

雲中岳早已擲去手中朴刀，望著他含笑道：「朋友應該老實一點，只要肯和在下合作，保你很愉快的活下去，如果不肯合作，那麼在下也就只好不留你了……」

「不留你」，當然是不留活口了，話雖沒有明說，但對右首漢子卻是很大的威脅，他不覺猶豫了一下，問道：「你要在下如何合作？」

「合作很簡單。」

雲中岳從容的道：「只要在下想知道的事，你有問必答就好。」

右首漢子道：「你要問什麼?只是在下知道的也並不多。」

雲中岳道：「這裡的主持人是誰？」

右首漢子道：「不知道。」

雲中岳目光一寒，哼道：「你不肯說。」

右首漢子道：「在下眞的不知道，在下本是江湖人，應募而來，受過一年刀法訓練，就派在這裡守護入口，除了持有通行令牌的人，一律格殺勿論。」

雲中岳道：「你們總有一個領頭的人吧！」

「有。」右首漢子道：「那是張管事，咱們一班八個人，都歸他所管。」

雲中岳道：「他人呢？」

右首漢子道：「他在裡面。」

雲中岳道：「這堵石壁上有暗門？」

「是的。」右首漢子道：「只要拉動鐵環，裡面聽到鈴聲，就會推開石壁，這首門戶，只有裡面能開，外面的人是否法打開的。」

雲中岳道：「裡面都歸張管事管麼？」

右首漢子道：「不，張管事管的就是咱們八個人，裡面還有一道門，那裡面的情形，在下就不知道了。」

「裡面還有一道門。」

雲中岳心中暗道：「那一定是囚人的地方了。」接著問道：「剛才負了重傷的道人，你可認得？」

右首漢子道：「那道人跌落下來，早已死了，在下報告張總管，已由張總管命人抬進去了。」

雲中岳道：「平日從這裡上下的，是些什麼人？」

右首漢子道：「這裡很少有人上下。」

雲中岳問道：「是不是另有通路？」

右首漢子道：「這個在下不知道了。」

雲中岳心知再問也問不出什麼來了，這就一指壁上鐵環，說道：「你去拉動鐵環，叫裡面的人開門。」

右首漢子難爲的道：「要他們開門，必須要有重要之事，向張管事請示，或者發生了緊

急情況，向裡面求援，沒有特別的事故，是不准拉動鐵環的。」

雲中岳問道：「這有不同嗎？」

右首漢子道：「有，拉動的方法不同，重大事情，拉三下，緊急求援，只拉一下，但要拉住不放，裡面的鈴聲就一直響著。」

雲中岳點點頭道：「好，你就作緊急求援，拉著不放好了。」

右首漢子無可奈何，只得走近壁下，伸手拉住鐵環一直不放。

雲中岳心中暗道：「裡面鈴聲大作，自然會有人衝出來援救，張管事手下有八個人，除了這裡兩個，那就是還有六個人了，自己可得小心應付。」

當右手一揮，拂中他的穴道，然後面向移動的石壁而立，靜俟石門一開，即可很快的閃身而入。

石壁果然緩緩移動，裂開來的不是門戶，而是整堵的石壁，逐漸往左移開，轉眼之間，那堵石壁完全縮入壁間，內外兩間石室，登時打通了，變成一條不很長的走廊。（好像走廊而已）

石壁移開之處，出現了五個人。

當前一個是四十左右的漢子，瘦削臉，中等身材，雙目轉動靈活，看去相當精幹。他左

右是四個手抱朴刀的黑衣勁裝漢子，和已被制住的兩人服飾相同。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雲中岳已可猜想得到那精幹漢子敢情就是張管事了。

雲中岳看到張管事，張管事當然也看到了雲中岳，他臉上神色微微一變，緊接著微微抬動了一下下巴。

這是暗號，張管事左右兩邊四個黑衣勁裝漢子好快的身法，一下閃身而出，四人各佔一方，正好把雲中岳圍在中間，一聲不作，四柄雪亮的鋼刀發出四道匹練般眩目刀光，像渴驥奔泉，從四面往中間一湊而上，同時捲到。

好凌厲的一擊！

這四人久經訓練，聯手合搏的這一刀，可說無懈可擊，就算你手中握有兵刃，也會措手不及，無暇封解，何況雲中岳空著雙手，根本沒有兵刃。

張管事是這一關的頭兒，手下有八個慓悍的殺手，遇上有人潛入，他自然無須出手，因此，四名黑衣漢子閃出之時，他已及時往後退下，但就在他往後退下，堪堪站停，忽然發覺面前站著一個人，這人正是推開石壁之際，面對站著的那個藍衫少年。

他幾乎懷疑自己並沒有退後，因為對方和自己站立的距離，和石壁推開的時候，完全一樣。

他驚奇的是四個殺手怎麼會沒把他圍住？心頭不由大驚，還待再退。

雲中岳面含微笑，已經開口了：「張管事，不用害怕，咱們好好談談……」

張管事能夠當上這裡的管事，能夠率領八名殺手，負責守護入口，當然不會是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

他聽了雲中岳的話，臉上忽然露出獰笑，說道：「閣下是什麼人？要我張某談什麼呢？」

口中說著，雙手突發，勾曲如爪的十指，比他說話還快，閃電抓出，朝雲中岳當胸抓落。

那四個黑衣殺手朴刀遞出，才發現被自己四人圍在中間的雲中岳，忽然不知去向，四柄朴刀卻幾乎撞在一起，趕忙收刀，回頭看去，雲中岳正在和管事說話。

他們沒有得到管事住手的命令，自然要繼續出手，四人一聲吆喝，縱身撲上，他們果然訓練有素，撲上之時，正好落到雲中岳左右兩邊，又把他圍在中間，舉刀就劈。

張管事十指抓到雲中岳前胸，只覺手指觸到他長衫上，竟然抓不著實，心頭方自一驚！

雲中岳的兩隻手掌已經攤著迎了上來，毫不費事的一把抓住了張管事的兩隻手腕，含笑道：「咱們換個位吧！」

雙手手肘往上一抬，張管事的雙腳已經離了地，然後一個輕旋，兩人就迅快的對換了一個位置。

這一換位置，可就不得了。

那四個殺手縱身撲來，四柄朴刀同時劈落之際，雲中岳大喝一聲：「還不住手？小心你們管事。」

他喝聲出口，四名殺手也已驚覺，急切之間，劈出的刀收勢已是不及，四個人只得同時往上縱起。

人縱起了，刀在他手中，自然也跟著往上，於是四柄刀在上面互撞，發出一片金鐵交鳴之聲，四個人才各自飄落地上。

張管事兩隻手腕被雲中岳抓住，他盡力掙動，希望能夠掙脫對方緊扣的十指。

雲中岳朝他笑了笑道：「張管事你最好不要掙動，現在我還沒有運功，一旦運起功來，我十根手指就會像燒紅了的十支烙鐵，那時你會受不了。」

張管事以為他是虛聲恐嚇，一張尖瘦臉脹得通紅，怒叱道：「好小子，你再不放手，老子叫他們把你剁成肉泥。」

他在喝聲中，雙腕一翻，右腳猛地朝雲中岳胸腹蹬出。

雲中岳笑道：「有你張管事在我手中，誰敢過來？」

四名殺手手中空自握緊著寒鋒如雪的鋼刀，但投鼠忌器，管事在他手中，四人八隻眼睛你望我，我望你，沒有人敢眞個出手。

雲中岳微哂道：「你大概不相信在下的十根手指運起功來會像燒紅了的鐵條，所以還想逞強，對不？那就讓你試試也好。」

在他說話之時，張管事的手腕上已經有了感覺，那是兩隻鐵箍正在漸漸加熱，由熱而燙，由燙而灼，等他話聲甫落，雲中岳扣著脈門的十指已如煨紅了的烙鐵，灼得他痛徹心肺，大叫一聲：「快放開我，痛死我了……」

雲中岳笑道：「要在下放開，那也容易得很，只要你叫他們放下刀來，一個個給我坐到牆角上去就好。」

張管事兩隻手腕灼痛得快要焦了，滿頭綻出黃豆大的汗珠，嘶聲道：「你們聽到沒有，快放下刀，坐到壁角上去。」

四個殺手不敢違拗，只得放下朴刀，乖乖的坐到左首壁角上去。

雲中岳雙手一鬆，放開了張管事的手腕，含笑道：「這樣才對，張管事，你領我進去吧！」

張管事道：「領你到那裡去？」

雲中岳道：「你別裝了，進去就進去，你去給我打開門戶，別耽誤我的事，否則我會要了你的命。」

張管事吃過他的虧，自然不敢多說，舉步朝走廊行去。

雲中岳在轉身之際，振腕點出四指，然後緊隨著張管事身後走去。

走廊兩邊，各有兩間石室，那是張管事和八個殺手住的房間，再朝前走，盡頭處已是一堵石壁，左右兩邊站著兩個手持朴刀的黑衣勁裝漢子。

八個殺手，果然一個也不少，這兩人敢情是負責守護這道門戶的了。

張管事一直走到石壁前面，才倏地轉過身來，這一瞬間，他瘦削的臉上，居然了得意的獰笑，笑得不懷好意，陰惻惻道：「朋友是束手待縛呢？」還是要我按下機簧，我只要輕輕一按，朋友胸前大概可以立時變成蜂巢，不過我還不想立時取你性命。」

原來他手中不知何時，已多了一管黑黝黝的針筒。

只要看那針筒上端，比茶碗還大，全是密密麻麻的細孔，就像蜂巢一般，那準是江湖上最歹毒最霸道的黃蜂針了。

雲中岳看了他手中針筒眼，他大拇指就緊緊按在機括活翅之上，只要輕輕一按，就會射

出七十二支黃蜂針，雙方距離既近，要想躲閃不了的。

他只是淡淡一笑，左手當胸直豎，裝出要阻擋對方針筒模樣，說道：「你不想取我性命，爲的是要留活口，這對你張管事來說，可能是一件大功。」

「你完全說對了。」

張管事深沉一笑，朝左右兩人喝道：「你們還不過去給我拿下。」

兩名手持朴刀的漢子一左一右，似狼如虎般朝雲中岳身邊走來。

雲中岳左手朝他們連搖，笑道：「二位且慢，在下還有話和你們管事說。」

張管事哼道：「咱們沒有什麼好說的。」

雲中岳笑道：「張管事，你別忘了方才在下若是再慢一步放開你的手腕，只怕早已被烤焦了，咱們這點交情還是有的。」

張管事一手緊握著針筒，對準雲中岳胸口，一面沉著臉色，厲笑道：「小子，你不提方才的事兒還好，提起來老子恨不得剝你的皮，你少套交情，現在落到老子手裡，老子非好好整治你一頓不可。」

說到這裡，眼看兩個殺手走到雲中岳身邊，居然停了下來，不覺怒道：「你們還等什麼？還不給我拿下？」

雲中岳笑道：「他們看在下還在和你張管事說話，自然要等咱們話說完了再動手。」

張管事能夠當上管事，自然不會笨到那裡去，他看兩個殺手依然站著沒動，就已看出他們受制於人，心頭也不禁暗暗驚凜，自己怎麼會沒看到他出手，就把兩人制住了，但他雖然震驚，卻依然有恃無恐，因爲自己手中有一支霸道絕倫鬼哭神號的黃蜂針，除非練成護身眞氣的人，武功最高也休想從針下逃生。

他四指握緊針筒，雙目一眨不眨的盯著雲中岳，爲的是怕他突起發難，一面冷冷的道：「你制住了他們的穴道，也是沒有用的。」

雲中岳微笑道：「張管事應該明白，你八個手下，全給在下制住了，你除了有一管黃鋒針，還能怎樣？」

張管事道：「只此一筒針，就足可置你於死地。」

雲中岳道：「你不是說過要留我活口麼？那就不敢殺我的了。」

張管事道：「必要時，我自然可以射死你了。」

雲中岳搖搖頭道：「你這針筒，未必殺得死我，不信你按一下試試看？」

張管事道：「小子，你知道不知道這是江湖上最霸道的黃蜂針，一發你就完了，一個人只能試一回，你小子大概活膩了，還是乖乖的讓我點了你穴道，我自會送你進去，由副總管

發落。」

「在下生來就不怕黃蜂。」

雲中岳不信的搖著頭道：「你最好按一下試試，你們副總管在那裡？快領我去。」

張管事道：「我要點了你穴道，才能進去。」

「別嚕嗦了！」雲中岳道：「我時光寶貴得很，你不想試，那就把黃蜂針拿來。」

右手一伸，舉步跨了上去。

張管事喝道：「別動，你再走一步，我就發射了。」

兩人相距不過五六步遠，雲中岳已經跨上了一步，笑道：「我叫你按一下試試，你自己不敢試，那不如把針筒交給我吧！」

隨著話聲，又舉步跨上了去。

張管事知道對方武功勝過自己甚多，所能嚇阻對方的，就是自己手中有一管黃蜂針。敢情這小子聽說自己要留他活口，還以為自己真的不敢殺他了，其實捉活口固然好，就算射死了，一樣有功，並非不敢發射。

他眼看雲中岳已經逼近了兩步，而且根本沒有停下來的意思，如果再讓他逼近兩步，勢必會出手來奪黃蜂針了，口中沉笑一聲：「小子你這是自己找死……」

大拇指迅速朝活翅上扣去。

只要活翅一扣，七十二支黃蜂針就會電射而出，打出的面積就有面盆大一圈，這麼近的距離，除非你是神仙，化一陣清風，就會不見，否則誰也難逃劫數，但張管事拇指一扣，應該聽到「答」的一聲輕響的，這回卻沒有聽到機簧之聲。

機簧沒響，黃蜂針自然也沒有射出去。

張管事心裡覺得奇怪，大拇指連連扣動，活翅隨著一啟一閉，動了四五下，就是射不出一支針去。

雲中岳右手直豎，對準他針筒，作出阻擋之勢，朝他微微一笑道：「如何，我說過這管針對我不管用的，現在你相信了？快拿過來吧！」

身形倏然飄近，左手朝金筒伸來。

他動作並不快，但張管事似是給楞住了，硬是閃不開，連身子也沒動，眼睜睜由他伸過來的左手把針筒接了過去，直等雲中岳接過針筒，張管事才身向右閃，但針筒已經到了人家手中。

這倒並不是雲中岳有什麼定身法，因為他身法看似不快其實卻行動如電，張管事也並不是沒有閃開，而是閃得比人家慢了半拍，是以針筒被雲中岳奪下之後才閃出去。

張管事目瞪口呆的望著他，幾乎連話也說不出來。

雲中岳含笑道：「張管事力現在可以把石門打開了吧？還等什麼呢？」

張管事這回不敢再違拗了，轉過身去，左腳跨上，腳尖踩在左首壁角間一塊突出的卵石之上，石壁中間立即緩緩裂開，現出一道門戶。

門內，又是一條通道，看去相當長，每隔數步，壁上都有一盞油燈。

張管事領著雲中岳只走了七八步，便在右首一個石門口停下步來，恭聲道：「屬下張守成求見副總管。」

只聽裡面有人說了聲：「進來。」

張管事躬身應「是」，領著雲中岳走了進去。

那是一間起居室，除了石椅、石几，就別無他物。

張管事跨進石室，一顆心就忐忑不安，站在入口處不敢再進去一步。雲中岳也只好在他身後站定下來。

過沒多久，只聽一陣腳步聲，從裡面傳了出來，接著就有一個身穿長袍的中年人緩步走出。

張管事看到他，連頭都不敢抬，慌忙躬下身去，說道：「屬下見過副總管。」

這副總管生得濃眉細目，臉色白淨，嘴上還留著兩撮小鬍子，故意裝出一副高不可攀的模樣，走起路來，眼往上看，根本看也沒朝張管事看上一眼，就大不剌剌的在中間一張石椅上坐下，抬起二郎腿，才壓著喉嚨「唔」了一聲，問道：「張守成，你有什麼事？」

張管事連應了兩聲「是」，結結巴巴的道：「屬屬……下該死……」

「你有話只管說。」

副總管用大拇指和食指托著下巴，不耐煩的朝張管事瞥了一眼，才發現他身後還有一個人，這就冷聲道：「你後面這人是誰？未奉召喚，怎麼擅自帶他進來見我？」

張管事臉色煞白，張口結舌的道：「他……他……是……」

雲中岳舉步走上，含笑道：「是我要他帶路的。」

副總管神情一寒，打量著雲中岳，冷笑道：「閣下是什麼人，能夠找到這裡來，那可著實不易。」

口中說著，目光一抬，喝道：「把他給我拿下了。」

雲中岳早就發覺身後有人欺近，是兩個人。試想管事手下還有八名殺手，這間石室是副總管的，他手下當然有人。

雲中岳藝高膽大，故作不知，此刻副總管一聲令下，身後兩人出手奇快，一個伸出右手

扣住了雲中岳右腕脈門，左手直立如刀，一下用力擱在雲中岳右肩之後。一個左手一探，扣住雲中岳左腕脈門，右手同樣直立如刀，用力擱在雲中岳左肩之後。

一下就把雲中岳拿住，使他動彈不得，雲中岳也絲毫不加反抗。

副總管臉色一沉，朝張管事嘿了一聲。

張管事雙膝一屈，撲的跪倒地上，結結巴巴的道：「副總座原諒，屬下八個手下，都被他制住，他脅逼著屬下帶他來見副總座的。」

副總管沉哼道：「沒有用的東西，還不給我出去。」

張管事聽到他的斥罵，如奉綸音，連忙應了兩聲「是」，爬起身，往外退去，開啓石壁，回到外面，只見一個花不溜丟的小姑娘，一手持著一柄短劍，從甬道迎面走過來。

張管事看到來人只不過是個十八九歲的小姑娘，那會把她放在眼裡，口中沉喝道：「喂，小姑娘，妳闖進來作甚？」

這位姑娘正是聞人鳳，她從石棺棺底像滑梯一般滑入地下，舉目打量，這裡好像是一條長廊（本來這裡是第一道石壁，內外隔絕的，但雲中岳進來之時，打開了石壁，張管事來不及推上，四名手下被制，由雲中岳逼著他去打開第二道石壁了）。

左邊壁角間，一排坐著六個黑衣漢子，地上橫七豎八的有六柄刀，一望而知這六人鋼刀

脫手，人是被大哥制住了穴道。

但抬目看去，這走廊上除了有兩間石室，似乎已到了盡頭，盡頭處，也有兩個持刀的黑衣漢子，木立不動，當然也被制住了穴道，只是不見雲大哥的人。

她又回身找去，走廊左右兩邊，各有兩間石室，左首一間是張管事和兩個殺手住的，右首一間地方較大，放著六張床鋪，一跨進去，就有一股男人的臭汗氣味，兩間石室是空的，根本沒有雲大哥的影兒。

等她從石室走出來，再踏上走廊，就看到有人迎面走來，那是張管事。

聞人鳳終於找到了一個人，心頭一喜，也「喂」了一聲，說道：「你有沒有看到我大哥？」

兩人幾乎是同時出聲的，張管事走近了幾步，看看姑娘面孔，和方才那個藍衫少年有幾分相似，不覺點點頭道：「妳是找妳大哥來的？」

聞人鳳道：「你看到我大哥了麼？」

張管事涎笑道：「是在下領他進去的，怎麼會沒看到呢？」

聞人鳳喜道：「我大哥在那裡？你快領我進去。」

張管事一雙眼睛直勾勾的望著她，問道：「姑娘貴姓？」

聞人鳳道：「我姓雲……」

話聲出口，粉臉不自覺的緋紅起來。

張管事道：「在下姓張，叫張守成，這裡歸我所管，他們都叫我張管事……」

聞人鳳道：「張管事，那你快些領我進去咯！」

張管事微微搖頭道：「裡面姑娘不能去。」

聞人鳳道：「爲什麼？」

張管事道：「裡面石室是副總管管的，他手下的人，個個武功高強，進去不是白白送死？」

聞人鳳眨著眼睛道：「我大哥不是進去了麼？」

張管事道：「沒錯，令兄是我領他進去的，一到裡面，見到副總管，就被兩個人一左一右架住了，我看他連一點反抗的力氣也使不出來，姑娘自然不可進去了。」

聞人鳳聽說雲大哥被兩個人一左一右架住，她自然不信，憑雲大哥的本領，十個人也架不住他，她聽得不覺咭的笑道：「我大哥會被他們架住？我才不信，你快些領我進去瞧瞧吧！」

「姑娘眞的進去不得，還是在我這裡留下來吧！」

張管事色迷迷的邪笑道：「進去不是白白便宜了人家？」口中說著，左手一指點了過來。

聞人鳳柳眉一挑，叱道：「你找死？」刷的一劍朝他指上削去。

張管事閃身躲了開去，邪笑道：「老子是找樂子，妳自己送上門來，我張管事若不照單全收，豈不辜負了姑娘一番美意？」

口中說著，雙手疾發，五指如鉤如爪，使的是一路大擒拿手法。

他身爲管事，身手自然不會含糊到那裡，這一路大擒拿，使得快捷無比，記記不離姑娘腕、肘、肩、腰等關節要穴，出手凌厲已極。

聞人鳳連劈三劍，還是差點被他抓住，心頭不覺有氣，忽然左手朝前一伸，哼道：「看你敢不敢抓我？」

人家使的是擒拿手法，妳不伸出手去，尚且要抓妳的手腕，妳把手伸出去，豈非正好？

張管事老實不客氣五指一落，扣住了她又白又嫩膚如凝脂的脈門之上，臉呈詭笑道：「姑娘這是自己送上來的了！」

聞人鳳伸著手腕沒動，只是眨著眼睛望著他。

張管事五指一攏，他也懂得惜玉憐香，不敢太用力，怕把姑娘的玉腕扣痛了，但也不能

不稍微用點力，不然姑娘只須輕輕一掙，就可掙脫。

他抬起一雙色眼，得意的朝姑娘望去，這一望，他幾乎忘了扣緊！

不，他發覺自己五指在這一瞬之間，竟然再也用不上勁，心頭覺得奇怪，停在姑娘春花般臉上的眼睛忍不住移下去看看自己的左手。

哈！這一看，張管事嚇傻了眼，姑娘玉腕不知何時早已掙脫了自己的五指。

不，應該說自己五指早已鬆開了，因爲自己的五根手指早已粗得和香腸差不多，指頭色黑如墨，連整隻手掌幾乎都已染成黝黑，黑氣還在慢慢的往上延伸。

「毒！這是劇毒……」張管事感到極度的驚駭，他知道再耽上一會，只怕連命都保不住了，臉色扭曲，撲的跪倒地上，求饒道：「姑娘饒命，小的該死，妳饒了小的吧！」

聞人鳳撇撇嘴說道：「你領我到裡面去，我就饒你不死。」

張管事沒命的應「是」，從地上爬起，一面說道：「小的只能替姑娘打開石門，小的如果領姑娘進去，小的這條命就沒有了，姑娘只好自己進去了。」

聞人鳳道：「好，你快給我去開門。」

張管事不敢違拗，走到石壁前面，左腳踩在壁角一塊突出卵石上，石壁中間果然緩緩裂出一道門戶，回身道：「姑娘現在可以賜小的解藥了。」

聞人鳳舉步跨上，回頭說道：「姑娘使毒，從沒解藥，不過姑娘可以告訴你一個辦法，你目前劇毒還沒有蔓延到手臂，唯一的辦法就是趕快齊腕剁下來，再過半個時辰，整條手臂都要保不住了，一個時辰，毒入心臟，就保不住命了，你自己應該知道怎麼辦了。」

說完，輕俏的朝石門中走了進去。

□　□　□

副總管一手托著下巴，二郎腿又翹了起來，斜睨著雲中岳徐徐說道：「小子，你叫什麼名字？」

雲中岳朝他淡淡一笑道：「你呢？」

副總管森冷的道：「好小子，是我問你，還是你在問我？」

雲中岳道：「自然是我在問你了。」

副總管大笑一聲，望了左右兩個漢子道：「這小子看來是個白痴。」

雲中岳舉手搔搔頭皮，又往後反背過去，說道：「我會是白痴嗎？」

副總管道：「難道白痴會是我？」

雲中岳又回過手，摸摸臉頰，說道：「怎麼？難道白痴還會是我？」

他在說之時，右手又往後反背過去。

副總管忽然似有所覺，雙目盯著雲中岳，朝兩個漢子問道：「你們沒抓住他？」

雲中岳雙手朝前一攤笑道：「他們早就放開我了。」

副總管一驚，霍地站起身來，抬手就是一指，凌空點向雲中岳「玄機穴」。

他果然不愧是副總管，這一指凌空點出，嘶然有聲，指上功夫，確已有相當精純的造詣。

雲中岳臉上含著微笑，站著沒動，一縷指風襲到他胸前，連身上長衫都沒動一下。

副總管臉色微變，正待閃開，雲中岳左手抬處，朝他肩頭虛虛一按笑道：「副總管請坐下來再說。」

他使的是「縱鶴擒龍」功，雙方相距雖然還有五尺距離，但一股無形壓力，卻把副總管站著的人，硬生生被壓得坐了下去。

這下直把副總管驚凜得不知所云。

雲中岳依然反背著手說道：「副總管現在弄清楚了沒有？」

副總管道：「閣下要問什麼？」

雲中岳道：「你先說說你叫什麼名字？」

副總管道：「在下王奇。」

雲中岳道：「副總管管的是什麼呢？」

王奇道：「在下負責管理的是這地下的事務。」

雲中岳道：「好，我問你，可有一個叫藍文蘭的姑娘，被送到這裡來麼？」

王奇道：「有，有，昨天剛送來的。」

雲中岳道：「她在那裡，你帶我去。」

王奇臉有難色，說道：「那位藍姑娘已經交給女囚房去了，不在在下管轄之內。」

雲中岳道：「那是什麼人管轄的？」

王奇囁嚅的道：「那是……柳花娘所管。」

雲中岳目光一寒，沉聲道：「姓王的，你是這裡地下的副總管，我不管她柳花娘，柳草娘，在下要你帶路，你不給我帶路，只怕不行……」

剛說到這裡，只聽走廊上傳來一陣叱喝聲和雜沓而輕快的腳步之聲，緊接著又是一陣砰砰輕響，聽聲音好像有七八個人摔倒在地，就寂然無聲。

這時卻響起一個嬌脆的笑聲，說道：「你們眞是一點用也沒有。」

雲中岳聲音入耳，心頭一動，暗道：「那不是聞人鳳麼，她也找進來了。」

只聽聞人鳳的聲音叫道：「大哥，你在那裡呢？」

雲中岳急忙應道：「妹子，我在這裡。」

「啊！」聞人鳳驚喜的奔了進來，嬌笑道：「原來是你給他們抓住了……」短劍一揮，劍光像閃電般分向雲中岳身後兩個黑衣大漢刺到。

雲中岳忙道：「妹子住手，他們已給我制住了穴道。」

但這話已是遲了一步，劍光一閃，那兩個黑衣漢子一個一條左臂，一個一條右臂，已被她鋒利劍鋒齊肩削落，血流如注。

那王奇也趁雲中岳回頭說話之際，身形閃動，一下掠到右首牆角，雙手急撲，牆角間登時裂開一道門戶，他一下往裡閃去。

雲中岳大喝一聲：「姓王的，你給我回來！」右手朝他背後招去。這是「縱鶴擒龍」功的「擒龍手」，這一招，就有一股極強的吸力，可以把人平空吸了過來，但怎知王奇閃去的身法極快，那道裂開的石門闔得也極快速，雲中岳招手之際，石門已經闔攏，自然無法再把王奇招回來了。

雲中岳只得暫且由他逃走，回身點出兩指，替兩個黑衣漢子閉穴止血，一面問道：「妹子，怎麼進來的呢？」

「大哥還問呢！」聞人鳳嬌嗔的橫了他一眼，才道：「人家急都急死了……」

雲中岳道：「好了，我們先要找到這姓王的副總管才好。」

兩人先前還沒有覺得什麼，這一抬頭，才看到這間石室的門口，已經悄無聲息的成了室徒四壁，再也沒有出口。

聞人鳳氣惱的道：「大哥，我們怎麼辦呢？」

雲中岳走到門口，仔細察看了一陣，但覺整座石壁，渾然天成，那有門戶痕跡？不覺怒道：「這姓王的真該碎屍萬段。」

他走近左首黑衣漢子身邊，舉手拍開穴道，喝道：「朋友若是要想活命，過去把門打開了。」

那黑衣漢子眨著眼，看了他一眼，一聲不作。

——請看續集——

泉會俠蹤（上冊）

作　　者：東方玉
出 版 者：皇佳出版社
聯絡地址：台北市同安街 28 巷 9 弄 1-3 號 1 樓
電　　話：(02)2367-2288
傳　　真：(02)2368-1707
發 行 人：趙芷君
負 責 人：趙震中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 4854
承 印 廠：本社特約印刷廠
郵政劃撥：0158130-9　趙震中 收
初版日期：民國 87 年 5 月
定　　價：新台幣 180 元
國際書碼：ISBN 957-541-496-9

東方玉武俠大系

1.神劍金釵(全三冊)
2.雙 玉 虹(全三冊)
3.雙 龍 堡(全三冊)
4.折 花 令(全四冊)
5.一劍小天下(全四冊)
6.毒 劍 劫(全四冊)
7.金笛玉芙蓉(全三冊)
8.泉會俠蹤(全二冊)